

2015

9月上



STORIES

故事会®

17

故事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让你脑洞大开



傻孩子的爱



Ding Xianyao Stories Editor

丁 娴 瑶

故事会红版编辑

被问起偏爱哪一类故事更多一些，我想
了想，不如先来分享一个——

有一对天神，他们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高大、英俊、身形健硕，美到极致；小儿子却又胖又矮，还天生傻气，连说话都有点结巴。两个儿子经常轮番跑到父母面前，问父母更爱谁多一些。有一日，天神夫妻俩被问得不耐烦了，决定用一个“公平”的比试来让两个儿子一决高下。

天神夫妻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父亲说：“你们就从这里出发，去环绕世界三圈，谁先回到这里，谁就是我们更喜爱的儿子。你们准备好了吗？听我口令——”

随着父亲的一声令下，高大健美的大儿子就迈开长腿飞奔而去，只一眨眼工夫，已望不到他的人影了。傻乎乎的小儿子却呆在原地，似乎还没回过神来，显然，他输定了。

没错，这根本不是一场“公平”的比试。父母偏爱大儿子，他们之所以这么出题，无非就是想让傻傻的小儿子输得“心服口服”。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样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小儿子抬头看了父母一眼，傻傻地咧开嘴笑了笑，随后，他欢快地绕着父母小跑了一圈、两圈、三圈……最终回到父母跟前。母亲不禁惊讶地问：“孩子，你这是在做什么？”

小儿子张着明亮的双眼，看着父母，认真地说：“你、你们就、就是我的世界，我绕着、绕着世界转了三圈，现在、现在我回、回来了！”

天神夫妻久久地看着眼前的“傻”儿子，不知不觉红了眼眶……

你得到过“傻孩子的爱”吗？生活中有些美好显而易见，有些美好则被不小心辜负。我偏爱的“故事”，就是能时不时地提醒我，要再使劲一点去挖掘生活，再认真一点去感受与付出情感，再勤奋一点去记录与分享那一次次险些被错过的感动。

（插图：丁德武）

故事会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微信公众号 story63



STORIES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吕佳 朱虹 吴伦 张凯
姚自豪 夏一鸣

社长、主编 夏一鸣
副社长 张凯
副主编 吕佳 朱虹

编辑部

本期责任编辑 丁娴瑶

发稿编辑

吕佳 姚自豪 李丹 陶云韞

美术编辑 王怡斐

电脑制作 郭瑾玮

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6437 5030

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1 0547

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6469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出版发行部

发行业务 021-6431 3938

订购电话 021-6433 8113

广告部

广告业务 021-3401 0383

广告投诉 021-6433 3738

广告经营许可证

沪工商广字 3100320080016 号

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 《故事会》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

开卷故事

傻孩子的爱..... 1

笑话 15 则

《信任》等.....莫 难等 4

网文热读

牛儿会有的.....王天华 8

窗外飘过蓝衬衣.....张军霞 11

共同关注

炸炮楼.....中 艺 17

新传说

三请诸葛安.....大刀红 13

万万没想到.....陈 墨 22

没种就别出来混.....芦宏伟 26

你那套早过时了.....无字仓颉 31

这件文物忒特别.....张国心 34

三人行.....宋文奇 38

民间故事金库

书虫.....香 溪 43

传闻轶事

好钢用在刀刃上.....蒋诗经 47

暗镖.....贺清华 64

海外故事

三张便利贴.....焦松林 51

法律知识故事

买卖不破租赁吗.....禾乃丽鹿 54

3 分钟典藏故事

想成为藏獒的兔子..... 56

分配食品的人..... 57



别让人拿空瓶走·····	57
母亲做的饭·····	58
阿P系列幽默故事	
阿P遭劫·····刘振涛	59
经典传递	
本期话题：古人送礼的故事·····	68
情节聚焦	
一路奔跑·····李 杨	72
中篇故事（精编版）	
苍天有泪·····江三流	75
边关义猴·····王乃飞	86
动感地带	
·····	97
微博故事	
本期主题：镜子·····	98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嫉妒的丈夫·····	100
诙段子	
·····	104
幽默世界	
这下我就放心了·····马振龙	106
姑娘给了一个吻·····徐嘉青	107
捞丈夫·····庞启帆	108
铁砂掌·····郭振宇	109
刷卡信息·····李 定	110
听口号·····马奕彦	111
本刊信息传真	
·····	99、112

征稿启事

第18届故事创作研讨班如期启动（详情请见P112）。您手中有没有得意之作？读到或听到什么有趣事，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吗？欢迎参赛，欢迎投稿，本刊常设二十多个栏目，必有一款适合您！

——红版编辑电子邮箱——

吕 佳 lujia411@126.com
姚自豪 yaobianji1950@126.com
丁娴瑶 dingxianyao@126.com
李 丹 lidan090@sina.com
陶云韞 taoyunyun1101@163.com

——故事会互联网+——

《故事会》微博 @故事会
《故事会》微信 story63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网店
shop36332989.taobao.com



故事会网店



故事会微信

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
国内代号 4-225 定价 4.00元





· 笑话 ·

信任

法庭上，辩护律师正在盘问作证的警官：“你有没有看到被告在案发现场？”

警官回答说：“没有，我是从搭档那儿知道的。”

律师接着问：“那么你相信你的搭档吗？”“当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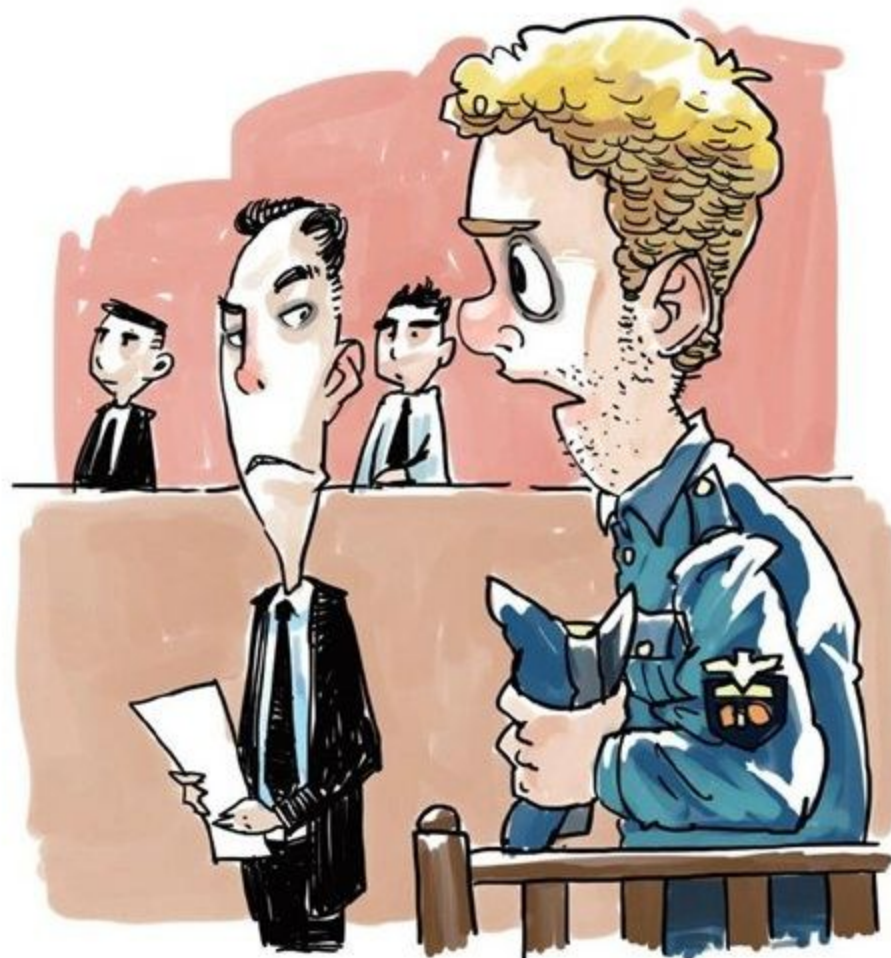
“你在警察局有自己的更衣箱吗？”“有啊！”

“你每天去巡逻前都把它锁上吗？”“是的。”

律师得意地问：“既然你那么相信你的搭档，为什么还要上锁？”

警官镇定地答道：“因为警察局里不仅有警察，还有许多律师走来走去。”

(莫 难)



(本栏插图：包丰一)

晒被子

晚上，老公准备上床睡觉，一摸被子，不禁喊起来：“老婆，昨晚儿子尿床了，我不是叫你早上把被子拿出去晒的吗……”

老婆说：“是啊，我晒了啊……”

老公不解地问：“今天白天太阳那么好，被子都没有晒干啊？你放哪儿晒的啊？”

老婆玩着手机，头也没抬一下，说道：“哦，放在朋友圈啊……”

(周继红)

一定要顺产

小梅怀孕快要临产了，一家人商量是顺产还是剖腹产。

小梅妈说：“剖腹产吧！省得受罪。”

一旁的小梅爸听了直摇头，说：“顺产，一定要顺产，不能让孩子一出生就不走正道。”

(迎 风)



奶牛和黄牛

妻子问丈夫：“你能分清奶牛和黄牛的叫声吗？”

丈夫说：“分不清，你学学吧。”

妻子说：“首先，奶牛的叫声是‘哞——’”

丈夫接着问：“那黄牛呢？”

妻子笑了笑，说：“北京去吗？沈阳去吗？广州去吗？”（Jxuf0）

男人四十

有位女士在饭馆点菜，看到有个菜名叫“男人四十”，也不贵，她很好奇，想看看这究竟是一道什么菜，便下了单。很快服务员来上菜：“‘男人四十’，请慢用！”

女士定睛一看，不禁喊道：“啊，‘男人四十’就是一盘花心大萝卜啊！”（太阳树）

吃货丈夫

丈夫晚上经常开冰箱找东西吃。这天临睡前，他又去翻冰箱找吃的。

妻子看不下去了，说道：“你总这样半夜吃东西太不健康了！”

丈夫却振振有词地说：“人晚上吃东西是理所当然的，要不冰箱里为什么会有灯呢？”

（米 工）

这天，有个老太太自己骑车摔断了腿，要做全麻手术。

术后，麻醉师让助理医生确认老太太的麻药过劲了没有，几个助理医生都别别扭扭地不愿上前。

小李是麻醉科新来的实习生，他意识到这正是自己表现的时候，便走上去轻轻拍了老太太一下，问了句“醒了没”。

没想到老太太立马抓着小李的手不放，迷迷糊糊道：“好哇，就是你撞的我！”

（陈 新）

全麻手术





· 笑话 ·

啤酒是酒吗

交警：“喝酒了？”司机：“没有！”交警：“怎么有酒味？”司机：“喝了杯啤酒。”

交警：“啤酒也是酒！”

司机：“蜗牛是牛吗？”

交警：“不是。”

司机：“新娘是娘吗？”

交警：“不是。”

司机：“车床是床吗？瀑布是布吗？水银是银吗？”交警：“不是。”

司机：“啤酒是酒吗？”

交警：“不是！”

(周得章)



没法答

小明在学校厕所捡了个钱包，他拾金不昧，把钱包交到了校长办公室。

校长正在接待教育局的领导，一听这事，就想在领导面前争点面子，便激动地走过去，摸着小明的头，大声说：“真是好孩子！告诉我，你是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这钱包是在男厕所捡的，还是在女厕所捡的？”

(小 娃)

竟有此事

大勇把银行卡后面的磁条刮掉了，在自助取款机上取不出钱。无奈，他拿着卡到柜台去补办手续。

银行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要把磁条刮掉？”

大勇说：“我就看看中没中奖不行吗！”

(丁 强)

才子手笔

一个商人仰慕才子唐伯虎，求他写一副对联，唐伯虎挥毫写就：“生意如春意，财源似水源。”

商人直摇头，觉得这对联太文绉绉了。唐伯虎想了想，重写一联：“门前生意颇似夏夜蚊子，队进队出；夜里铜钱要像冬天虱子，越摸越多。”

(刘志军)



BT辣

小米去超市买了两包新上市的方便面，回来煮给朋友吃，把朋友辣得够呛。朋友一看包装，大喊：“你怎么选了‘BT辣’呀？”

小米问：“‘BT辣’怎么了？”

朋友激动地说：“那可是‘变态辣’呀！”

小米恍然大悟，说道：“我还以为是‘不太辣’……”（秦 好）

如此买单

阿达在店里吃完麻辣烫要走，服务员过来准备数竹签子算账。

服务员看了看桌子，诧异地问：“你进来两个多小时，就吃了一串？”阿达耸耸肩，笑而不语。

服务员无奈地说：“好吧，一共是八毛钱。”

“不用找了！”阿达递给服务员一块钱，拎着刚编的竹篮子走了出去。

（潘光贤）

沐浴阳光

儿子问：“沐浴是什么意思？”爸爸回答道：“就是洗澡。”

儿子又问：“那沐浴阳光是什么意思呢？”

爸爸想了想说：“干洗。”

（余长生）

有个小男孩去理发店修剪了头发，他很满意。

过了一个月，他又去这家店修头发，等修剪完，小男孩摸摸口袋发现没带钱，就对理发师傅说：“叔叔，上个月我就在这里修的。”

理发师傅笑着点点头：“嗯，我记得你。”

小男孩一本正经地说：“应该还在三个月‘免费保修’里吧？”

（冬 人）



（本栏欢迎来稿，读者、作者可将有新鲜感、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投寄给我们。来稿一经采用，最高稿费为100元。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dingxianyao@126.com）

牛儿会有的

王天华



那年我们参加“夕阳红旅行团”旅游，到了杭州后，地接的导游是一个小伙子，自称姓郭。这天饱览了杭州西湖的湖光山色之后，回程已是下午，郭导说：“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

说是在古代的印度，有一对师徒情同父子。那一天师母临产，师傅在房中守候接生婆接生，徒弟则坐在门口等待小生命降临。

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要闯进房去，徒弟拦住了他。那人被徒弟左拦右挡，纠缠不过，只得说：“我是大神梵天，是来给婴儿头上刻字的，你不要耽误我的时辰，快快让我进去。”

徒弟还是拦住那人不放，不过他有点好奇：“你要给我小师弟刻什么字？”

“每个人一生的命运是贫困还是富有，一生下来就刻在额头上了，只是你们凡人看不见，我是专司其职的神。”

“那你给我师弟刻的字是‘贫困’还是‘富有’呢？”

“此乃天机，不可泄露。”

那徒弟仍然苦苦拉住梵天不放，硬要他说出底细。梵天被纠缠着脱不了身，眼看时辰已到，只得无奈地说：“既然你能够看见我的真身，也算是有缘，我就破例告诉你吧，这个孩子的命运是注定要贫



困一生的，一辈子只能够有一头牛、一袋米。”

徒弟苦苦哀求梵天不要这样刻，梵天却说：“此乃天意，不是我能改变的。”

梵天进去了，孩子出生了，从此徒弟却落下一块心病。

孩子一天天在长大，徒弟的心事越来越沉重。终于，在孩子五岁那年，徒弟辞别师傅、师母去云游天下，他决心去寻找能够改变这孩子命运的真理。

他在外漂泊了十五年，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令师弟摆脱贫困命运的办法，于是回到了故乡。

一切已是物是人非，师傅、师母早已去世，师弟也已经二十岁了，守着师傅留下的那间已经破烂不堪的房子，房子里果然只有一头牛、一袋米，还有一个面色憔悴的妻子。

师兄向师弟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了解到他这个小师弟一年到头无论怎么辛勤劳作，总是积攒不起一分钱、一担粮。于是，师兄语重心长地劝师弟把家里的这头牛和这袋米拿

出去送给比自己更穷苦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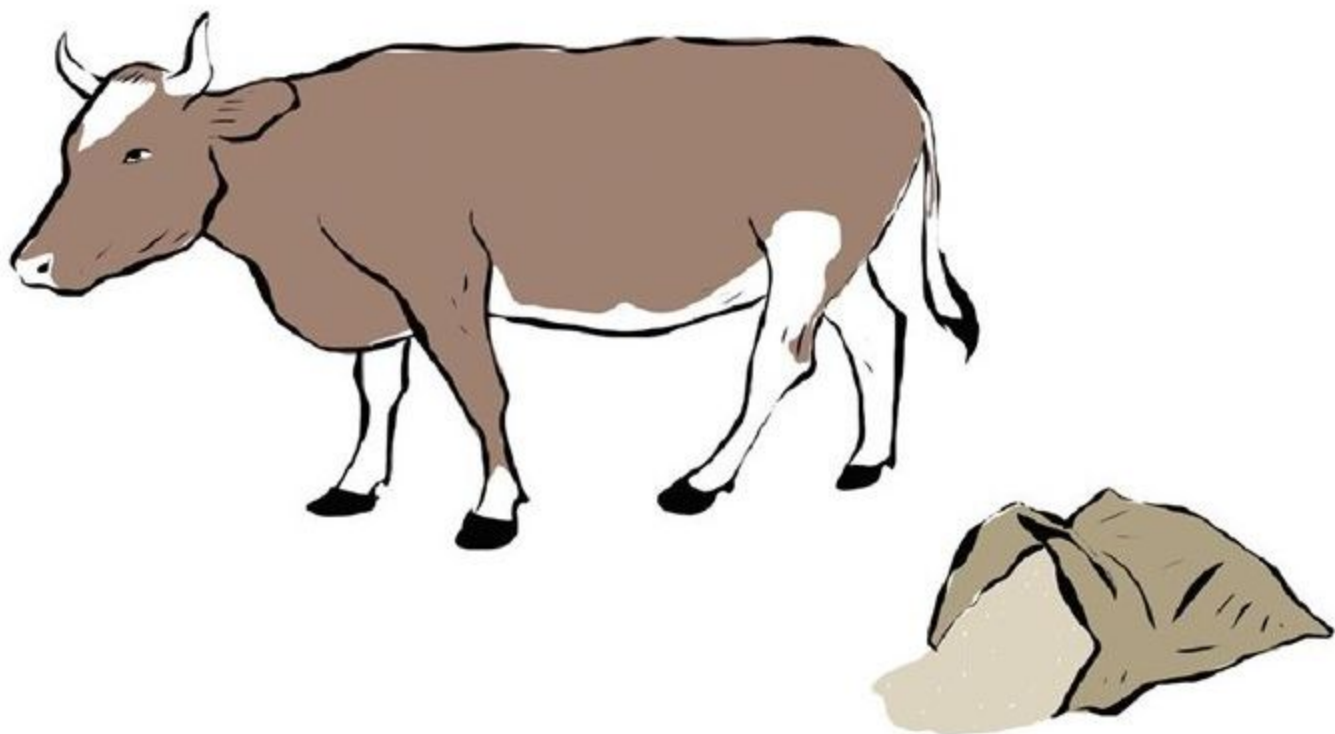
师弟急了，说：“不行不行，送走了牛，我拿什么来耕地啊？这袋米，是我们家仅有的一点救命粮食，怎么能送人啊？”

师兄坚持说：“若要改变你的命运，只有把这头牛、这袋米送给穷人。”师弟勉强照办了。

第二天清早起来，师弟伤心地朝牛厩走去，忽然，他惊呆了：牛厩里拴着一头牛，再回头看，有一袋米在桌上！

原来，梵天要兑现当初自己许下的关于这个孩子命运的诺言，于是赶在天亮前已经把一头牛和一袋米送来了！

接着，师兄仍然命师弟继续把这一头牛、一袋米送掉，这回师弟



马上照办了。

如此循环往复，梵天每日天亮以前必须把牛和米送来，疲于奔命，累得苦不堪言。

一个月以后，梵天悄悄找到这位师兄商量：“你能不能让你师弟停止送牛送米？”

师兄坚定地摇头，说：“谢谢你每天送牛送米，现在村子里许多穷人的日子好过点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梵天实在累得不行了，找到师兄说：“我算服了你啦，你说，究竟你要什么条件，才不指使你师弟这样做？”

师兄胸有成竹地说：“除非你改变他的命运！”

梵天心想，那孩子有善根，此生也算做了许多善事，肯拿出自己

仅有的牛和米分给穷人，他的善行足以抵消此生的厄运了。梵天慈悲地微笑着说：“如此说来，那我就破一回例吧，你师弟的命运可以改写了。”

从此以后，师弟一家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郭导讲完故事，微笑着说：“你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有一头牛、一袋米啊？”

我们正听得津津有味，被他这么一问，弄得糊里糊涂：“什么一头牛一袋米啊？”

“就是你们每个月的工资啊，工资用完，下个月又有了，这就叫牛儿会有的，米也会有的。所以嘛，今晚的歌舞表演，大家还是去看看，一百元一张的门票，绝对物有所值，你们进场看了就知道了。”

全车的人恍然大悟，哈哈大笑：“原来，郭导是在变着法子鼓励我们消费啊！”

后来，旅游这段日子，不管参观景点或者在商场购物，凡是需要掏腰包时，大家便互相开玩笑：“买吧买吧，牛儿会有的，米也会有的。”

（题图、插图：海人）





都说，母亲的心事最容易猜了，因为她心里装的，都是孩子……



窗外飘过 蓝衬衣

张军霞

十八岁那年，他离开农村老家到县城去上高中，平时学习紧张而忙碌，每个月只能在月末回家一次。

高二的那年夏天，学校要组织学生去市里参加一次作文比赛，语文老师选中了文笔优美的他。在激动之余，他却发现去参加比赛的日子，正好是学校放假的日子，也就是说，想要参加比赛，就不能回家了。

自己家里没有电话，他跑到学校的小卖部，打通了邻居家的电话，请邻居帮忙去叫一下母亲。

母亲听他说要去参加比赛，高兴地说：“去吧，好好比赛呀！”

他却犹豫着说：“可是，那样的话，我就不能回家了……”

母亲立刻明白了他的心思，这孩子从小就恋家，也恋娘呢。她想了想，笑着对他说：“你去市里比赛回来，长途客车不在小镇停留，但总要路过那里呀，那天小镇赶集，我正好要去办点儿事，不如顺便在路边等着，你透过汽车的玻璃窗，就能看到娘了！”

他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尽管不能回家，却能看到娘，哪怕只是冲她挥一挥手也好呀！于是，他放心地去参加比赛了。等到返回学校时，他特意挑选了靠窗的位子，车轮滚滚之际，他看着车窗外那些一闪而

过的房屋和行人，想象着将和母亲有一次特殊的会面，心里竟有几分激动。

从市区到小镇，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因为准备比赛，他已经接连好几天没有睡好，不知不觉中困意袭来，眼皮沉重得睁不开。他想稍微打个盹儿，就特意叮嘱坐在旁边的同学，路过小镇时，一定要叫醒他。

他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醒来时，车窗外万家灯火，汽车早已驶过小镇，就快要到达县城了，他气急败坏地问同学：“路过小镇时，你怎么不叫我？”

同学十分委屈地回答：“哎呀，你睡着了，我也睡着了呀！”

每天从市区路过小镇的客车，至少有二十多辆，他想象着母亲冲着一辆辆客车摆手的样子，心中追悔莫及，却又无可奈何。回到学校，他立刻跑到小卖部，再次拨通了邻居家的电话，话筒那边传来的居然就是母亲的声音，原来她猜到他要打电话，早就在邻居家等候多时了！

“娘，我……”他不知道如何向母亲解释。

“儿子，看到娘了吧？我很早就去小镇了，看着从市区开过来的

客车一辆又一辆地开过去，等到最后一辆开过，我才回家。”

母亲开心的笑声，让他果断地决定，要撒一个小小的谎：“娘，我看到你了！可惜那辆车开得太快了，我没来得及挥手，汽车就跑出去老远了……”

“看到了就好，娘没有白跑这一趟。”母亲欣慰地说完，忽然又像个小孩子一样逗他，“你真的看到娘了？那你说说，娘今天穿的什么衣服？”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蓝衬衣！”

“说对了，看来你没说瞎话。”母亲在电话那头“咯咯”地笑着，他却久久地握着话筒，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因为，自从父亲在五年前去世，母亲只能依靠种田来支撑这个家，日子过得非常节俭，她仅仅在他上高中的那年，因为要参加他的开学典礼，特意买了一件蓝衬衣，此后，她再也没有为自己添过一件新衣服。两年来，每次去镇里送他回学校，母亲总是郑重地穿上蓝衬衣。

这次，自然而然也不会例外……

（题图：海人）



按理说，受领导器重、被领导提拔，那是大好事，可有个叫诸葛安的，领导都请他三回了，还不肯动呢！



三请 诸葛安

■ 大刀红

提拔诸葛安，恰好市组织部有个后备干部培训班，曹局长就让办公室下文件，通知诸葛安去参加这个培训班。

没料到第二天，诸葛安就匆匆找到曹局长，说：“曹局长，这个培训班，我是去不成了。”

曹局长没想到诸葛安会推辞，忙说：“这可是个好机会，参加这次培训的人，都有可能升任，对你的前途可是大大有益。”

诸葛安说：“我知道您是好意，可是，我实在走不开身。”

曹局长问：“有什么事吗？”

诸葛安无奈地叹了口气，说：“给您说吧，我老婆得病了。”诸葛安说，前几天，他老婆下楼时，不慎摔了一跤，到医院一查，是髓

县土管局发生了一宗土地腐败案，一正三副四个局长全被抓了起来，曹局长临危受命，从纪委火线调到土管局。他刚上任，怕不熟悉业务，把事情做砸了，所以求贤若渴，对人才十分重视。

曹局长经过考察，认为新古乡的土管所所长诸葛安是个难得的人才。诸葛安对业务很熟悉，回答任何涉及土地的问题都能脱口而出，和资料上的分毫不差。曹局长有心



· 新传说 ·

骨骨折。听医生说，情况好的话，得在床上躺半年；若不好，可能终生瘫痪在床。

曹局长前不久去过新古乡，也到诸葛安家里坐过，诸葛安还住在乡土管所二楼宿舍里，当时，也见到过他的老婆，没想到这几天就出事了。曹局长爱才心切，说：“你可以找个人照顾她嘛。”

诸葛安说：“曹局长，您不知道，我老婆这髌骨摔断了，连大小便也不能自理，请别人照顾，她难以启齿，您看这次培训……”

“好吧，你安心照顾老婆，我这次就安排别人去吧。”曹局长有些无奈，想了一下，又问，“你老婆在哪里住院？”

诸葛安说：“住在乡医院，离家近，这样，我不仅能照顾好老婆，还能正常工作。”

这下，曹局长除了对诸葛安的才能佩服外，更加佩服他的人品了。曹局长甚至在想，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在“官”途和“钱”途上奔波，像诸葛安如此关爱家人的“清流”，可谓少之又少了。

过了段时间，市土管局的李局长找到曹局长，说市局刚成立一个乡村土地工程督查组，差一个懂得基层业务的人，就想找曹局长问一

问，有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曹局长跟李局长关系好，就问：“你还有其他条件没有？”李局长说：“干我们这行的，除了懂得业务外，还得品德正直才行。”

一听说要品德好，曹局长马上想到了诸葛安，说：“我这里有人，你看有什么优厚条件没有，我怕委屈了他。”李局长说：“当然有，我们那里还有个副科的位子，如果做得好，找个机会，向组织部申报，把他提为副科。”

曹局长听了很满意，第二天便专门来到新古乡，找到诸葛安，把打算安排他到市局工作的事说了，并且说：“许多在乡里工作一辈子的人，也遇不到这样的机会，这次你可得把握住这个机会。”

没想到诸葛安听了，却皱着眉头，满脸愁云地说：“谢谢曹局长，可我还是不能去呀，您知道，我老婆现在卧病在床，我根本无暇顾及及其他。”

曹局长听了，对诸葛安说：“我就是知道你的情况，才找机会把你调到市局去。到了市里，你可以把你老婆送到市医院，那里的医疗条件好呀！”

诸葛安听了，对曹局长说：“我老婆的病好了不少，已经开始下地



活动了，可您还是有所不知……”

诸葛安说，他的老父老母已经八十多了，平时住在离土管所不远的村子里。以前，他曾想把家迁到县城住，但他父母舍不得离开家乡。诸葛安说：“我父母培养我不容易，俗话说得好，养儿防老，我要在家尽孝。忠孝不能两全，希望曹局长能谅解。”

曹局长也是个孝子，听了诸葛安的解释，连连点头，可想了想，又为难了，说：“可我已经答应李局长了。”诸葛安对曹局长说：“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们所里的小王是个本科生，跟着我学了两年，业务上绝对没有问题。您看，能不能把这个机会给小王？”

曹局长听了诸葛安的话，想起小王，一个戴眼镜的大学生，做事很有条理，就点点头，说：“那就这样吧。”

曹局长将小王送到市里，总算给李局长交了差。不过，通过这件事，曹局长对诸葛安更加钦佩了，他认为诸葛安不光是业务出众，更为难得的是人品第一，孝道第一。

又过了半年时间，土管局办公室主任退休了，曹局长便又把目光锁定在诸葛安身上，心想：前两次没有请到，那不算什么，刘备不也

是三顾茅庐才请到诸葛亮的吗？我也来个三请诸葛安。

为了能把诸葛安说动，曹局长决定请诸葛安吃饭。为了这次把工作做通，曹局长把以前在纪委一起工作的同事刘经纬请来。这刘经纬呀，号称“铁嘴铜牙”，揣摩心理、做思想工作是他的特长，而且，为了便于倾心交谈，曹局长把地点定在县郊颇为清静的“寒山饭庄”。

等诸葛安来到土管局，曹局长先没说关于办公室主任的事儿，他看了看时间，对诸葛安说：“到吃





· 新传说 ·

午饭的点了，我们吃饭去吧。”说完，他就拉着诸葛安上了车。

见曹局长驾车出了县城，开往郊区，诸葛安说：“吃饭……还要出城么？”

曹局长说：“城里太嘈杂，不如到乡下，地方清静，我们也好坐下，把事情说清楚。”曹局长透过后视镜，见诸葛安脸色有些苍白，忙说：“你的脸好苍白呀，是不是病了？”诸葛安忙说没病，哼哼哈哈地支应着。

到了“寒山饭庄”，曹局长下了车，见诸葛安呆在车里，马上打开车门，开玩笑地说：“你架子不小呀，还要局长替你开车门？”

曹局长见了“农家乐”老板，问道：“人来了吗？”老板回答说：“刘科长早来了，在梅厅。”

曹局长就带着诸葛安，来到梅厅，打开大门，刘经纬早就坐在里面了，他见了诸葛安，沉着脸说道：“总算把你请来了……”

见到刘经纬，诸葛安再也支撑不住了，两腿瘫软，跪倒在地，说：“我老实交代，我在乡下当土管所所长的这段时间，私自卖了二十块宅基地；另外，收了麦柜村一个改造公司送的二十万贿款……”见诸

葛安这个样子，曹局长和刘经纬惊呆了。

后来，曹局长才明白，诸葛安早就听说过曹局长在纪委时的大名。这一段时间，县土管局发生大地震，一名副局长被安排“学习”，实际上是秘密“双规”。而前任局长异地升迁，其实就是纪委发现了他的问题，于是异地调离，以便更好地审查。

诸葛安心里有鬼，便开始留心曹局长的“动作”。第一次曹局长要安排他学习，他害怕这是个圈套，于是借口老婆受伤，婉言谢绝。第二次，曹局长让他到市里工作，他又借口家有老父母，推荐小王代替他。这第三次，他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他见曹局长带他到了郊区，怀疑这是纪委要对他进行“双规”，所以，当他见到纪委的刘经纬科长，精神便彻底崩溃，用诸葛安自己的话说：“只要做了亏心的事，一怕去学习，二怕异地升迁，三怕被纪委的人带到‘清静的地方’吃饭喝茶。”

发生了这样的事，曹局长也是十分感慨，他自嘲地说：“三顾茅庐，本想请个真诸葛，没想到捉了个假司马。”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炸炮楼

□ 中 艺

当时，镇附近有一个大炮楼，驻扎着一个班鬼子和一个小队二鬼子，共六十多人，这是一害；另外一害就是镇上大汉奸曹二麻子开的富仁粮店，依仗着日本人的支持垄断粮价，低进高卖，大发国难财。孙邦业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怎么能除去这二害呢？

孙邦业在县大队时，曾从鬼子手里缴获了一个高威力的钢制定时炸弹，它的体积很小，威力却足以炸倒一座六层高楼。但要把这炸弹送进鬼子炮楼绝非易事，一是炮楼周围日夜有日、伪军轮班巡逻；二是进炮楼的人都要通过日军的全身搜查后才能入内，几乎无缝可钻。

孙邦业想来想去，突然，眼前一亮，他想到了富仁粮店。这个店每个星期天下午都往炮楼里送粮，如果把定时炸弹藏进粮袋里，岂

初试锋芒探深浅

那是1941年，年轻的战士孙邦业当上了县里抗日大队的班长。他回到了村里，因为鬼子大队人马下乡扫荡，县大队为了避其锋芒，保存有生力量，暂时化整为零，让战士各自回乡发动群众，伺机歼敌，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





· 共同关注 ·

不是可以顺利送进炮楼吗？可要算准定时炸弹的爆炸时间，又能确保把炸弹藏进粮袋而不被发觉，那只有一条路，就是自己混进粮店内部，找机会下手。

大汉奸曹二麻子可不是个省油的灯，他雇的人个个都是他的亲朋心腹，从不使用外人，粮库内外也二十四小时有人巡逻，孙邦业观察了几天也无从下手。

这天中午，孙邦业趁四下无人，在运粮马车必经的下坡路上挖了一个陷坑，上面架着木棍，木棍上覆盖着草席，草席上再盖一层干泥。刚布置好不久，曹二麻子的头一辆粮车从这儿路过，果然陷入泥坑翻倒，粮袋滚了一地……



孙邦业假装路过，急忙上前帮忙，被曹二麻子拉住道：“你干什么？这里不用你帮忙，一边去！”孙邦业笑着道：“怎么？曹掌柜，不认识我啦？”

曹二麻子从头到脚打量了孙邦业一番，说：“你是谁呀？我不认识！”孙邦业不紧不慢地说：“你记不记得青岛有个亲戚叫曹路亭的？”曹二麻子说：“曹路亭？知道知道，那是我的本家堂兄啊，多年没来往了！”孙邦业道：“我就是他儿子曹一虎啊，十五年前你去找我家拜访，我刚五岁，你忘啦？”

“哎哟，一虎侄子，你怎么到这来啦？”

“老叔呀，我父母早就不在了，小侄一个人天天在江湖上靠卖艺

混个吃喝呗！不想这么巧，碰上老叔您了！您侄子别的没有，就有的是力气，您看，他们一人只能扛一包，我扛两包没问题！”说罢，他让工人发了两包在肩上，一溜小跑到车前，只一耸肩，那两包粮食便稳稳地落在了车上，众工人不禁齐声叫好。

孙邦业要随车队一



起把粮食送到炮楼去，曹二麻子连忙阻止，说是这个送粮队皇军管得很严，多个人少个人都不行。孙邦业无计可施，只得作罢。他心想：这只老狐狸不肯轻易上当，看来要想混进他家还得另想办法。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孙邦业又在曹家周围转悠了几天，他发现曹二麻子有个习惯，傍晚时分常一个人到海边散步。于是孙邦业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这天傍晚，孙邦业事先躲在一块大礁石后面，一会儿只见曹二麻子哼着小曲，沿着海边走来……孙邦业绕到他身后，猛地用手中的麻袋蒙住了他的头和臂膀。曹二麻子死命挣扎都无济于事，孙邦业照他头上只一拳，他便浑身瘫软昏了过去。接着，孙邦业掏出一块毛巾，将他嘴堵住，然后又从腰间解下一根绳子将麻袋口扎紧，最后把曹二麻子放在两块礁石的夹缝间，让海浪既能溅到他身上，又不至于将他淹死。做完这一切，孙邦业戴上一个非常狰狞的假面具，守候在礁石后面，不时发出一两声怪叫。胆小的赶海人听见怪叫声，早吓跑了；胆大的赶海人想过来看看，在夜色中猛然看见一个怪物从礁石后跳

出，也都吓得落荒而逃。

半夜里，曹二麻子被一波又一波的海浪泼醒了，他想喊，喊不出声，想动又动弹不了，难受得抠心挖胆一般。就这样，曹二麻子一阵昏迷一阵醒，一直捱到天亮，就在这个时候，孙邦业装作从海边经过，“发现”了麻袋中的曹二麻子，把他“救”回了曹家。

曹二麻子特地设宴款待孙邦业，他让管家拿来了一盘子大洋，拱手说道：“一虎侄呀，多谢你的救命之恩！我知你漂泊江湖，居无定所，本该把你留在店中，共谋大业，可皇军要求甚严，我这专为皇军供粮的粮店绝不允许他人留住。万般无奈，赠大洋一百，以谢救命之恩，还望多多见谅！”

孙邦业见自己的计谋又失败了，十分懊丧，但他不动声色，若无其事地和曹二麻子喝着酒。酒席散后，孙邦业告辞，曹二麻子非让他带上那些大洋不可。孙邦业坚辞不受，可最终拗不过曹二麻子，拿了两块大洋走了。

又过了几日，一天早饭后，曹二麻子正在粮店算账，突然，管家闯进门来报告：“老爷，你侄子一虎出事了！”曹二麻子放下算盘，问：“出什么事了？”这时只见两



· 共同关注 ·

个雇工用担架抬着一个昏迷不醒的汉子走进院内，那汉子浑身湿漉漉的，他正是孙邦业！旁边一个雇工解释说，是一个赶海人在海边发现孙邦业被装在麻袋里，他穿的小白褂上被人用血水写了一行红字：“救汉奸的下场！”

曹二麻子让下人赶紧找来郎中救治孙邦业，不过，这一回他可犯愁了：侄子是因为救他才惹祸上身的，况且在外面已无法生活，左思右想，只得把孙邦业留在家里。孙邦业醒过来后，就住在曹二麻子家养伤。

有人要问，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孙邦业上次见曹二麻子不肯收留，便想了这么个办法：他趁天不亮来到海边，先把麻袋口用绳子扎紧，然后把麻袋底拆开，钻进麻袋，再用随身带的针线把麻袋底从里边缝好，这样自己就完全被困在麻袋里了。随后，他又顺势一滚，便滚到了海边礁石间，任由海浪拍打。虽然非常遭罪，他愣是咬紧牙关忍住了。天亮后，被赶海人发现，他假装昏迷不醒。赶海人扒开他的衣服，看见了那六个血红大字，便明白他是因为曹二麻子而遇害的，于是便告诉了曹家的管家……

大智大勇炸炮楼

孙邦业身体康复后要求曹二麻子安排个活干，曹二麻子说：“你身体刚好，别干太累的活，就晚上随二狗子巡夜吧！”孙邦业一听，正中下怀。

二狗子这个巡逻队，加上孙邦业，一共八个人，从傍晚六点巡逻到午夜十二点。第二班刘秃鹰八个人从半夜十二点巡逻到凌晨六点钟。起初三天，孙邦业发现暗中有人监视自己，他便与二狗子等人按规矩巡逻，不采取任何行动。又过了三夜，他发现监视人消失了，便把这六夜巡逻的规律总结了一下，他发现自己上半夜随队巡逻并无任何空子可钻，而下半夜刘秃鹰队巡逻时，自己却可趁同队人睡熟之际暗中行动。

第七天晚上，孙邦业在下半夜三点钟左右，怀抱定时炸弹，躲进粮库墙角的阴影里，等刘秃鹰的巡逻队一过，便把炸弹缠绕在事先藏在墙角的竹竿上，撑到房顶气窗旁，然后一撑竹竿，飞身上了屋檐，再一个鹞子翻身，上了屋顶。他沿屋脊爬到气窗的地方，将炸弹从气窗扔进粮库，落在粮堆上，然后自己也钻进气窗，跳落于粮堆。

孙邦业把定时炸弹校准在



二十四小时后爆炸，又把炸弹装进一个大米袋里，并将口封好，然后把这袋大米扛到门前的粮堆里，这样，明天送粮时就能装上车了。

第二天下午，粮食准时送进了炮楼，孙邦业这些天心里压着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晚饭后，孙邦业趁曹二麻子不注意，把一张纸压在他的炕席下面，然后哼着小调，

去跟二狗子等人一块儿巡逻。下半夜，他手持曹家的一把大砍刀，溜出了曹二麻子的院子，直奔炮楼而去。

下半夜三时许，一声巨响，炮楼飞上了天，炮楼内外的鬼子和二鬼子被炸得死的死、伤的伤。孙邦业手持大刀赶过去，凡是没死的都补上一刀，六十多个日伪军，无一生还，最后他把大砍刀扔在一旁扬长而去。日军中队长角藤一郎带兵从龙口镇赶来，他看到被炸得七零八落的水泥块和横七竖八的尸体，气得“哇哇”号叫。

角藤一郎根据现场遗落的大砍刀这一线索，又考虑了送粮的时间，查到了曹二麻子家。他从炕席底下翻出了孙邦业留下的那张纸，只见上面写着：“炸炮楼，保身家；两条路，任选一”，落款是“县抗日大队”。角藤一郎看罢大怒，连声喊道：“全粮店死了死了的！”一个小队二十四名鬼子兵一齐杀向粮店，曹二麻子及亲属被杀了个精光，除粮食被悉数拉走外，房子也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

当时老百姓都说这是曹二麻子当汉奸应得的报应，直到解放后，镇上开庆功会，才知是孙邦业干的。

（题图、插图：谢颖）





· 新传说 ·

万万没想到

□ 陈 墨



俗话说：“阴晴变化一眨眼，色子也能掷七点。”这世事多变，结果往往出人意料，无论多精明的人，也总会有个没想到。

金河酒店的老板陆景明外号“陆精明”，他开酒店快二十年了，一直把酒店经营得红红火火，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出国一趟，酒店的生意竟然一落千丈！

金河酒店主管营销的副总名叫周强，是陆景明半年前聘来的一个海归博士，陆景明一直对他栽培有加。另外，营销部经理佟翠也是酒店的重量级人物。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销售阵容，竟然会在陆景明出国

期间让销售额坐了滑梯。

陆景明没有急着发作，他发现在金河酒店销售额大幅减少的时候，竞争对手银川酒店的销售额却在大幅增加，陆景明心里“咯噔”一下：看来酒店里出了“内鬼”！

怎么能既查出“内鬼”，又挽回酒店的人气呢？陆景明沉思了一会儿，有了主意。他叫来周强和佟翠，交给了他俩一项重要任务。

下月的十九日，是金河酒店开业二十周年的日子，陆景明要在这天推出一个大型的店庆活动，运用秘密武器，挽回失去的人气！

陆景明说的“秘密武器”，是



一道失传半个多世纪的传统名菜“龙跃金川”。此菜以二尺长的带籽活鲤为主材，不煎、不炒、不烹、不炸，只需用大火清蒸即得。看似做法简单，功夫却十足，须将那鲤鱼带鱼籽在秘制卤汁中冰镇三天，方能上锅蒸制。据说此菜香气能飘逸十里以外，一箸入口，就是神仙都不能放下筷子！

相传，“龙跃金川”原是御膳房首厨刘兴的看家大菜。清朝灭亡后，此菜便随刘兴流落到了民间，可惜这道人间佳肴因为刘兴急病去世而失传。后来传说秘方一直被刘兴的后人所藏，陆景明听说刘兴后人早已移居国外，这才有了他这次匆匆的出国之行，虽说费了不少周折，但最终用重金购回了秘方。

按计划，活动广告要于十七日见报，一连登载三天。可就在这时，万万没想到的事又发生了……

十六日这天的报纸上，一个显著的位置刊登了一则银川酒店的大幅广告：“为答谢新老客户，酒店定于十月十九日上午十时举办客户答谢会，届时酒店将推出一道失传名菜——‘龙跃金川’！”

这个广告一见报，金河酒店里炸开了锅。现在，执行原方案是不行了，可重新策划一个新方案也来

不及，难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店庆活动就此泡汤？

陆景明却气定神闲：银川酒店提前一天登出了广告，说明他们对金河酒店店庆活动的进程了如指掌，而这次知道活动方案的，除了陆景明，只有周强、佟翠这两人！

陆景明发话，店庆活动的广告如期见报，时间则定在十九日下午一时，并在“龙跃金川”四字后面标注“正宗”二字。金河酒店的广告一见报，立即引起了社会上一片轰动，这多出来的“正宗”二字，让人浮想联翩，大家都翘首以待。

十九日这天，银川酒店嘉宾云集，当地餐饮界的几位元老也被请来了，他们将在现场对银川酒店的“龙跃金川”进行品鉴、认证。

此时，银川酒店的总经理十分得意，他此次通过内线探到了“龙跃金川”的秘方，又抢在金河酒店前推出活动，眼看是要大获全胜了。

答谢会开始了，失传名菜“龙跃金川”被呈送上来。银川酒店总经理热情地邀请几位老者品尝，可几位老者却端坐不动，最年长的老者朝总经理摆了摆手，说：“哪里还用品尝？单观此菜之‘形’，便知你并未得到秘方。”

原来皇家菜系讲究多，这道清



蒸菜虽按要求不能加入一点油星，但它的成菜周身却要裹着一层神秘的油脂，这层油脂让“龙跃金川”晶亮熠熠，别具一格。多少年来，无数厨师效仿此菜，却无人能知晓那层神秘油脂的由来，今天银川酒店这“龙跃金川”无光无泽，显然已经失败了。在人们面面相觑时，那几位老者缓缓起身，憾然离场。

银川酒店推出“龙跃金川”失败的消息，让金河酒店的厨师们也大为忐忑，因为谁都知道这清蒸鱼是个快手菜，十几分钟的时间，怎么可能让材质蒸出油光？

就在厨师们犯愁时，厨房的门开了，陆景明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几个抬着竹笼屉的人。其实，这“龙跃金川”最大的秘密就在这竹笼屉上，这道菜的秘方，陆景明早已告诉了周强和佟翠，唯有这竹笼屉的秘密，他对谁都没说。

下午一时，金河酒店里人头攒动，大堂中心圆桌前，几位老者在陆景明的陪同下肃然而坐。一番简短仪式后，陆景明宣布：“下面，为来宾敬奉正宗的‘龙跃金川’！”

话音刚落，人们就觉得空气中奇香阵阵，随着这股香气，一队服务员手托鱼池款款而入。待服务员将鱼池端放桌上，人们顿时觉得眼前一亮，一团香雾袅袅升腾……几位老者精神一振，各自夹了一箸入口，立时眯起了眼睛，呵，那久违的美味直沁心脾，鱼肉滑嫩细腻，松酥多汁，金黄的鱼籽鲜美绵糯……老者们十分激动，纷纷向陆景明伸出了大拇指。

大堂内掌声雷动，这时，陆景明朗声宣布了一个让人万万没想到的决定：在今天的现场，他要将“龙跃金川”的秘方公之于众！陆景明一





挥手，过来了两个抬着大相框的人，相框里镶着的照片，正是放大的秘方！

陆景明对大家说：“这并不是‘龙跃金川’秘方的全部，它只是秘方中的‘明方’，‘龙跃金川’还有一个‘隐方’……”说着，他拿起了一个竹笼屉，用手拍了拍屉底，说：“‘隐方’就在这里……”

原来，这笼屉底面暗嵌着一个夹层，蒸鱼时，在这个夹层内提前填满用秘制卤汁浸泡过的鲤鱼鱼鳞，当灶火一烧，夹层内的鱼鳞便化为油脂，透过竹箴间隙，滴入下面的“龙跃金川”中，这才是“龙跃金川”奇香异鲜的关键！

“经商德为本，买卖信为先。”陆景明公布秘方的举动，让人们由衷地敬佩，金河酒店由此大大地赢回了人气，陆景明也长长地舒了口气。他知道，接下来该是清除那个“内鬼”的时候了。

陆景明叫来佟翠，将一个信封推到她面前，说：“这里装着你泄露酒店秘密的所有证据……”

佟翠的脑袋“嗡”的一声，她竭力保持着风度，但心里却像翻了锅。心高气傲的她，工作一直风顺水，本以为会一路升迁，可一个毫无工作经验的海归博士却挡了自

己的道。于是，她偷偷把业务上的“底”泄露给了银川酒店，又在店庆活动前将活动方案和“龙跃金川”的秘方也透露了出去。照理说这些也都在周强的工作范围内，陆景明怎么不去怀疑周强而怀疑自己呢？

佟翠把头一抬，说：“事到如今，我只想弄明白一件事，明明周强最可疑，可你为什么就不怀疑他？”陆景明看着佟翠，说：“这很简单，因为周强是我儿子。”

陆景明接着说：“本来我准备过段时间就把酒店交给儿子，提拔你来当公司副总，可谁知在我儿子熟悉营销业务期间，你给他上了经商的第一课。”陆景明指了指信封，说：“这些钱，就权作你给我儿子上课的酬劳吧，对你泄露企业秘密的行为，我保留起诉的权利，希望你离开酒店后好自为之。”

佟翠耷拉下脑袋，恨不得找个墙角狠狠抽自己一巴掌。半年多的时间，自己运筹帷幄，连细枝末节都算计到了，可就是万万没想到，周强竟是陆景明的儿子。可为什么儿子不随父姓呢？佟翠万万也不会想到，陆景明是入赘的，周强随母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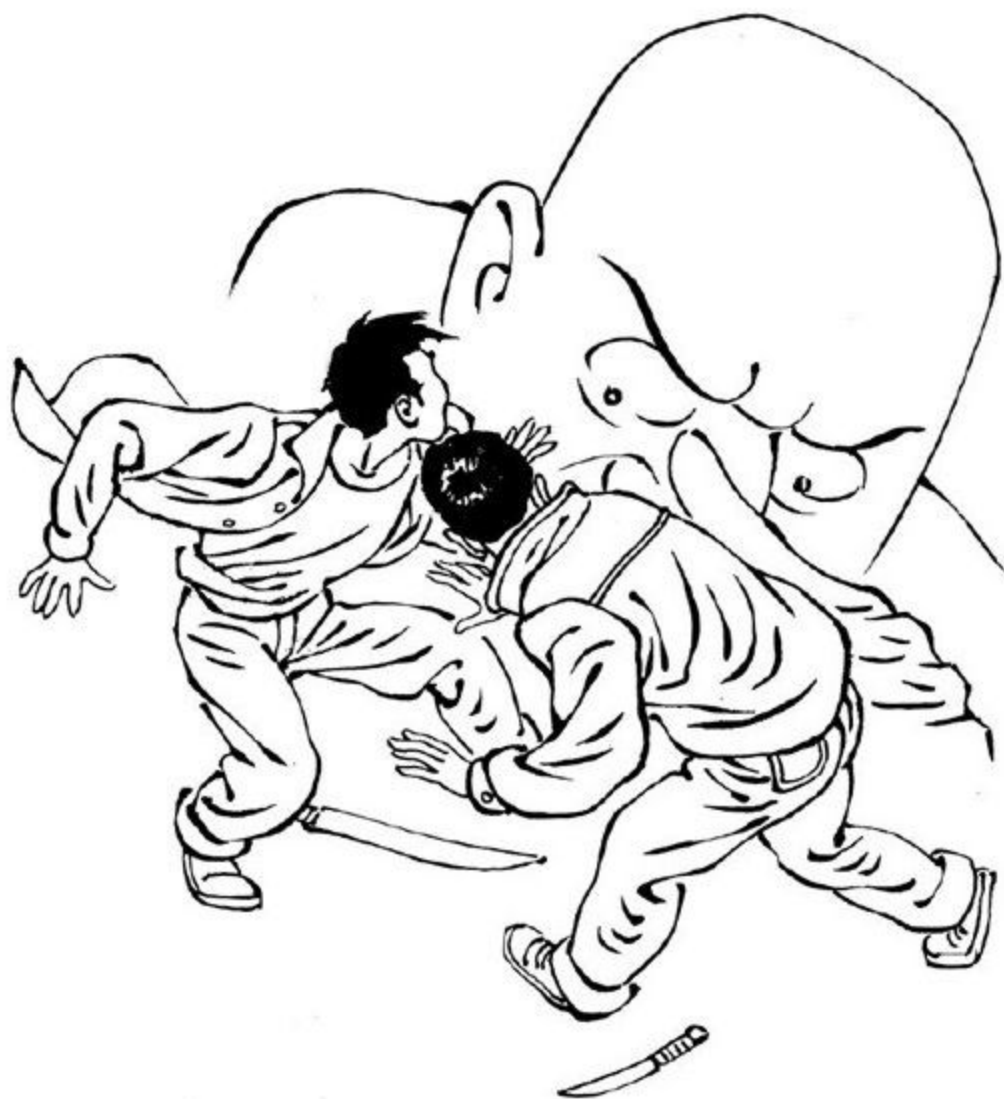
（题图、插图：潘胜奎）



· 新传说 ·

没种 就别出来混

□ 芦宏伟



一对活宝，耍小聪明，求不义财，初尝甜头，一不小心，遇狠角色，落入虎口……

“研发”了一条新的犯罪道路

——毛和老五到城里打工，进厂——干了俩月，觉得厂里的活又累赚钱又少，一合计，干脆一起辞工不干了。两个人整天喝闷酒，商量挣钱的门路。

这天，一瓶二锅头下肚，老五突然说道：“咱们找正经活儿是难了，我看，只有走偏门了！”二毛眼一瞪：“啥偏门？”老五低声道：“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发，不如……咱们去抢劫吧！”二毛吓了一跳：“老五，这要是被逮着啦，可是要坐大牢的啊！”

“你看是不是能寻思这样一个法子……”二毛眼珠一转，说道，“咱们干着抢劫的活儿，但真出事儿了，能够按照诈骗去量刑？”

老五一听，觉得挺新奇，说：“你这小子，倒是拓展了一条新的犯罪道路啊！想法是优秀的，能否实现可得好好钻研钻研啊……”

经过一番研究，两人还真的研发出了一条“崭新”的犯罪道路……

却说这天，公司职员李发下班



后跟同事去聚餐，结束得有点晚了。他抄近道回家，在一条黑漆漆的小胡同内正走着，突然从旁边冒出来两个人，拦在了他的面前。李发吓了一跳，只见这两人都是二三十岁的男青年，其中一人恶狠狠地拧着眉，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另外一人凶巴巴地噘着嘴，拎着一把将近两尺长的锋利砍刀。不用说，这两人正是二毛和老五。

二毛压低了声音，粗鲁地说：“小子，有人出钱要我们砍你一条胳膊，你认命吧！”说着，他在李发面前晃了晃匕首。老五也在一旁晃着大砍刀，瓮声瓮气地说：“你自己选吧，是砍左胳膊，还是右胳膊？”李发真是吓傻了，说：“我是公司的程序员，天天都得操作电脑，这要是少了一条胳膊，用电脑很不方便啊！”

二毛把拧着的眉毛收起了几分，带着些同情的语气说：“大哥，人家小伙子说得也是合情合理啊，你看，咱们这一刀下去，不止是卸了人家一条胳膊，还砸了人家吃饭的饭碗啊！咱们为了几千块钱，就要人家一条胳膊……”

李发听到这里，终于开窍了，急急忙忙地掏出钱包，把里面的整钱零钱和几张银行卡全部掏出来，

可怜巴巴地说：“你们不就是为了钱嘛，我这有钱，全部给你们，你们如果觉得现金少，我这几张银行卡里还能取钱……”

“算了，把那些现金留下来就好啦！”老五一挥手，大度地说，“年轻人挣钱不容易，卡我们就不要了！”老五不是对卡里的钱不感兴趣，而是知道取款机前都有摄像头，取人家卡里的钱，太冒险了。

李发交出包里的现金，慌慌张张地走了。二毛和老五等李发走远了，不由得哈哈大笑……

遇上了狠角色

原来，两人研究出的这条“崭新”的犯罪道路，是这么设计的：开始时，像常规的拦路抢劫一样，找一个偏僻的地方，拦一个单身的行人，告诉他有人出钱要找他麻烦。有些机灵的人，会主动拿出钱要求破财免灾；遇上迟钝的，就要暗示他掏钱。拿到钱后就放人走，当然二毛他们也会迅速离开现场。两人商量好了，万一哪天被警察抓了，就狡辩说，他们只是吓唬别人，即使没有得到一分钱，也不会伤害人。他们做的事情，只是糊弄别人掏钱，顶多算是诈骗，不算是抢劫。

就这样，二毛和老五凭着他们



自主研发的新型“诈骗”手段，屡屡作案，频频得手。

再说这天晚上，两人猫腰藏在一个小胡同的垃圾箱后面，忍着蚊虫叮咬，闷声憋气地等待着猎物出现。等了一个多小时，来了一个单身行路的人。二毛和老五如今已经配合默契，等人走近了，他俩双双跳了出来，挡住了来人的去路。老五喝道：“老兄，总算在这里把你堵上了，嘿嘿！”

今天遇上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剃着光头。光头愣了愣，对二毛和老五一拱手，说：“两位哪个道上的，看着眼生，你们不会是认错人了吧？”

二毛一拧眉，不耐烦地说：“怎么会认错人？找的就是你！实话告诉你，有人出了三千块钱，找我们兄弟要你一条胳膊！”

“三千块？”光头闷声说道，“有人出三千块买我一条胳膊？”

老五说道：“是啊，虽然我们兄弟很专业，但我们收费并不高，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我们兄弟素来以低价高效而著称！”

“好，想要胳膊，我给你！”光头说着，一抬右胳膊，冲着二毛和老五说，“下手吧，兄弟！哦，

对了，劝你们先给自己罩上一个围裙，别溅了一身血！”

这一下突如其来，二毛和老五面面相觑，傻愣在那里。光头又催促道：“快点下手啊，我还等着赶回去看一点半的球赛直播呢！我教你们啊，下刀尽量朝上一点，挨着肩膀窝这儿下刀，尽量拿下来整条的手臂！你拿货拿个全货，省得东家到时候克扣你工钱不是？别磨蹭啦，我这胳膊都抬得酸了！”

二毛、老五再次看了对方一眼，脑门上都冒出了冷汗，心里同时冒出一个词儿——“变态”啊！

人家把胳膊抬在你面前，你也不好始终瞅着没动作不是？老五只得慢腾腾地举起砍刀，作势对准了光头伸出来的胳膊，却始终不下刀。光头又催他，老五有点恼羞成怒了，说：“你……你别晃，你晃来晃去，我瞄不准啊！”

“他妈的，是你自己的手在哆嗦，还说我晃！”光头喝了一声，突然伸胳膊一抓，抢过了老五手里的砍刀，随即又飞起一脚，狠狠踹在二毛的胸前，接着不等老五反应过来，又是一拳击向老五的面门。光头三下五除二，没两分钟，就将二毛和老五打得在地上“哎哟”直叫，再也起不了身了。



光头一只脚踩在老五的脑袋上，气呼呼地说：“臭小子，没种就别出来混！三千块钱买我光头李一条胳膊，太污辱人了！我知道你们是熊大胖子派来的人，这熊大胖子让你们这两个没种的家伙找我，他是什么意思呀？”

找熊大胖子算账

原来，这个光头李早些年是混黑道的，后来慢慢就退出了黑道，经营着一个地下赌场。这两年，光头李结下一个仇人，名叫熊大胖子。半年前，两个人发生一场冲突，当时两人都放了狠话，熊大胖子曾说要花五十万卸下光头李一条胳膊，光头李也扬言，说要拿一百万取了熊大胖子的一条狗命。

当然了，光头李和熊大胖子都不是爱冲动的年轻人了，说这样的狠话，不过是在场面上逞一逞嘴上的威风而已。没想到光头李今天遇上二毛和老五，声称有人花钱要买他一条胳膊，于是，他自然而然地认为他们俩是熊大胖子指使的人了。对于在黑道上混迹多年的光头李来说，自然知道砍人一条

胳膊应该收多少钱。听说三千块钱就要取自己一条胳膊，光头李顿时觉得受了莫大的污辱。他抽出二毛的皮带，将二毛和老五的手捆在了一起，拉着他们出了胡同，拦下一辆出租车，去找熊大胖子讨个公道！

熊大胖子开了一家酒吧，光头李拉着二毛和老五进了酒吧，光头李将两人朝前一推，吼道：“熊大胖子，你给我出来，你他妈的太欺负人了！”

熊大胖子听说有人闹事，急忙从酒吧里间出来，一看是光头李，知道来者不善。光头李见了熊大胖子，嚷嚷着：“看看你这俩窝





· 新传说 ·

囊废，还要取我胳膊呢，差点没被我揍死！滚，你们这两条狗向你们的主人报告去吧！”说着，光头李用力踹了二毛一脚，因为两人被绑在一起，所以二毛挨了一脚，两个人都被踹倒了，朝熊大胖子滚去。

熊大胖子完全不明白怎么回事，看到面前二毛、老五那副鼻青脸肿、讨人嫌的模样，忍不住也是一脚踹了过去，喝道：“光头李，你什么意思？这俩货什么玩意儿，我压根就不认识！”

熊大胖子一米九几的身高，力道比光头李还大，这一脚下去，又将二毛和老五踢给了光头李。二毛和老五是被彻底踢蒙了，嘴里嘟哝

着想解释，可根本没人理他们。

就这样，光头李和熊大胖子你骂我，我骂你，一脚来，一脚去，把二毛和老五踢得真受不了啦，二毛嘴角流血，老五只觉得肠子都被踢断了。这时候，皮带也被踢得断开了，二毛被踢到一张桌子下，他窝在里面，拼出全身的力气，掏出了手机，还好，装在内兜里的手机虽然屏幕烂了，可好像还能打电话。二毛悄悄拨通了110……

很快，警察赶来了，迅速控制住了场面。有警察询问怎么回事，光头李说熊大胖子指使人要砍掉他一条胳膊，熊大胖子说光头李是登门闹事，再问二毛、老五，两人半死不活的，声称自己只是诈骗犯……

人物关系有点乱，一时间弄得警察都有点糊涂了，不过，真相终归会水落石出的，警察一挥手：“全部跟我去派出所接受审讯！”

警车呼啸着向派出所驶去，路上，二毛和老五凑在一起，同时低声说道：“可得咬死了不改口，我们只是诈骗。”

（题图、插图：刘为民）





□ 无字仓颉

你那套 早过时了



这一天，刘强请哥们王军下馆子，准备好好喝上几杯。

酒喝得差不多了，刘强有些尿意，便去后面上卫生间。方便中，他暗暗盘算了一下今天的饭钱，又是菜又是酒的，可别花得超额了。估摸了一个大概数字，他不放心，往兜里摸钱包，一摸，心顿时凉了半截——出门换了身衣服，钱包落在那件上衣兜里了！

这可如何是好？

按说事儿也不大，把手机押一下，回头取钱补了就是。可又一想，请人吃饭不带钱，总显得诚意不足。刘强愣怔了好一会儿，视线落在窗台边的苍蝇拍上——有了！系好腰

带，他拿起苍蝇拍，“啪”地打死一只苍蝇，捏起来放进口袋，若无其事地回到饭桌。

“喝酒！喝酒！”刘强又继续劝着王军。片刻后，趁王军端杯之际，刘强悄悄从兜里取出那只死苍蝇，快速放进面前的烩面碗里。碗里只剩下些残汤，死苍蝇漂在上面，像白汤里的一滴墨汁，十分醒目。

王军也喝多了，去了卫生间，出来时，听到刘强正冲着服务员喊：“你们这咋回事啊？苍蝇蚊子一盘菜啊？我们不是蜘蛛精！”那个小服务员看着刘强碗里的死苍蝇，唯唯诺诺着不知如何是好。刘强又喊道：“把你们老板叫来！”小服务员巴不得脱身，赶紧一溜烟儿地进



· 新传说 ·

去了。

不一会儿，打里面出来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面相和善，笑眯眯地走到刘强面前，毕恭毕敬地说：“苍蝇在哪儿呢？我看看。”

刘强指了指面前的汤碗，老板端起汤碗，说：“哪儿呢，没有啊！”嘴里说着，他用右手两根手指夹起里面的黑团，不由分说放进了嘴里，咂了咂，又说：“这是葱花啊，爆得有点糊！”

王军在一旁看傻了，刘强冷笑一声，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机，朝老板晃了晃：“老板，你那套早过时了！我刚才拍了几张照片本想发朋友圈，谁知却发现了这东西，要不拍照片还发现不了呢！”

老板扫了一眼刘强的手机，脸“刷”地白了，垂头丧气地说：“好吧，我认倒霉，给二位买单！不过，你得把照片删掉。”刘强答应照办。老板看了一眼墙上的“卫生信得过单位”标牌，叹了口气：“唉，这下算是白挣了！”

出了餐馆，刘强对王军说：“不好意思啊兄弟，请你吃顿饭，还弄出个糟心事儿！”

王军说：“咱俩谁跟谁，别这么见外。”

刘强摸手机想看时间，一摸兜，没有，这才想起刚刚在餐馆删除照片时，手机顺手放桌上，忘了拿了。

刘强大叫：“坏了！”他拉着王军转身就朝餐馆奔。

一进餐馆，刘强赶紧往桌上瞅，桌子早已收拾干净，哪里还有手机的影子？一问小服务员，说刚才是老板亲自收拾的，刘强一听，心里又凉了半截。

两人硬着头皮到大厅后面的休息室找到老板，老板躺在长椅上打哈哈：“手机？没见着啊……”

王军一拉刘强，说：“算了，自认倒霉吧，刚才咱整那一出，现在还想找回手机？”刘强听了，灰溜溜地回到大厅。就在这当儿，刘强无意间往天花板一瞅，嘿，这不有摄像头嘛，于是他顿时底气又足了：“老板，过来一下！”

老板来了：“还有啥事？”

刘强得意地说：“摄像记录调出来看一下！”

老板瞄了一眼天花板，说：“唉，坏了快俩月了，一直没机会修，调了也白搭。”

刘强不信：“坏得真是时候啊，你那套早过时了！调不调？不调我报警啦！”

“兄弟，别来劲啊，我说坏就



是坏了，还不相信？再说了，”老板微微眯起眼睛，拉着刘强的胳膊，把他拽到一边，“你真想调出摄像记录啊？”

老板说话时狡黠地笑了，一语惊醒梦中人，刘强一想，对啊，如果摄像头没坏，自己放苍蝇的行径岂不也要败露？可是……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老板当时不调出摄像记录揭穿他呢？难道真的坏了？

见刘强犹疑，老板更有了几分得意：“怎么样，调还是不调？”

刘强不敢抬头，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调还是不调？不调，白白扔了一个手机；调，颜面扫尽，恐怕连王军都会另眼看自己。这会儿的刘强，真有点骑虎难下了。权衡再三，刘强一咬牙，对王军一挥手：“走，不要了！”王军很是不解，可刘强头也不回地出了餐馆。

两人一前一后地走着，刘强心里那个郁闷啊，就在这时，身后响起了小服务员甜嫩的声音：“等一下！”刘强和王军立住脚，回过头来，小服务员笑吟吟地说：“我们老板要你们回去！”

两人又再进店，刘强一眼就看到老板手里玩的手机正是自己的。老板笑着说：“你手机也没个锁屏密码，一划就开了。”刘强苦笑着：

“没设密码……”

老板将手机递给刘强，刘强迟疑了一下，没有马上接，他扭头问王军：“兄弟，钱带得多吗？”

王军赶忙掏钱包：“有，有。”说着，他抽出几张老人头。刘强接过来，回头问老板：“老板，刚才那顿饭多少钱？”

老板“呵呵”一笑：“兄弟也是爽快人，这样吧，给你打个八折！”说完，他报出一个数字。

接过找零，刘强难为情地说：“不好意思老板，好端端地让你吃了苍蝇！”

老板哈哈大笑起来，说：“兄弟，我也对不住你，说句实话吧，你那套早过时了，开店以来你是第三十五个了。苍蝇我也没吃，藏手心里了！”

“有件事我想不明白，”刘强说，“你当时为什么不调出摄像记录揭穿我呢？”

“这个嘛，”老板指了指墙上的标牌，笑着说，“因为我们店刚被评上‘卫生信得过单位’，要是发现店里有苍蝇，可得摘牌啊，牌子一摘，损失就大了。”

原来是这样……

（题图：潘胜奎）



这件文物 忒特别

□ 张国心



赌博败家

毛黑祖上是名门望族，家里留下不少老物件，可都被他赌博一件一件地输光了。邻居们看他如此败家，都告诫他，这样下去老祖宗迟早要惩罚他的，可他根本不听。

这天，毛黑又输得分文皆无，便又翻箱倒柜地找东西变卖，好不容易在天棚上找到个破木头匣子。拂去上面厚厚的尘灰，掀开盖子，里面只放着一叠已经发黄的草纸。他拿在手里一看，是一帧长长的折子，折子的前半部分什么也没写，从中间开始便一行行写满了字：毛张氏，毛刘氏，毛陈氏，毛瓜尔

氏……落款是康熙四十三年；再翻几页，又有一个落款是康熙三十一年。每隔几页就有一个落款，都相差十二年。毛黑不明白这是什么折子，但从时间上看，已经久远了，应该算得上是文物了，兴许能换点钱来，于是他想马上把这个奇怪的折子连同木头匣子一起卖掉。

这东西卖给谁呢？毛黑首先想到的是“一撮毛”。一撮毛姓甚名谁、何方人士，毛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的脸上长了一撮长长的白毛，经常像游魂一样走街串巷收买一些老物件。毛黑抱着木头匣子找到一撮毛，一撮毛见了，不动声色地问道：“又有好东西？”说着，他迫不及



待地把木匣子拿在手里细细端详，又掀开盖子，拿出了折子，一折一折地看了一遍，之后轻轻地放回去，把木匣子交给了毛黑，说：“家谱，没啥价值。”

“家谱？不像啊，要是家谱的话，应该有男人的名字才对，可这上面只写着‘毛张氏、毛刘氏、毛陈氏’什么的，能是家谱？”

一撮毛说：“这你就不明白了，我研究家谱已有几十年了，也是远近闻名的民俗专家。我给你讲，在很早的时候，因为男尊女卑的原因，男女不上同一个家谱，有男家谱，有女家谱。”毛黑又惊又疑：“家谱还分男女？”“对啊，你拿的就是女家谱，因为缺少男家谱，还算不上是一个家族的完整家谱，所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了。”说完，一撮毛狡黠地一笑。

毛黑看出了一撮毛的心计，又吸取了以前的经验教训，和一撮毛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2500元的价钱把女家谱卖掉了。

诡异之灾

一个破本子卖了2500元钱，毛黑沾沾自喜，邻居们斥责他说：“老祖宗你也敢卖，不怕报应？”可毛黑根本不在乎，当天晚上就去

了赌场，不但没遭什么报应，反而赢了个盆满钵满。他兜里装满了钱，高兴地吃喝了一顿，晃晃悠悠地往家走去。夜色深了，阴风吹来，草木“沙沙”作响，毛黑直觉得背后“嗖嗖”冒凉风。走着走着，毛黑突然感觉脑袋被击打了一下，他顿时昏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毛黑醒了，发现自己倒在一片坟地前，他猛一惊，一掏兜，所有的口袋都空空如也。“钱，我的钱哪去了？”他一边叫喊着一边围着坟头找，可除了一堆堆烧纸钱留下的灰烬外，什么也没找到，毛黑只感到一阵头痛，禁不住抱头呻吟起来。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头痛的病根，好时没事一样，痛时针刺刀剌，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看到他这个样子，邻居们都说他真的遭报应了。

莫名其妙地去了坟地，莫名其妙地丢了钱，莫名其妙地脑袋痛，毛黑不禁想，难道真是祖宗发脾气，自己遭报应了？

再说一撮毛。一撮毛吹嘘自己是“民俗专家”，其实都是在瞎忽悠。他说那个折子是“女家谱”，完全是信口胡说，他之所以花钱买了下来，是因为他认定那是个文物，会有人高价收买。2500元买了件“康



· 新传说 ·

熙年间”的真品，赚大了。

一撮毛把那“女家谱”拿回家里，开始着手找买家。他先找了一个资深的老收藏家，不料老收藏家只翻了一下，立时脸色突变，就像见鬼一样，抖抖索索地说：“你、你怎么把这东西带我家里来了，快装起来，赶快拿走！”不容分说，他强行把一撮毛赶出了家门。

一撮毛被弄得灰头土脸，暗骂：真是有眼无珠！他又一连找了几个买主，可不不论谁见了那东西都不客气地把他轰出门外。折腾了一圈，不但没有把古董卖出去，连一个好脸色都没看到。一撮毛拿着木头匣子走在大街上，太阳如火，他大汗

淋漓。就在这时，一辆轿车向他直冲而来，“砰”的一声，一撮毛被撞翻在地……

特别文物

轿车丝毫没减速，一溜烟跑了，一个好心的秃顶老头把一撮毛送进了医院。一检查，小腿骨折了，经过一番处置，打上了石膏，他被送进了病房。一撮毛每走一步都把木匣子带在身边，秃顶老头问他：“里面装着什么，你寸步不离？”一撮毛说：“里面可是宝贝，你救了我，我让你开开眼。”

一撮毛拿出了“女家谱”，在手里掂了一下说：“康熙年间的文物。”秃顶老头看了一眼，厉声说：

“快装起来，你怎么带着这种东西？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当然知道，是女家谱，这可是珍贵文物……”

“扯淡，哪有什么女家谱？我是专门研究本地民俗的学者，我告诉你，过去家家都有家谱，一般都选在龙年或虎年续谱，也就是说每十二年续谱一回，按习





俗续男不续女，但续谱时要把已故的女人名讳写在另外一个本子上……”

一撮毛以为自己蒙对了，说：“有男家谱，也有女家谱，我说的没错啊！”

“不对，那不是家谱，它叫‘已死簿’，‘已死簿’是阴魂居所，不能见天日，也不能看。民间说，看‘已死簿’会阴魂缠身，晦气不散。写‘已死簿’都要挡着阳光，从后往前写，写一页盖一页，绝不再看。有‘已死簿’的人家都将它放在安静处，上香摆供，从不打搅……你老兄倒好，背在身上满世界乱跑。你这样做，晦不晦气暂且不说，最起码也是对祖先大不敬啊！另外，‘已死簿’是文物不假，说珍贵也不错，但它忒特别，不能转让，没人要。它传了三百多年不容易，你要再好好传下去。”

“啊？”一撮毛傻了，2500元买了个什么“已死簿”，不但烂在了手里，还会带来晦气，怪不得刚才走路好端端的就被车撞断了腿。

秃顶老头走后，病房里可就炸了锅，病人们都逼着一撮毛立刻把“已死簿”拿走，可他的腿一点也动弹不得，又没有人敢碰“已死簿”，正当他焦头烂额不知所措的

时候，一个人进了病房，一见到那个木头匣子，“扑通”跪在地上就磕头，一边磕头还一边说：“祖宗啊，我可找到你了，老天在上，我发誓，再也不敢卖祖宗啦！”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毛黑。原来，邻居们看他头痛难忍的样子，实在不忍心，就凑了钱叫他去看病。毛黑拿着钱忍着痛，先去找一撮毛赎“女家谱”，可过了好几天，连一撮毛的影子也没看见。今天他实在挺不住了，就来了医院，没想到竟和“祖宗”不期而遇。

毛黑赎回了“已死簿”，恭恭敬敬地存放在家中安静的地方。不久，他的病治好了，和已经成了瘸脚的一撮毛一同出了院。

又过了不长时间，公安机关破获了两起案件，一起是醉驾肇事逃逸案，抓到了撞伤一撮毛的司机；另一起是盗窃案，抓到了两个盗贼，两个盗贼供出了坟地抢劫毛黑的犯罪事实——那天毛黑赢钱后，酒喝大了，回家时鬼使神差地走进了路边坟地，被尾随其后的两个输红眼的赌友打了闷棍。当然，毛黑因参与赌博，屡教不改，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题图、插图：陆小弟）



· 新传说 ·

一人捡到宝，偷着乐；两人捡到宝，对半分；要是三人捡到大钻石，怎么办？告诉你，要小心！

□ 宋文奇

三人行



遭遇火并

公司派老余、大柴和小申到外地出差。老余年近五十，是质检部长；大柴四十左右，是采购部长；小申三十出头，是生产部长。公司是国企，他们此次的任务是购买新型生产设备。三个人轮流开车，路上费用由大柴具体负责。

路上，经过大柴的家乡，那是一个县城。三个人在大柴老家吃过晚饭，一起到江边广场喝茶。十点过后，大柴要回老家睡，准备先送两人去旅馆。

这时，广场上人已不多，突然，

在几棵大树间的阴影处，“乒乒乓乓”，传来拳脚棍棒声，影影绰绰，那边有人打群架。

小申立马掏出手机要报警，大柴动作更快，他冲那边一声喝叫：“不许动，我们是警察！”那些人闻声落荒而逃，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柴解释说，如果报警，在警察赶到之前，说不定已出了人命，不如直接装警察把他们吓跑。

一旁的老余接着说：“几年前，我一个朋友也遇上今晚这种情况，那些人散后，朋友见地上落了一包东西，捡起来一看，是金条！从此，



我朋友房也换了，车也有了。”

小申随口开玩笑说：“那你现在去找找有没有金条？”他话音未落，老余真的就过去了，他打着手机上的手电，猫着腰在几棵大树之间搜寻了一会儿，嗨，巧了，真被他捡起来个东西，是个黑色绸布小袋子。

刹那间，三个人的眼睛全盯着这小袋子，大柴几步蹿过去，一把夺过袋子，解了开来……就在这一刻，三人全都惊呆了，只见黑绸袋子里，放着一颗龙眼般大小、半透明状的东西，大柴用手捏着那个东西放到眼前细看，颤抖着声音说：“是钻石！”

老余一怔，装作挨过去看，突然“嗖”地抢回了钻石，大柴怒视老余，喝问：“你想独吞？”

两人互相瞪了一眼，竟翻脸争执起来，小申则在一边冷眼旁观……

途经小城

大柴坚持要三人平摊，老余先说自己八成，大柴和小申一人一成。大柴当然不干，两人唇枪舌剑般好一番讨价还价，最

后谈成老余四成，大柴和小申一人三成。

小申也没说不要，只说现在还不知道真假呢，得去鉴定一下。当晚，大柴也不回老家睡了，他开了两个标间，他和老余住一间，小申独住一间。

第二天，大柴和小申簇拥着老余，把钻石拿到县城一家珠宝店鉴定。经鉴定，钻石是真的，但成色并不怎么好，经理估价50万。

老余私下说，肯定不止50万，不妨拿到省城再找专家鉴定鉴定，省城也是顺路，不过先得到目的地，把厂里交办的任务完成了。

三个人驱车往目的地进发，偏





· 新传说 ·

是大柴事多，路上经过一个小城，那里有他的一个女网友，三十多岁，叫阿倩，是个离了婚的富婆。大柴利用出差机会，已与这女人幽会多次。不久前，阿倩说给大柴买了块名表，待再次相会时送给他。这次是机会难得，今天晚上，大柴名表要，美人也要。

老余和小申只好在城里一家旅馆住下，等大柴明天来接。

第二天早上，大柴回到旅馆，得意洋洋地晃着左手腕，说：“瞧，这表是国际名牌，唉，阿倩比黄脸

婆对我好多了！”

小申把表要过去欣赏，他把表放在掌上掂了掂，又放在耳朵边凝神听了一会儿，表情似有异样。大柴问：“怎么啦？是山寨版？”

小申摇摇头，把表还给大柴，说是正宗货……

节外生枝

午饭后三人继续进发，到了目的地，天色已晚。大柴又开了两个标间，他仍与老余一间，小申单独一间。

小申想，大柴是怕老余悄悄把钻石处理了独吞钱款，这才和他住一间，盯着他。再想想，如果自己真能分三成，这钱来得也太容易了吧？都说“福兮祸所伏”，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就在这个时候，公司老总给大柴打来电话，说情况有变，新设备暂停购买。于是三人决定在当地住上一晚，第二天返回。

这是一座美丽的地级城市，晚饭时，三个人喝了点小酒，饭后，大柴提议逛逛。三个人东游西逛，在一条偏僻的街边，有几家按摩店，老余有些迈不动步子，大柴说：“走，一起玩玩？费用我想办法报销。”

小申想到自己温柔的娇妻和可爱的小女儿，无论大柴和老余怎么





说，他就是不去，说：“要去你们去，我在外面等你们。”

两人见无法说动小申，也只得罢了，临去前，老余说这种场所不安全，那颗钻石不能随身带着，他从胸前内袋拿出那个绸布袋子，递给小申。小申只好接了，随意捏了一下，放入电脑包。

一个多小时后，两人回来了。小申把绸布袋子交给老余，老余捏了捏，放回了自己胸前的内袋。

一宿无话，次日，三个人离开了那个城市，直奔省城。

到了省城，找到了一家权威的珠宝鉴定机构。经专家鉴定，三人都傻了眼：钻石是假的。老余和大柴一口咬定，昨天晚上饭后去按摩店之前，钻石给了小申，被他调包了，小申自然矢口否认。

返程的路上，三个人极少说话。途中住了一夜，大柴仍跟老余合住一间。

回到公司的当晚，老余和大柴把小申约到一家茶坊的包间，两人希望小申拿出真钻石，卖了三人平分也行。

小申辩解道：“我说没调包就没调包，钻石应该本来就是假的，柴哥老家县城的那家珠宝店肯定弄错了！”

大柴说：“不可能弄错，那是一家开了三十多年的老店！”

两人磨了小申好久，最后终于退而求其次，要求小申赔他俩一人10万，小申怒气冲冲地呵斥：“杀了我都没有，你们不要太过分！”说罢，他起身走了。

钻石真相

两天后，六七个陌生人坐着一辆面包车，来到公司找小申，在见那群人之前，小申先悄悄打了个电话。

小申把那群人让进办公室，那些人或光头或鸡冠头或长发，其中一个中年人，颈脖上文着一只狰狞的吸血蝙蝠的刺青，他说：“申部长是吧？鄙人姓赫，道儿上人称‘黑蝙蝠’。前几天我们不小心丢了一颗价值三百多万的钻石，好不容易打听到是你捡到了……”

小申平静地说：“钻石在我那儿，大家先喝杯水，一会儿我拿来还给你们。”说罢，他慢腾腾地给几个人一一泡了茶，再坐下来，跟大家东拉西扯。

当“黑蝙蝠”正要发作时，一群警察出现在办公室门口，小申带着为首的警官来到大柴的办公室，



· 新传说 ·

说：“这是采购部柴部长，我刚才为什么要报警？请检查柴部长戴的手表，一切就明白了。”

大柴猛然看见小申和一个警察出现在门口，略显慌张，听小申说要检查他的手表，立即放松下来，心想，就算警方知道是情人送我的手表，又怎么了？

待警官把手表拿在手中，小申才说：“这块表，应该有远程监听和录音功能……”

经检查，这表确实有窃听与录音功能，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阿倩想要跟大柴结婚，而大柴又有老婆，怎么才能把他夺走？有一个办法：掌握情况，趁虚而入，趁大柴夫妇发生矛盾时，她主动投怀送抱，趁热打铁，教唆大柴和老婆离婚。为了掌握情况，阿倩送了大柴一块特殊的手表，随时监听大柴两口子的谈话。

小申当过八年侦察兵，熟悉多种间谍工具。那天早晨，他把表拿在手中，掂了掂，发现有些异样；又听了听，更加怀疑有问题，但他没说破。没想到这块手表，竟助他揭穿了大柴和老余对他实施的一个阴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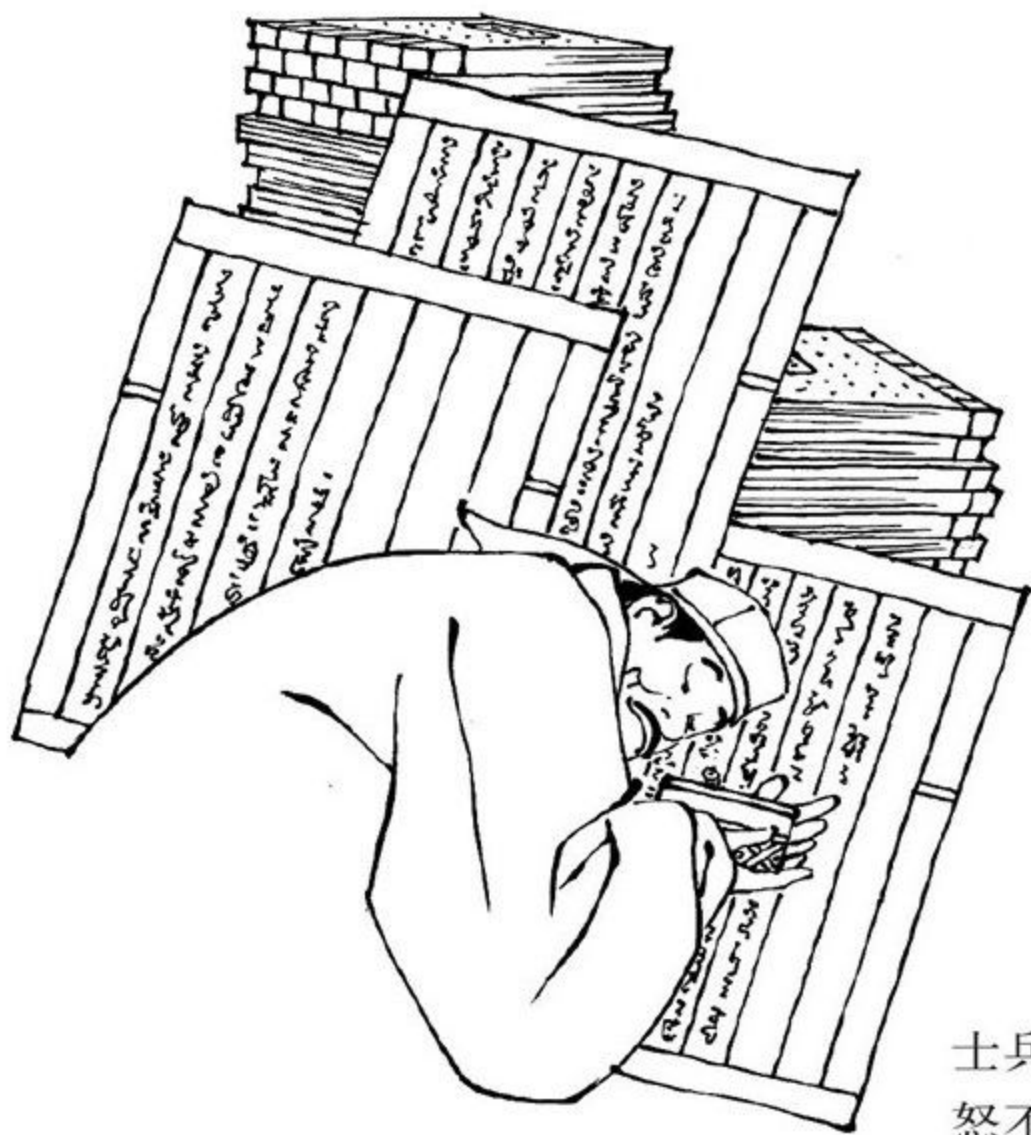
数年前，小申复员应聘进这个

公司，因素质和能力出众，一路扶摇直上，只三年时间就升到大柴和老余二十来年才达到的级别。这个，大柴和老余虽然嫉妒，却还勉强可以接受，而让他俩不能接受的是，生产部长小申，对经大柴的部门采购、老余的部门质检过的“合格”生产物资，常“吹毛求疵”。据传，上面已经把小申列为副总经理的培养对象，这让公司“元老级别”的大柴和老余太没脸面了。

大柴和老余经过密谋一拍即合：设计陷害小申，待道儿上的人找到公司，他俩再一口咬定是小申捡到了钻石，让那些人对小申不断纠缠，败坏他的名声，弄得单位上下皆知，到时候，小申的副总就当不成了。

小申呢，虽然对大柴和老余的为人心知肚明，但出差途中，虽有戒备之心，但也防不胜防。今天，道儿上的那伙人闹到了公司，尽管他知道那手表有录音功能，但是否能帮到自己，他也没有把握，巧的是那手表果然录下了大柴和老余同住一个房间时的密语。还有，大柴老家县城的珠宝店经理，和今天上门的“黑蝙蝠”，都是大柴儿时的玩伴……

（题图、插图：张思卫）



书虫

□ 香 溪

从前有个皇帝，最宠信丞相姚开来，于是，姚开来总领朝政，卖官鬻爵，任人唯亲，一时间，朝廷上下，被姚氏一党整得乌烟瘴气。朝中有正义之士看不过去，组成“反姚党”，联名状告姚开来，可都被皇帝袒护过去。

不久前，边关士兵因为欠饷，发动兵变，虽然被镇压下去，可给反姚党抓住了把柄，就有官员联名上书，说姚开来和兵部尚书狼狈为奸，贪污挪用军饷。皇上也被兵变吓住了，就派“反姚党”的官员陈可贞去边关调查兵变的真相。这陈可贞是个狠角色，他借统帅误事为由，用尚方宝剑杀了统帅，而后在

士兵中广泛调查。那些士兵平时敢怒不敢言，现在见统帅死了，马上把真相说了出来。于是，陈可贞将这些证据收集好，写下弹劾书，让亲信何大壮急送京城。

风声传到姚开来耳朵里，他慌了神，急忙召集姚氏一党的心腹官员到府里开会，商量应急之策。

不一会儿，众心腹先后来到了姚府，只有礼部翁尚书没来，派了个管书库的五品小吏简千语来开会，并附书信一封，大意是说自己卧病在床，姚丞相有什么话，和心腹简千语但说无妨。姚开来心里暗骂：这个老狐狸，真是棵墙头草，见我失势，就让一个五品小官来充数。

等众人坐定，姚开来开门见山地说：“皇上派陈可贞去边关调查，



竟查出事端。明天，何大壮就要到京城，你们说，该怎么办？”

有人说：“何不派杀手，在路上杀了何大壮？”姚开来摇了摇头：“这会让皇上生疑，不行！”又有人说：“等何大壮进京，扣押他的文书。”姚开来说：“皇上说了，要亲自接见何大壮。”还有人说：“让人狸猫换太子，换了他的文书。”姚开来说：“那些文书都封有火漆，火漆上都有陈可贞的印鉴，如果动了，会留下破绽。”

于是，众官员都低头不语，一时间，房间里鸦雀无声。

“姚丞相，也许小的有办法。”一个低低的声音打破了沉寂，众人

发现说话的正是他们瞧不起的五品小吏简千语。

姚开来把他招呼到身边，问道：“你有什么办法？”简千语说：“如果何大壮送的文书上的字没有了，皇上必定追查陈可贞的欺君之罪，困局立解。”

姚开来叹了一口气：“文书，何大壮是从不离身的，如何能将里面的文书换成白纸？”简千语说：“只要何大壮在京城迟一晚见皇上，我就有办法让文书上的字消失。”姚开来问：“如何让文书上的字消失呢？”

简千语从袖中取出一个丝袋打开，里面是一个小木匣，打开木匣，只见有一条瘦瘦的虫子，不过寸余，身上或白或黑。简千语说，这是“书虫”，并在姚开来耳边耳语片刻。姚开来听完，皱着眉头，问：“这可能吗？”

简千语自信地说：“只要丞相按我说的，耽搁何大壮一晚，我便能行事。”姚开来半信半疑地对简千语说：“只要你办成此事，你就是我的心腹。”

话分两头，却说何





大壮身负陈可贞的重托，带着弹劾姚开来的文书，日夜兼程，终于来到了京城。他正准备从北门进城，没想到北门突然关闭，说是有乱党闯入京城，九门提督下令封锁了北门。

何大壮只好绕道东门，没想到东门也关了，说是全城正在搜捕暴徒，要抓到人才开城门，而且，西门和南门也关了。这么一耽搁，等何大壮来到皇宫门前，已是灯火通明。他请禁卫军通报皇上，没想到禁卫军不买他的账，对他说：“此时皇上已经歇息，你明日再来。”何大壮知道，京城到处是姚开来的人，而皇宫门前则是最安全的地方，他便在皇宫门口站了一宿。

第二天早上，皇上召见了何大壮。何大壮将文书交由皇上的贴身太监呈给皇上，没想到皇上看过文书，问何大壮：“这就是陈可贞让你送来的文书？”

何大壮回答说：“陈大人所言句句属实。”皇上又问：“这文书是不是被别人调过包？”

何大壮信誓旦旦地说：“这文书小人一直带在身上，并没有外人接触。”皇上又说：“这些东西，该不会是陈可贞酒后给你的吧？”

何大壮不明白皇帝所言何意，

忙替陈可贞辩白，说：“陈大人滴酒不沾，每天伏案处理公务……”皇上一拍桌子，龙颜大怒，说：“好一个清官，这就是他陈可贞所办的公务！”说完，他将那叠公文扔到何大壮面前。何大壮这才看清，文书上竟然一个字也没有。

皇上的贴身太监是姚开来的人，他怂恿皇上说：“皇上，这陈可贞竟敢藐视皇上，用一堆白纸戏弄皇上，罪应当斩。”

皇上本来就宠信姚开来，听了这话，二话没说，让人将何大壮拖去斩首。接着，他又派贴身太监带着圣旨赶赴边关，进到军营，以“莫须有”之罪，杀了陈可贞。

此事平定，姚开来重新掌控了局面，他请来简千语，说：“你这次立了大功，过几天，我奏禀皇上，让你顶替翁尚书那个老东西。”简千语听了，忙跪谢姚开来。姚开来将他扶起，问道：“你是怎么发现书虫的？”简千语说：“此事说来话长。”

原来，简千语本在礼部任职，翁尚书欺他无人扶持，吩咐他看管皇家书库。有一天，有个下属来报说，书库的书坏了。简千语打开“坏”书一看，顿时目瞪口呆，原来，书



上的文字消失得无影无踪！

为了搞清失字的真相，简千语查了几天，终于发现一个规律：书册失字，总在夜间发生，并且就像人看书一样，是有次序的。简千语便悄悄地埋伏在库房。夜半，他仿佛听见有人在读书，便立刻点燃油灯，只见一条虫子正趴在书籍上，一见到灯光就逃跑了，所到之处，字迹全部消失。简千语见了，忙一把抓住这条虫子。虫子竟然发声求饶：“求大人饶我一命。”

简千语吓了一跳，但他没有放手，问虫子：“到底怎么回事？”

虫子说，他名叫朱喜来，是个读书人，可中了举人后，屡试进士不中，最后含冤死去。他死后，冤气凝聚不散，直冲文曲星。文曲星见了，对朱喜来说：“你是读书太少了，才未能及第。”原来，朱喜来家境贫穷，所以读的书少，见识也少。文曲星说，朱喜来能考上举人，已是不易。若想状元及第，可变作书虫，读万卷书，以求下世能交好运。朱喜来见皇家书库书多，就溜进书库，疯狂读书。

简千语听罢，说：“不行，你要是读完书，满书库的书字全没了，我命可就不保了。”于是，他找到高人，用樟木做盒子，蚕丝做袋子，

将书虫关了起来。上次，简千语指使书虫说，只要将何大壮手里的文书字迹吞食，就让它再到皇家书库去，凑齐万卷书，最后羽化成仙。那天夜里，简千语设法将书虫送至皇宫门口，书虫再偷偷爬进何大壮随身携带的文书……

姚开来听了，觉得十分奇妙。

过了段时间，简千语想看看书虫羽化成仙了没有，可没想到，书虫并未羽化，而是由尾到头，慢慢化作脓水……见书虫只剩下了脑袋，简千语忙问：“这是怎么回事？”书虫叹了口气，说：“文曲星说我读书生吞活剥，不求甚解，虽读万卷，可只会死读书，成不了大器。”过了一会儿，书虫对简千语说：“兄弟也要保重呀，你的下场不会比我好。”简千语说：“我可不是死读书之人，而且，姚丞相要让我升任礼部尚书了。”

书虫说：“你虽饱读经书，却不分忠奸好坏，枉为读书人，只怕你的命运比我还惨。”

简千语望了望变成脓水的书虫，不由得心惊胆战。果然，过了不久，老皇帝驾崩，新皇帝登基，他将姚开来一党尽数诛杀，简千语也没有幸免……

（题图、插图：刘为民）



□ 蒋诗经

好钢用在刀刃上



这一年，正是乾隆八十大寿，有个叫林儒全的三品官员，不知从哪儿搜罗到了一幅唐寅的《凤凰傲翼图》，小心地收藏在卧室，只等皇上大寿这天，呈上这份厚礼。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皇上大寿之前，一个盗贼夜入卧室，将林儒全杀害，并偷走了这幅宝图。

乾隆龙颜大怒，命令刑部不惜动用一切力量，捉拿案犯，追回宝图。这件事，和珅也上了心，他太清楚了，乾隆之所以如此大动干戈，不仅是痛恨盗贼的无法无天，更是心痛那幅被盗的唐寅真迹。

和珅回到府中，叫来了一个名叫何凡的心腹，嘱咐他立马去追查此案，务必赶在刑部之前找到案犯。这个何凡，其实早年就是非常有名的飞贼，后来被和珅放出大牢，专门帮和珅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差事。所以，这件事让何凡去查，很可能比刑部调查更有效率。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何凡回来了，同时他还悄悄地押回了一个贼眉鼠眼的人。这个人名叫杜先，是个小毛贼。有一天夜里，他无意中窜到林府，准备偷东西，不料却听到了林儒全和夫人的对话，说的就是那幅画。杜先心中暗喜，等到林



· 传闻轶事 ·

儒全睡后，悄悄潜入房中，杀死了林儒全，从床后隔层里盗走了宝图。只可惜这幅图实在太烫手，竟一时找不到买家。不承想何凡很快找到了杜先，夺回了宝图，并将他绑回了和珅府中。

和珅非常高兴，连夜披衣起来，和管家刘全一同来到堂前。和珅满脸堆笑地问何凡：“你捉住了这个杜先，有没有惊动刑部？”何凡不屑地说道：“刑部那些官老爷哪有我的这些江湖手段？他们还在四处乱窜呢！我按照大人的吩咐，完全是机密行事。”说罢，他得意地将捉拿杜先的经过说了一遍。

和珅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亲自展开了《凤凰傲翼图》，也不去管跪在一边的杜先。灯光下，和珅看着宝图，突然脸色一沉，缓缓地说道：“何凡，你确信这图是真迹？”何凡肯定地说：“大人，绝对是真的，不信你问这个杜先。”

和珅一声低喝：“大胆，这分明就是个赝品，你竟敢糊弄本大人？”何凡吓得赶紧和杜先一样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和大人，这确实就是杜先偷的那幅图啊，如有谎言，天打雷劈！”和珅沉吟了一声：“谅你也不敢。刘全，去把他扶起来回话。”说完，和珅偷

偷地向刘全使了个眼色。

刘全会意，上前去扶何凡，就在何凡快要起身的时候，却突然一声惊叫，只见一柄匕首已经插在他的肋间，刘全狞笑着抽出匕首，何凡的血喷涌而出，倒地身亡了。

跪在一边的杜先吓傻了，这分明就是杀人灭口，看来自己也小命难保。杜先挣扎着起身想跑，被刘全一脚踹倒在地，举起匕首就要刺下，和珅却喝道：“刘全，不要杀他，这人留着还有用。”

刘全疑惑地看着和珅，仿佛不太明白，和大人之所以杀了何凡，不就是为了能独占宝图，不用献给皇上，那现在留着杜先这个活口还能有什么用呢？和珅并没向刘全解释，只是吩咐道：“把这个人押入后院的地牢，好好地养着，要是出了个三长两短，我拿你是问。”

刘全连忙答应，和珅的后花园里有一个隐秘的地牢，刘全虽然不明白和珅的用意，但和大人的命令必须执行。

不久后，刑部通过无数线索终于查出，杀害林儒全的是一个叫杜先的毛贼，但是这个毛贼和那幅宝图都已经失踪了。乾隆虽然非常恼怒，却也无可奈何，只是那幅宝图没有追到，实在是一大憾事。转眼



到了乾隆八十大寿，乾隆一高兴，把这件事暂时忘在了一边。

过了几年，江南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贪赃案，有个叫王亶望的朝廷命官，竟然大肆侵吞了朝廷发放的赈灾款，数目之大令人发指。而这个王亶望，正是和珅的得意门生。谁都知道如果没有和珅在背后指使，他绝对不敢有这么大的胆子，也就是说，这次赈灾案，和珅肯定难逃其咎，这一点，乾隆不可能不知道。

当然，和珅也意识到了危险。这天，和珅皱着眉头回到住所，叫来了刘全：“去地牢里把杜先带出来，录好口供，明天交给刑部。”第二天，刑部就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和大人这些年来，一直都没有忘了当年林儒全一案，呕心沥血，终于将当年的罪魁祸首缉拿归案，并追回了《凤凰傲翼图》。

和珅将宝图呈给了乾隆，乾隆打开一看，果然是出自唐寅的手笔，爱不释手，龙颜大悦。和珅赶忙趁机上前拍乾隆的马屁，乾隆看了和珅一眼，点了点头，突然就笑了，挥手让和珅退下。

和珅出了宫，摸了摸头上的冷汗，从皇上今天的神态来看，侵吞赈灾款一案是不会再追究了。过

了不久，王亶望被斩，果然没有牵扯出和珅。

和珅松了一口气，当年，他并不是想私吞那幅宝图，那时的他已经位极人臣，不需要再向皇上邀功，而这个功劳，他要留在关键时刻再用。如果不是留了这个心眼，现在才把这幅宝图交出来，能不能逃过今天这一劫还真说不定，因为皇上并不是昏君，凡事都异常清楚。





· 传闻轶事 ·

刘全明白了和大人当年的苦心，佩服得五体投地，和珅也颇为得意地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接下来的几年里，和珅依然是如鱼得水，深得乾隆的信任。

嘉庆四年正月，八十九岁的乾隆病入膏肓了。乾隆卧在病床上，令人叫来了和珅。和珅跪伏在地，向乾隆请安，乾隆摆了摆手，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虚弱地问道：“和爱卿，当年赈灾款一案，你知道朕为什么不追究你的责任吗？”和珅心中一惊，意识到了不妙，但嘴上仍然说道：“皇上厚爱微臣，微臣虽死难报。”乾隆摇了摇头：“当年有了王亶望替罪，不管杀不杀你，人人都会说我是明君，所以是你提醒了我，留着你，因为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说罢，乾隆轻轻挥了挥手，和珅还没有反应过来，已被几个大内侍卫反剪着拿下，随后就软禁了起来。

几天后，乾隆驾崩。按照乾隆生前的吩咐，等他死后，嘉庆即可诏告天下，已将大贪官和珅押入大牢，等候法办。

和珅被送入了死囚大牢，在他牢房的旁边，关着一个胖得出奇的大胖子。大胖子看到和珅，笑

着问道：“和大人，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你还认得我吗？”和珅看了看大胖子，摇了摇头，他现在哪里还有心情和大胖子聊天，他脑子里一直在琢磨着，怎么才能抵赖嘉庆帝指责他的那些罪名，好保住一条老命。

大胖子长叹一声：“和大人真是贵人多忘事，自从你把我关入地牢，再到皇上令人将我关到这里，已经好吃好喝地供养了我九年，把我养成了这副模样。皇上曾经派人告诉过我，只要我能活到指证你的那一天，就会给我留个全尸，不用受凌迟之罪。我等了九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和珅这才认出，这个大胖子竟就是当年的毛贼杜先，杜先竟然还活着！乾隆一直留着这个证人，看样子是早就看穿了和珅当年的伎俩，只是他没有声张，留着杜先这个活口到现在，就是为了能坐实和珅当年杀人灭口的欺君罪名。

和珅终于泄了气，精明的乾隆早已计划好了一切，看来自己再也没有活路了。既然必死无疑，又何苦再抵赖？于是和珅和盘托出了这些年犯下的罪行，最终被赐自缢。

（题图、插图：谢颖）



□ 焦松林 编译



三张便利贴

保罗在公司上班，有个女朋友，日子过得很安逸。这一天，保罗开车回城，天下着暴雨，半路上遇见一个老人想搭车，保罗想了想，便捎上了他。一会儿，保罗把车开到加油站加油时，老人表示自己就在这里下车，并说：“谢谢你了，年轻人。我没有什么好表示感谢的，这样吧，我给你三张便利贴吧。”老人说着，把便利贴递给了保罗，然后下了车。

保罗看了一眼，这便利贴和市场上卖的也没有什么区别。记得老人在车里和他聊天时说过，自己就是靠着卖便利贴为生的。这个一天能卖几个呀，根本就糊不了口。保

罗摇摇头，把便利贴放进了前挡风玻璃下的柜子里。

从加油站出来，雨早已停了，保罗驱车去女友爱丽丝的公司。爱丽丝说她要用车，准备去做个头发，保罗便约了几个朋友晚上去夜店喝酒。

一会儿，保罗把钥匙交到了爱丽丝手里，然后就打车离开了。这一晚，他喝得醉醺醺的，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一看手机，发现手机上有十多个未接电话，全是爱丽丝打来的。

保罗忙拨过去：“怎么啦？”

爱丽丝带着哭腔说道：“亲爱的，出事了，真的出事了！”



保罗一惊，顿时清醒了许多：“怎么回事，你说清楚点。”

爱丽丝惊慌地说：“昨天公司事多，我怕忘了去做头发，就用你车里的便利贴写了备忘。没想到忙到后来，还是没去成……”

“这有什么？”保罗无所谓地耸了耸肩，“今天做也不迟。”

“不是这样的，”爱丽丝急了，“我在便利贴上写‘把头发染成金色’。结果今天早上照镜子，发现我一头棕发真的变成了金色！”

保罗听了大惊，他匆匆地赶去了爱丽丝那里。果然，他看到爱丽丝已变成了一位金发美女。

“真的很奇怪，我在便利贴上写字的时候，用的是蓝色笔，你看，现在那笔迹成了红的了。”爱丽丝怕保罗不信，忙将那张写了字的便利贴交到保罗的手里。

也许红色就表示愿望成真，难道自己撞大运，遇到了神仙，能满足三个愿望不成？保罗想着，自嘲地摇了摇头，他才没有这么迷信呢，那些都是骗小孩子的。

保罗吻了一下爱丽丝，安慰道：“也许是上帝开了个玩笑，反正也没有什么大碍，放心吧。”

爱丽丝照常去上班，而保罗，

则将车里剩下的两张便利贴拿了出来。也许自己也该许下个愿望，看看究竟会不会梦想成真。对，写个简单点的，来验证一下这便利贴究竟有没有魔力吧。

保罗忽然想到了自己的姐夫肯特，肯特是个大块头，而且力大无穷。保罗和肯特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占过肯特半点便宜，甚至有一次，保罗还被肯特丢进了自己家的游泳池里。

保罗想了想，在便利贴上写下了这样的一行字：“让肯特变得嗜吃。”他用的是蓝色墨水的笔，字写在便利贴上，不一会儿，真的变成了红色，保罗想：难道这就代表完成了？

过了些日子，保罗和爱丽丝结婚了，姐姐和姐夫理所当然地出席了婚礼，在随后举行的家宴上，保罗悄悄地注意着肯特，发现他的胃口特别好，他接连吃了三大块牛排，还喝了两大杯红酒。

这就算是个恶作剧吧，保罗没有多想。半个月后的一天，保罗和爱丽丝正度着蜜月，姐姐突然打来电话，声音听上去十分悲伤：“亲爱的，我本来不想打扰你，可我真的没办法了。”保罗心里一惊，赶紧问道：“怎么了？”



“肯特他发福得不成样子了，别说去上班了，就连自己家的门都走不出去。”姐姐说到这里，哭泣了起来，“他坐都坐不起来，只能躺在床上。我找了很多医生，都说他胖得心脏都承受不了压力，他就快死了。”保罗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立刻赶回去看肯特。

乍见到肯特，保罗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姐姐所说的没有半句虚言，肯特的身材至少比原来大了三圈，头也变得硕大无比，下巴居然有三道。

肯特躺在床上，很虚弱地看着保罗，惨笑道：“对不起保罗，以前我们在一起，总是喜欢打打闹闹的，每次都是你吃亏。现在你要是想揍我一顿，你尽管动手吧，估计我也不会太痛的。”

保罗听到这话，潸然泪下。他当然也能看出肯特在这个世上的日子不多了。保罗每天都帮着姐姐，替肯特擦洗身子，给他换上干净的衬衣。肯特越是感激他，保罗就越是内疚，当然，有些话他是没有办法说出来的。

肯特在三周后死去了，挪动他的遗体居然用了八个人，而且，靠门的那边墙，还被敲开了一个大洞，才得以将他抬出屋子。

料理完肯特的后事，保罗这才回家去和爱丽丝过二人世界。爱丽丝见他回来，没好气地说道：“我还以为你都忘了我是你妻子了。”

保罗微笑着向爱丽丝说：“亲爱的，我们接着去旅游吧，去那些你向往的地方。”

“见你的鬼去吧，我都没那个心情了！”爱丽丝冷冷地说道，“你都多少天没有回过家了？一周，两周，还是三周？难道你不应该给我打个电话，说说你究竟在忙些什么吗？难道你不应该问问我一个人在家会不会孤单、会不会害怕？我受够了……”爱丽丝说着，提着包就离开了。

保罗没有去追，他知道，等爱丽丝的气消了，他们会和好如初的。那么到时候自己该做点什么补救呢？给爱丽丝做点好吃的，还是给她去买一件精致时尚的衣服？保罗想着，踱着步子走到了房间里，这时，他的目光凝结了——只见桌上放着一张便利贴，上面写着一行字：“让保罗见鬼去吧！”那张便利贴，正是三张中未用的那一张，而且，那上面的字，分明正缓缓地变成了红色……

（题图：佐夫）



买卖不破 租赁吗

□ 禾乃丽鹿



王丽丽想开办一个舞蹈培训班，她物色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一处合适的房源，和房主高军商定后，准备签订合同。

王丽丽正要往合同上签字，高军适时提醒道：“我可给你提个醒，这房子已经被我抵押出去了，而且也进行了抵押登记。”

王丽丽一愣，担心万一将来房子被卖了，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租房呢？但很快她就释然了，俗话说“买卖不破租赁”，即使将来这房子被卖了，自己还是可以继续租用的。想到这，王丽丽心里顿时踏实了，可脸上却装出为难的样子，跟高军砍起价来。

高军态度坚决：“房子如果有什么变动，我会提前通知你，总之租金是不能低了，想租就租，不租就算了。”

王丽丽砍价不成，只好以原价签订了租房合同，合同一年一签，租金一年一算。

半年后，王丽丽的舞蹈培训班经营得不错，已经渐渐进入正轨。但好景不长，这一天，高军找到了王丽丽，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妹子啊，我已经打算将这房子卖掉了，来告诉你一声，也好让你提前有个准备。”

王丽丽愕然：“什么？卖掉？好好的为什么要卖掉啊？”



“唉！还不是因为抵押权到期了，我没钱还债，现在债主要求卖房子了。”

王丽丽一扫开始的惊慌，因为她又想到了“买卖不破租赁”这句话，心想：将来不管是谁买了这房，只要自己的租赁合同没有到期，就能继续租用这房子。于是，她放心地说：“你该卖就卖吧。”

半月之后，高军将房子卖给了孟祥红，办完一切手续后，孟祥红上门收房。他进门同王丽丽说明了来意，出示了买卖合同，并且表明态度，不再出租，让王丽丽尽快搬走。

王丽丽却底气十足地说：“虽然房子卖给你了，但在卖给你之前，我和高军签了租房合同，老话说得好，‘买卖不破租赁’，我这租房合同还没到期呢，所以我仍有继续租用这个房子的权利。”

孟祥红不听她这一套，说：“我不管你合同到期没，现在房子是我的，我说了算，我说不租就不租了，你赶紧搬走，不然可别怪我去法院告你。”

王丽丽坚持不搬，孟祥红就三天两头来找她闹事，严重影响了舞蹈培训班的生意。王丽丽忍无可忍，便去法院起诉了孟祥红，要求孟祥

红停止侵害，自己继续享有房子的租用权。

这场官司，王丽丽输了，她拿着败诉判决书很是不解，不是“买卖不破租赁”吗？自己怎么还会败诉呢？

律师点评：

故事《买卖不破租赁吗》涉及了一个法律问题，即租赁合同中性质不同的出租财产会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

根据法律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但是，如抵押人将已设定抵押的财产出租的，抵押权实现后，租赁合同对买受人不具备约束力。

故事中王丽丽在租房时，房主高军明确告知出租房已有抵押登记的客观事实。那么，当租赁房房主由原来的高军变更为孟祥红以后，如果孟祥红不愿与王丽丽继续租赁关系，从法律角度分析，也是合理合法的。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租房前一定要了解要租的房子是否已经设定了其他权利，然后再考虑租或不租。

（题图：丁德武）

法律知识故事投稿邮箱：fabianji@126.com。



· 3分钟典藏故事 ·

想成为藏獒的兔子

在高原深处住着一只兔子，它曾被藏獒救过一命，因此对藏獒心生崇拜。兔子时时刻刻跟在藏獒后边，模仿着藏獒的神态、动作，渴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变成一只藏獒。

可能是兔子的诚心打动了上帝，上帝在某个早上实现了它的愿望。

这天，兔子在一处洞穴中醒来，惊异地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只小藏獒。兔子大喜，正当它欣赏着自己的尖牙利爪时，忽然，背后感到一丝丝的凉意。兔子回头

一看，天呀，一只和它体形差不多的小藏獒正满脸杀气地盯着它。

这是怎么回事？

还没容兔子多想，那只小藏獒冲过来把它扑倒在地，猛地一口咬向它的气管。兔子顿时慌了，拼命挣脱，逃了出去。

在洞的出口处，一只巨大的成年藏獒挡住了兔子的出路——这是小藏獒的母亲。

兔子拼命地逃到大藏獒的身边，想寻求母亲的保护，但是大藏獒却毫不留情地奋力将它撞回了洞穴。

兔子在被撞回洞穴的那一刻，分明看到洞口四处，散落着别的小藏獒的尸体——起码有四五只小藏獒的碎尸。

为了保持种族的活力，野生的幼年藏獒会在母亲的默许下手足相残，优胜劣汰。

兔子惊呆了，它感到深深的后悔，后悔自己不该这么任性。

这时，那只小藏獒目露凶光，缓缓地走到了兔子的面前，兔子再次被扑倒，任由那只小藏獒在自己身体上撕咬……

兔子身体猛地一抽搐，睁开眼睛，看看四周，原来这只是一个梦而已。

不要过度羡慕别人的生活，因为他们辉煌的背后往往是常人无法承受的辛酸。

(作者：陈琛)





分配食品的人

——战时，美军士兵塔沃里在一场——与日军的遭遇战中不幸被俘，后被关押进沈阳盟军战俘营。

战俘们每天要做15个小时的苦役，但饭食的质量却很差，分量也难以保证。每次到了饭点时，两个战俘用木桶把饭食从厨房搬到营房，然后再分发给每一个人。

饥寒交迫的战俘们，都本能地希望自己多分得一点食品。所以每次发放食品时，战俘都会与分配食品的人发生矛盾，斗殴现象也时常发生，往往导致分配食品的人很难干下去，以至于到了后来，谁都不愿意去做那个“分配食品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塔沃里被大家推选做了那个“分配食品的人”。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塔沃里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每次发放食品时，他会首先在自己的饭盒里盛上一份食物放在木桶旁边，然后照此分给其他人。

他对大家说：“如果有谁质疑自己得到的食品数量不够，他可以选择把我留给自己的这份换走，再把他认为数量不够的那份留下来。”话虽这么说了，但塔沃里的饭盒却从来没有被人换走过。

靠着这个简单实用的办法，塔沃里竟将“分配食品的人”这个差事一

直干到了战争结束。

为此塔沃里很自豪地说：“给整日饥肠辘辘的人分发食物这件事，不仅让我赢得了战俘们的信任和尊重，更让我懂得了中国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怎样的一种境界。”

说起来，塔沃里的做法好像很简单，可这个世界上又有几个掌握分配权的人能够做得到？

（作者：张达明；推荐者：裴金超）

这年夏天，泰山脚下，某大学公关系学生正进行一场比赛。一组10人，看谁能把更多箱的空瓶子运至南天门。

比赛规则很特别：学生们可以借助外力，即发动游人帮助运输，借以判断他们的公关水平。

有一组男生二话不说就负箱而上，留下同组的女生对游客展开外交攻势。还别说，一番甜言蜜语，还真让几个年轻的登山者成了活雷锋。

另一组参赛选手却不慌不忙，他们把一箱箱空瓶子清洗后，全灌上了白开水，他们在“十八盘”下的路口，把装上水的瓶子发放给准备登山的游人，告诉大家水是免费的，只是请大

别让人拿空瓶走



· 3分钟典藏故事 ·

家别忘了到达南天门后，把手里的空瓶子送到指定的“回收站”。

结果，后一组的运输量竟是前一组的30倍，而且他们赢得异常“轻松”。

让别人得利，自己才能获益。在人与人的交流中，一味只替自己打算而不替别人着想的，往往结果是损人不利己。别让人拿空瓶走，是要我们时刻牢记互利互惠的原则。因为，只有双赢才是真正的赢。

(作者：胡赛尔；推荐者：裴金超)

母亲做的饭

东汉明帝时，会稽吴县人陆续因太守尹兴牵连进楚王刘英谋反案，也被逮捕关进了洛阳监狱。

许多人在酷刑的折磨下无辜死去，陆续虽是一介书生，骨头却很硬，即使被打得皮开肉绽，也没有一句求饶的话。

有一天，狱卒送来一份饭，严刑拷打下始终慷慨陈词、面无惧色的陆续见了，却突然跪下来泣不成声，不能自己。

主审法官听说此事，非常奇怪，就召陆续来问话。

陆续说：“是我母亲跋涉千里来看我，却不能相见，所以心中感到悲

伤。”

主审法官大怒，这一定是狱卒为犯人通风报信，串通作案。主审法官立刻下令把值班的狱卒带来当庭对质。

陆续说：“我是因为见了这份饭，认识是出自母亲之手，所以才知道她来了，并非有人通风报信。”

主审法官说：“你怎么知道这饭是你母亲做的呢？”

陆续说：“我母亲做饭，切的肉都是方的，切的葱全都一寸长，所以我知道。”

主审法官派人到客栈调查，果然是陆续的母亲在听到儿子被捕的消息后，心急如焚，不远千里，前来看望儿子。

主审法官深为他们母子的心意相通而感动，就将此事上报给了明帝，明帝于是下诏赦免了陆续，太守尹兴也被释放。

因为记得母亲做的饭，陆续意外地死里逃生。幸运的背后，孝心或许才是一个人最好的护身符。

(作者：清风慕竹；推荐者：周继红)

(本栏插图：陆小弟)



学写作文，
从读故事开始



阿P遭劫

□ 刘振涛

老太太是个“托儿”

阿P是个公交车司机，开车一直顺风顺水的。这天晚上十点，阿P开着最后一趟车到达终点站，车上的人都下车了，只要开回公交公司交车，他就可以下班了。

这时，一个老太太一溜小跑到了跟前，拍着车门，嚷嚷着要上车，阿P再三解释，说自己下班了，老太太还是一个劲地拍着公交车：“小伙子，我有急事啊……”

看老太太年岁大了，阿P不由得想起自己的老娘，他动了恻隐之心，就打开了门，可就在这时，惊人的一幕发生了，老太太堵着门口不上车，冲车外招手：“快来呀！”紧接着，路灯阴影后面“呼啦”冒

出二十多人，全都是手持棍棒砍刀的地痞，一窝蜂地拥过来。阿P一见不妙，想关车门却又怕夹到老太太，正迟疑着，一个光头大汉就带着众人上了车。

阿P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这是想打架还是要血拼啊？

光头从兜里掏出10块钱递给老太太，阿P这才明白了，老太太是这伙人花钱雇来的“托儿”。阿P心里正在发毛，光头开口了，他对阿P说：“兄弟，我们不难为你，送我们去南区废弃的停车场就放你走，不然别怪我手中的刀不长眼！”

阿P一听，这方向根本不是自己开的线路，如果私自开车去别处，自己会被公司开除的，他壮着胆说：“大哥，送你们，我工作就



丢了，再说公交车大，转弯不方便，跑得也慢……打车多方便啊……”

光头说：“打车？这么多人得打五六辆呢，一个车得几十块，几个车就得几百块，你出钱啊？别废话，开车，再废话我先给你放血！”说着，他把手中的刀架在阿P脖子上，阿P怕了，连忙点火开上大街。

路上，阿P试探深浅：“大哥，您带领兄弟们，这是要干啥去啊？”光头得意洋洋：“你看不出个眉眼高低啊？去办几个人，你信不？”阿P一惊：“办、办人呐，那可是犯法的啊！”光头撇嘴：“我们的世界你懂个屁！武力就是法！”

阿P心想，这要真送过去了，闹不好出了人命，怎么办？他想直接开到公安局大院，可光头的眼睛不时地看着前方，根本没机会；他还想过趁人不备打开车窗跳下去，但也行不通；打电话报警更不可能了，掏电话的机会都没有。

老子对你不客气

晚上车辆很少，途经一个饭店门口时，正巧一辆宝马开出来，阿P灵光一闪，拿捏着尺度，打方向盘，贴着宝马开了过去，随即响起了一阵轻微的摩擦声，阿P虽然担

心赔钱，但还是期待着被宝马车拦下。

果然，宝马追上来横在公交车前面，阿P便停了车。两个青年气势汹汹地下了车，破口大骂，让阿P下车。光头摸了摸脑门上的刀疤：“你奶奶的咋呼个熊啊？弟兄们下车！”

那两人看到一群人从车上下来，手里都拿着家伙，顿时吓坏了，一溜烟上车，把车从公交车前面挪开了。

车里的光头看着阿P，得意地说：“看见没？啥富二代官二代，在我这都不好使，两个怂包！弟兄们，上车，办正事要紧！”

阿P泄气了，这招都不好使，还有啥办法啊？现在麻烦大了，要是真把他们送到那地方，两伙人打架把公交车砸了可咋办？别说开除了，就是赔钱都赔不起啊……

阿P挖空心思琢磨着，他想了想，对光头说：“大哥，我知道您懂法，可你们不买票强行上车，等于坐霸王车，这事儿传出去，有损大哥名声不是？”

光头一愣，一拍脑门：“可不是，这事给忘了！兄弟们，投币。”说着，光头先掏了一块钱准备放到投币箱里，阿P拦住了他：“哎——大哥，



刚才你们一窝蜂冲上来，我不好说什么，既然大哥这么懂事理，就应该按顺序排队上车才是啊，就算我违规出车，但你们文明乘车，谁敢说你们个不字？”

光头哈哈大笑：“兄弟，提醒得好哇，都下车，排队上车，都给老子投币，听见没？”

阿P喜出望外，停下车打开车门，二十多个混混跟着光头下了车，真的排起队来。

阿P见机会难得，立刻关闭车门挂上挡，一脚油门开了出去，他从倒车镜里看到那伙人在路灯下挥舞砍刀追着车跑，阿P禁不住哈哈大笑：“你个二货，让你下你就下，还是我阿P智高一筹！”这么想着，他立刻掏出手机报警。

可是，还没拨出第一个号码，一把砍刀架到了阿P的脖子上：“小子玩阴的啊？还是我老大运筹帷幄，把我留在车上，不然让你给耍了，停车！”

阿P心想坏事了，一定是这小子躲在后面，撅着屁股猫起来了，不然自己怎么没发现车上留个人呢？没办法，阿P只得停下了车。

光头带人气喘吁吁地上了车，二话不说，扇了阿P一个耳刮子，喝道：“你再玩花样，老子对你不

客气！”他一边嚷着，一边要手下排队投币。

阿P蔫了，只得老老实实地开起了车……

神秘的女乘客

车子很快开到郊区，这时，路边一个女子在招手，阿P犯起嘀咕：这地方很偏僻，也不是停靠点，有点常识的人都不会在这里等车，难道她是警察？

阿P马上想起那辆被刚蹭的宝马车，难道是那两人报警了？可





为啥派个女警察来啊？还是自己想多了，人家根本不是警察？为获得一线生机，阿P没等光头他们反应过来，迅速靠边打开车门。

女人很漂亮，上了车就对阿P抛了个媚眼：“师傅，我忘带零钱了，下次补给你行吗？”

阿P立马断定，这是个女警察，这个眼色已经能够充分证明了，一定是警方做了部署，先派个女的上来摸清底细，比如有多少人，有什么武器，然后通知下面的警察展开抓捕行动。对，一定是这样！

阿P顿时精神抖擞，也对她使了个眼色：明白！

阿P想给女警察留足够的观察时间，便和她磨蹭起来：“那不行，大伙儿都投币的，你咋能例外呢？没买票可就不能乘车了。”

女人往车厢里扫了两眼，见好几个人手里都拎着棍棒刀枪，她顿时紧张了：“好、好吧，这、这年头没、没带钱真不行……”

阿P心想，这女警察演技真好，她肯定已经摸清人数和武器了。女人转身要下车，被光头闪身挡住：“下啥车？不就一块钱吗？外边黑灯瞎火的，叫人家姑娘上哪儿找车去？”说着，他从怀里掏出厚厚一

沓百元大钞，与此同时，一枚硬币掉了出来，光头捡起来扔到投币箱里：“瞅着没？哥不差钱，妹子你上去坐！”他顺势伸手摸了一把女人的屁股。

那女人嘻嘻哈哈的，坐到光头身旁，居然热乎地和他聊了起来。

阿P暗暗赞叹，警方就是警方，行动迅速、布控有方，卧底能这么快让光头放松警惕，真是让人放心啊！阿P从后视镜里看到光头靠在那女人身边，还时不时地动手“揩油”，不禁暗骂道：嘚瑟吧，一会儿给你戴铐子！

车子开了两站路，女人起身走上前，用发嗲的声音说：“麻烦司机大哥了，我到了，停一下好吗？”阿P明白，女警察摸清了这群人的底细，该下去通知下面的警察实施抓捕了！车停下，女人回头飞了个媚眼给阿P，阿P会意地点了下头。

女人刚下车，忽然，光头大喊一声：“上当了，那个娘们是小偷，把我身上的钱全掏了！弟兄们，那可是人家给咱的劳务费啊，快给我追那个女飞贼，臭娘们！”

阿P本想掉头，没承想光头等不及了，自己按下车门开关，慌慌张张地带着众人下了车，追那个女人去了。



没开除就算知足了

那女人是小偷？不会，她绝对是警察，阿P啧啧称赞：这样一来，警方不但保证了他的安全，还避免到那地方后发生流血事件。把流氓团伙半路引开，便能牵着他们的鼻子进入包围圈一举抓获。太周密了，高手啊！

阿P在车厢里从头至尾检查了一遍，确定车上的人都走光了，他赶紧关上车门，一脚油门把车开到派出所。阿P冲进去，对着两个警察直嚷嚷，警察听着有些迷糊，什么劫车呀，女警察呀？大致弄明白事情的原委后，两名警察立马拨出了几个电话，迅速出发了。

第二天，阿P被领导叫到办公室，挨骂自不必说，还被扣上公车私用、拒不交车两顶帽子，这已经严重违反规定了。眼瞅着要被开除了，就在这时，电话响了，领导抓起听了一阵，看了看阿P，脸色开始缓和了：“当然，我公司员工的素质和觉悟那是没得说……那是那是，一定得奖励，必须表彰，好的，好的……”

放下电话，领导拉长了脸：“下次再犯，小心开除你，车钥匙拿去，注意安全啊！”

阿P已经听见电话内容了，

那是公安局打来跟公司领导说明情况，提议表彰阿P的，但公司没开除他已经算是天大的福利了，哪敢要啥表彰啊，阿P知足了！

后来，阿P听说，那个女人不是女警察，而是个惯偷；光头他们也没能赶到南区的停车场，半道上已经被警察给拦截了。

过了几天，又是晚班交车时，一个老人站在车站上等车，看见阿P的车过来急忙招手，说是胃炎犯了，要去医院。阿P鼻子发酸，谁家没有老人呢？再说，医院也就是两站远，一脚油门的事，送他去医院再回公司交车能咋的？大不了自己掏油钱！

阿P按了下喇叭：“大爷上车，我送你去医院……”

（题图、插图：顾子易）

您手中有没有得意之作？本刊辟有二十多个原创性栏目，如新传说、我的故事和中篇故事等；您读到或听到什么有趣事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吗？3分钟典藏故事、外国文学故事鉴赏和段子等都是本刊推荐性栏目。热忱欢迎来稿，可从邮局寄发，也可从网上传递。邮寄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如为电子邮件，本期责任编辑信箱：dingxianyao@126.com。



· 传闻轶事 ·

暗 镖

□ 贺清华

潘亮是一个镖师，此次他送的镖，是朝廷将军程廉卫临终所托。程廉卫感念少林寺教授自己武艺，特意定制了一尊释迦牟尼玉佛像，赠送给少林寺以图报恩。

玉佛就在背上的包袱里，这一路上，潘亮都感到自己的身后隐隐约约有不少江湖人士跟着，看来这趟镖真是凶多吉少。

这天，潘亮骑马来到一处偏僻小道，突然，前方出现了四个人，正是江湖上臭名远扬的“黄河四狼”：九爪狼李闵、快刀狼孙真、红眼狼徐路和独眼狼高大超。黄河四狼神秘地出现在眼前，潘亮知道一场恶战即将来临。他在马上一抱拳，说：“借光，请四位让个道。”九爪狼李闵说道：“只要你把玉佛留下，我兄弟四人立马让道，绝不



为难你。”潘亮正色道：“玉佛是客人所托重镖，人在镖在！”

李闵阴笑着说：“程大将军送出的玉佛，必是价值连城。你不把玉佛留下，那就把小命留下！”说话间，黄河四狼举着刀剑跃到了马前，潘亮在马上拔剑相迎。一阵激烈的兵器碰撞声之后，潘亮被逼下了马，背上的包袱也被李闵一剑挑断，滚落于地。

李闵冲过去撕开包袱，露出了



里面的玉佛。这一看，黄河四狼惊呆了：玉佛高不过二尺，浑身近似透明，里面不可能藏物，玉质普通，一看就不值钱。李闵发出了一声怪笑：“我就说送什么狗屁玉佛，这下清楚了，你押的镖其实是《武经》吧！交出来！”

“我看你们办不到——”突然一声喝叫，一个人影如大鸟般掠到。潘亮定睛一看，来者是个中年人，他出手敏捷，不过几招，就将黄河四狼一一击退。

潘亮冲中年人一抱拳：“多谢大侠解围，敢问大侠尊姓大名，日后还好相报。”中年人淡淡地回道：“雷一浩。”潘亮问道：“可是江湖上人称金翅大鹏的雷一浩？”

雷一浩点点头，走到一边，捡起地上的玉佛仔细察看一番，说：“差点就让这四个歹人抢去了，还你吧！”潘亮接过玉佛，仍旧用那块布把玉佛包了，捆到背上。

雷一浩说：“天已落黑，你不妨到前面客栈休息一晚，明早再走，也省得那些护送你的朋友摸黑赶路。”潘亮一听此言，赶紧往后看去，果然，有些人影躲在树后、藏在草里，他知道那正是一路上尾随自己的江湖人士。

潘亮随雷一浩来到客栈，要了

两间上房。吃过晚饭，潘亮在屋里想，这个雷一浩的用意何在？到底是真的保护我，还是另有所图？一会儿，雷一浩晃了进来，说：“也不知九爪狼说的《武经》是否真有其事？”潘亮没吭声，雷一浩继续说道：“江湖上传说当年老子所写的《道德经》并不是五千言，而是八千言，后三千言乃是至高武功秘籍《武经》，谁能得到，谁就能称霸武林。”潘亮说：“我也听人这么讲过。”雷一浩信誓旦旦地说：“我若得到《武经》，定能一统江湖，结束各派纷争，还江湖一个宁静，不知潘兄可否帮我？”

潘亮惊愕道：“怎么，你也相信《武经》在我手里？可我真没有啊！”雷一浩摇了摇头，没再说话，回房睡觉去了。

子夜时分，潘亮似乎听到了打斗声，蓦地惊醒，发现包袱不见了。他赶紧抓起剑，从窗口跃上了屋顶。屋顶上，雷一浩正和一个瘦猴样的人打得热闹，包袱孤零零地放在屋脊上。潘亮大喝道：“何人大胆，竟敢盗我玉佛？”雷一浩一边和对手过招，一边说道：“我面前这位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妙手神偷空空儿，他是来盗玉佛的。”

潘亮冲过来，挥剑直刺空空儿。



· 传闻轶事 ·

空空儿见情势不妙，不敢恋战，身子往后一纵，立马消失在夜色里。潘亮赶紧拿起包袱察看，玉佛还在里面。一抬头，他见夜色里，远远近近的屋顶上似乎立着不少人，他知道肯定又是那些尾随自己的江湖人士。

潘亮背着玉佛包袱回到房间，雷一浩跟进来，说道：“我知道玉佛就是个幌子，送《武经》去少林寺才是你的真正目的。我跟他们一样，也想得到《武经》。”潘亮笑了，说：“原来你屡次帮我，只是怕别人抢走《武经》，可惜我真的没有。”“不，你有。”雷一浩忽地出手，一把扣住了潘亮的右手腕，“就在你的贴身内衣里。”潘亮左手一按自己的胸脯，说：“你想怎样？就算我有，我也毁了它，你照样得不到。放手——”雷一浩“嘿嘿”笑道：“你交出《武经》，我就放手，免得夜长梦多，一拨又一拨的人前来找你麻烦。”

话刚说完，从窗外飞进几个黑影，雷一浩定睛一看，傻眼了，来的居然全是武林一等一的高手，有生铁佛董七、云中雁郭笑言、追风无敌韩越，还有几个女侠。

生铁佛董七把手中的拂尘冲雷一浩轻轻一拂，一股暗劲冲来，雷

一浩不由松开了紧扣潘亮的手。董七说：“雷一浩，难道你一个人想独吞《武经》？我们跟了他一路，到头来这香饽饽可不能让你夺了去。”雷一浩知道自己没有胜算，索性不说话了。屋里人都不说话，眼光如刀般盯住了潘亮。到了这时，潘亮无奈地说道：“好吧，《武经》在我这里。不过，你们若想得到它，除非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潘亮说：“你们负责把我送到少林寺，让我把玉佛交到方丈手里，到了那时，我一定拱手交出《武经》，否则我就毁了它。”

生铁佛董七走到桌前，端起玉佛细细察看，雷一浩说：“不用看了，我已看了好几遍，就是一块劣质的玉，《武经》不在里面。”几个人互怀敌意地嘀咕了几句，终于同意护送潘亮去少林寺。

至此，这一路上有了八九个武林高手的护送，潘亮顺利到了少林寺门口，他从贴身内衣里掏出一本发黄的书，说：“这就是《武经》，我交给谁？”

“交给我，交给我——”几个声音同时响起，几双手同时伸了出来，潘亮把书往空中一抛，头也不回地走向少林寺大门。书在空中展



开，封皮上“武经”两个字格外醒目，霎时，一片刀剑交击声响了起来……

少林寺方丈室内，玉佛端端正正地被供在桌上，潘亮对着方丈恭恭敬敬地施了一礼，说：“幸好不辱使命，玉佛送到，请方丈过目。”

方丈仔细审视过玉佛，不由摇了摇头，这玉佛完全是个劣质品。就在这时，只见潘亮拿起一把榔头，重重地砸在了玉佛的头顶上。佛头

碎了，“哗啦”一声，玉佛碎了，不过，碎的只是一层外皮，就像是蟒蛇蜕皮那样，刹那间，现出一尊全新的玉佛！

潘亮舒了口气，说：“程将军临终之前告诉我，这尊玉佛采用了包玉术，就是在真正的释迦牟尼玉佛像外，包了一块质地一般的玉皮，再重新雕琢另一个佛像，就好像给人蒙了一层人皮面具一般。”

方丈看得目瞪口呆，他轻轻地摩挲着玉佛，说：“阿弥陀佛，这可是真正的新疆和田羊脂白玉。”

潘亮喜滋滋地说道：“对，这尊玉佛价值非凡，它就是我这趟镖里的暗镖。”方丈问：“外面那些武林高手又是咋回事？”

潘亮笑了，说：“他们在抢《武经》，江湖人都知道我要为程将军送一尊玉佛来少林寺，所有人都认为这尊玉佛会不同凡响，可结果令他们很失望，于是传出我送的镖其实是《武经》……他们也不想一想，老子哪有写过什么《武经》，他们昏了头，都想称霸武林……”方丈微笑道：“阿弥陀佛，你那本假《武经》上写的又是什么呢？”潘亮回道：“老子的《道德经》，让他们慢慢去体会吧！”

（题图、插图：刘为民）





本期话题：古人送礼的故事

中国人素来重视馈赠之道，古人送礼，不单单是送一件东西，更是关乎生活乃至人生的一次“应酬”。他们明确目的、看清对象、把握时间、谋划程序……多有讲究呢！听起来有点抽象？那就给你们讲几个故事吧……

县官送礼

从前，有一个县官，善于拍马屁。大年初一，这个县官上街，看见有一户人家贴了一副与众不同的对联，上联是“数一道二门户”，下联是“惊天动地人家”，横批是“先斩后奏”。

县官暗想：这户人家贴了如此气魄的对联，一定是家里有人在京做大官，

我得好好巴结一下。于是，县官赶紧备办了一份厚礼，前往这户人家拜访。

到了这户人家，县官见了主人赶紧问：“贵府哪位大人在京为官？”

主人一听，莫名其妙，说：“你找错门了，小民兄弟三人都是穷苦百姓，哪有人在京为官，就连做官的亲戚也没有。”

县官感到很奇怪，忙问：“你说的是真的吗？那门口贴的对联是……”

主人这才反应过来，哈哈大笑，说：“哦，要说那副对联倒也不假，小民三弟是个卖烧饼的，如果有人要买烧饼，就一个一个地数给客人，这不是‘数一道二’吗？二弟是做鞭炮的，鞭炮一放起来难免会惊天动地。而小民是个杀猪的，杀猪嘛，先杀了猪后报税，这就是‘先斩后奏’。”

县官听后，恍然大悟，知道拍错了马屁，只好丢下礼物，灰溜溜地走了。





礼“薄”情重

从前，有个皮匠叫宋五，家住塞北大漠；有个木匠叫梅三，住在大别山区。两人虽然住得远，却是拜过把子的好兄弟。

那一年，梅三托人给宋五捎了个口信，让宋五帮他做件皮衣；宋五则鸿雁传书，让梅三帮他做口棺材。

双方答应得很爽快，可就是迟迟不见动手。一晃十年过去了，宋五坐不住了，背着装有皮衣的包裹连夜赶往大别山。

梅三家住在大山深处，弟兄相见是件喜事，酒喝到酣处，梅三想看看皮衣，可打开宋五的包裹只看了一眼，他顿时拉长了脸：这件皮衣实在寒酸，是由一块块小皮子拼凑而成的，是件扔地上都没人捡的“百衲衣”。

梅三心里不舒坦，但没作声。宋五也去了梅三の木工作坊，想看看那口棺木做得怎么样了，一看，宋五愣了，棺材板只有二指厚，用手一拎，轻飘飘的。

宋五转身进了堂屋，一气喝下半碗酒，说道：“老弟，你一定嫌弃这件皮衣吧？其实，这件皮衣是由几百只雪山飞狐的腋下皮毛拼成

的，正所谓集腋成裘，仅大半只袖子就用了几十块皮，耗尽了我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家底子。在所有的皮子里数雪山飞狐的皮最好，而飞狐只有其腋窝处最温暖、耐磨、轻柔，穿上这件皮衣，雪花都要躲着飞。可梅老弟，你就有点不够意思啦，我看过那口棺木了，难为你想得那么周到，又薄又轻，是担心我百年之后，年幼的子孙们抬不动吧？”

宋五只顾着说，抬头一看，一旁的梅三早已满眼泪水。梅三默默地拉起宋五就进了作坊，只见他拎起一桶水就向棺木泼去，然后举起斧头劈了上去，“砰”的一声，斧头被弹了起来，木头上只留下一点白痕。

梅三让宋五试试木料的轻重，宋五发现木料早已吸净了那一桶水，变得十分沉重。梅三讲，这不是一般的木料，只产在大山深处，能够历经千年而不朽，绝对称得上珍稀、名贵，几十年来他也只搜集到这些，实在不够，他把用这种木料做的家传的八仙桌也拆掉了，用了上去。

宋五听了，眼眶红红的，他走上前紧握梅三的手，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 经典传递 ·

欠寿礼

这天，刘邦随友人去给一位姓吕的老塾师拜寿。寿宴就要开始了，刘邦走到礼簿桌前，两手打拱道：“诸位，这厢有礼！”

写礼簿的人头也没抬，问：“尊姓大名，礼银若干？”

刘邦报了姓名，想了一想，又在名后写上“寿银万贯”四个大字，写完抽身便走。写礼簿的一把抓住刘邦的衣袖，说：“且慢，银钱万贯在哪里？”刘邦转身一笑，抓过笔来，在四个大字下面匆匆写上一个“欠”字，扔笔就走。

写礼簿的喝道：“世上见过欠寿礼的吗？”

刘邦听了，一点儿也不在乎，口中念念有词：“万贯万贯，八方奉献。日月相逢，地支天干。山河相携，结账还钱。”

吕老先生的女儿隔窗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心想，这汉子有志气。这时候，吕老先生正在安排寿宴座次，吕姑娘便走到吕老先生跟前，喊道：“还按老规矩嘛——按寿礼多少排呀！”

吕老先生忙说：“对对，古礼如此，古礼如此！”于是吩咐众人，

按送礼多少入座。当他看到“寿银万贯”四个大字时，顿时花了眼，慌了神，禁不住一声高喊：“刘邦，首座！”刘邦微微一笑，稳步向前，坐了首座。

后来，吕老先生知道了真相，倒也不生气，反而觉得刘邦是个奇才，又见女儿也对刘邦赞许有加，便从中作合，把女儿嫁给了刘邦。

后来高祖夺得天下，厚封诸吕，还了当初那笔“江山之债”。

送金鼠

从前有个县官，不恋美色、不贪美酒，唯独喜爱黄金。这日恰逢县官寿辰，大摆寿席宴请宾客，几个宾客知晓县官属鼠，为投其所好，便凑钱铸了一只金鼠送给他。

县官收下金鼠，心情大好，对送礼的宾客们说：“难得诸位有心，这件寿礼颇有意义啊！诸位可知晓？本县夫人的寿辰也快到了。”

宾客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心领神会，便讨好地问：“不知夫人属相为何？”

县官故作淡然地说：“她啊，属牛。”



十倍回礼

乾隆年间，郑板桥任山东潍县知县。这一年初冬，从京城来了一个姓钱的钦差大臣。这位钦差大臣不仅为人狡猾奸诈，诡计多端，而且贪得无厌，所以背地里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三拐子”。

三拐子素知郑板桥为人正直，为官清廉，想要让他主动送礼简直比登天还难，但三拐子又不甘心在富饶的潍县白走一趟。因此，早在去潍县的路上，他就想出了一个迫使郑板桥送礼的高招。

这天上午，郑板桥正在书房里看书，家人前来报告说：“老爷，钦差大人派人送礼来了。”郑板桥来到院子一看，果然有几个家丁抬了两个礼盒走了进来，一个头领模样的人上前说道：“郑老爷，我家大人派小人给您送来一份薄礼，还望笑纳。”郑板桥打开礼盒一看，两个礼盒里各装了五十两银子。

三拐子为何要给郑板桥送礼？

原来，按照当时官场上的惯例，如果上级官员给下级官员送礼，下级官员必须“收一还十”。现在，三拐子给郑板桥送来了一百两银子，郑板桥如果不收，这明摆着是不给钦差大人面子，于情于理都说

不过去。可如果他收下这一百两银子，那就必须还给三拐子一千两银子。郑板桥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别说一千两，就是一百两银子他也拿不出来呀！

怎么办？郑板桥略一思索，命家人招呼送礼之人到客房里稍事休息，然后他从三拐子送来的银子里拿出十两交给心腹家人，让他们去给钦差大人买礼品，并附在他们耳边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

不多久，前去送礼的家丁便抬着沉甸甸的礼盒回到三拐子这里。三拐子迫不及待地打开两个礼盒一看，只见里面各自码放着十个大小相同、又白又净的大萝卜。其中一个礼盒里还放着一张纸，上面有郑板桥亲笔书写的一首诗：“东北人参凤阳梨，难比潍县萝卜皮。今日厚礼送钦差，能驱魔道兼顺气。”

看完纸条，三拐子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因为他知道萝卜素有“小人参”之称，既然山东潍县的萝卜皮赛过了人参，二十个大萝卜的皮共有多少两？一两人参价值多少银子？经他这么一算，这二十个大萝卜的价值恐怕远远超过了一千两银子。所以他想来想去，最后决定还是吃个哑巴亏算了！

（本栏插图：陆小弟）



· 情节聚焦 ·

一路奔跑

□ 李 杨



这一天，刘芳的丈夫出差不在家，女儿突然发高烧，刘芳着急啊，抱起女儿就出了门。为了抄近路去医院，刘芳走进了一条小巷子。这时已是晚上八点，天下着小雨，幽暗的长巷里一个行人也没有。

从踏进这条巷子的第一步起，刘芳就开始心跳加速。她抱紧三岁的女儿小野，反复在心里默念“没事的”，她把伞向前倾着，大踏步地向前走。

这条巷子有两三百米，可刘芳此时却觉得它有两三公里长。走到巷子中间时，刘芳听见前边路旁的垃圾箱那儿有“窸窸窣窣”的响声，

这让她觉得后脖子一阵发凉。或许是只猫吧，刘芳安慰着自己。

刘芳盯着垃圾箱，放慢了脚步往前走，她期待能发现一只猫或狗的身影，但走近垃圾箱时，突然蹿出来的，却是两个人！两人一高一矮，披着雨衣，手里各持一把尖刀。刘芳被吓得倒吸一大口凉气，像被冻住了似的，呆立在原地。

“乖乖地，钱包、手机，自己全拿出来！”高个子男人看着眼前这个被吓傻的弱女子，觉得对方毫无还手之力，便不屑地把刀放回包里。

这声音，怎么有点儿熟悉……刘芳来不及多想，这个时候，保证



女儿和自己的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刘芳把伞扔到地上，把小野也放到地上，赶紧哆哆嗦嗦地从口袋里掏手机和钱包。

也不知道小野是烧得意识不清，还是太小没有意识到危险，她这时竟然没哭，而是愣愣地瞪着劫匪。

劫匪原来的注意力只在刘芳的钱物上，此刻却被这个过分淡定的小女孩吸引了。矮个子男人说道：“老二，这孩子怎么也得三四万吧！”

刘芳本来想靠顺从保平安的，可一听劫匪这话，她下意识地把手收回了，手一松，钱包、手机掉到了地上。刘芳紧紧地抱住小野，急迫地哀求道：“两位大哥，求你们放过孩子！”

“死娘们，不交出孩子要你命！”高个子男人叫骂着，弯下腰去捡手机和钱包。矮个子男人又打量了一眼瘦弱的刘芳，然后伸手去夺刘芳怀里的小野。

刘芳见歹徒来抢夺小野，一下子急了，照着他的胳膊就是一口，矮个子男人叫着向后跳了一步。愤怒的刘芳来不及思量，照着他的裤裆就是一脚，然后抱着小野转身就跑。

矮个子男人哀号着蹲在了地上，高个子男人见状，扔下钱包和手机，飞奔起来追赶刘芳。

“别想伤害我的孩子！”刘芳脑海中有个声音在呐喊，她没有回头，只是一个劲地向前跑……

等刘芳清醒过来时，她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身边睡着打着点滴的小野，病床前还有一位医生和一名警察。医生对刘芳说：“没事的，你只是惊吓过度，你女儿也很好，现在睡得正香呢！”

警察说：“万幸，你和孩子都平安，那两个歹徒也被抓住了。我们已经联系了你的家人，他们正在赶来！”

刘芳茫然地说：“我只记得我遇到劫匪，然后抱着孩子拼命跑，后来的事就不记得了……”

警察说：“你可能当时受到的刺激太大，所以有的事就不记得了……你后来跑出了那条长巷，跑到了大路上，恰巧大路上有行人，你和你女儿这才得救。你大概因为又累又怕而虚脱，昏了过去。路人报了警，把你和你女儿送到医院里。我们也马上出警，赶到案发现场时，被你踢的那个劫匪还躺在地上打滚，另一名劫匪也很快被抓获



· 情节聚焦 ·

了。后来我们调取监控视频发现，你在逃跑时，虽然抱着小孩，但竟然比那劫匪跑得还快。要知道，那劫匪可是一米八五的大个子，你以前练过短跑吗？”

刘芳摇头，警察很惊讶，继续说：“这两个劫匪以前就因为抢劫罪被判了六年，刚被放出来，竟然又抢上了！并且，六年前，他们也是在这条巷子作的案！”

“啊——”刘芳叫出了声，“怪

不得，我听他们的声音有点耳熟，六年前，在那条长巷里被抢的受害人，就是我！”那次遭遇，对刘芳来说刻骨铭心，歹徒的说话声，一直在刘芳的耳边回响。

警察惊讶地张大了嘴，说：“你还敢走这条巷子？”

刘芳说：“孩子生病，我着急走这条路去医院，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警察又说：“六年前那案子的视频资料我也看过，我看到当时你想逃跑，可没跑多远，就被高个子劫匪追上了。可这次你抱着孩子，竟然能跑得过他？”

刘芳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是呀，这次怎么跑得这么快？

这时，医生轻声地叹道：“六年前，她是个女孩；可这次，她是个母亲。”

（题图、插图：佐夫）

2015年8月(下)动感地带答案

神探夏洛克：光盘的背面可以当镜子用，夏洛克在擦拭光盘时，通过反射看到了小偷，悄悄按下了桌边的报警装置。

思维风暴：B。左上至右下画一条线，整个图案以这条线为中轴线，左右对称。





一起突发的矿难，矿工生死一线间。是天灾？是人祸？
真相欲盖弥彰……



苍天有泪

□ 江三流

1. 发生矿难了

县 安监局局长李常胜最近很头痛，儿子李运今年读初三，明天就要开始中考了，可是成绩一塌糊涂。今晚，李常胜未雨绸缪，在“华盖楼”订了一桌宴席，约了几个重要的客人，想看看能不能想点办法，把儿子弄到县一中去。

安排好一切，李常胜又打了个电话给何天宝，说让他来陪一下酒。这何天宝是个私人矿井的矿主，标准的土豪。李常胜说是让他来陪酒，其实是另有用意。平时，李常胜是个很谨慎的人，几乎不和这些矿主

来往，但现在为了儿子，不得不利用一下这个资源了。

晚宴并不奢侈，李常胜知道重点不在这里。酒过三巡，县一中的校长倒是直爽，说县一中是全县最好的高中，学生想不通过考试进县一中，除非特招。所谓特招，就是以企业的名义赞助学校，学校再网开一面，给个特招名额，大家才无话可说。一般情况下，赞助二十万，学校就可以提供一个名额。

说到这里，李常胜举起酒杯敬了何天宝一杯酒。矿山的安全生产都抓在安监局的手里，现在局长反



而亲自给何天宝敬酒，又是在这样的时刻，就有点意味深长了。

何天宝不傻，虽然二十万不是小数，但何天宝还是立即起身，毫不犹豫地喝干了杯中酒，十分豪气地对一中校长说道：“校长，我这辈子就后悔没有好好读过书，所以特别支持教育事业，今年，一定要给我留个赞助的机会。”校长回应着说，这可是大好事，多多益善。

事情到这儿，基本圆满，李常胜很满意。

宴会还没结束时，何天宝接到了一个电话，听着听着，他的脸色就变了。天宝矿井出事了，就在半小时前，矿井巷道塌方，工人虽然已经下班，但是点来点去，还少了一个人，也就是说，矿井下面还埋着一个矿工！

因为这起突发事故，宴会就早早散了。矿难这种事，如果追究下来，可不是小事。不幸中的万幸是，目前只有一人受困，还不算是特大矿难事故。李常胜让何天宝立即回矿井布置救援，他自己则打了个电话给潘县长。潘县长刚刚调来县里，分管企业生产安全这一块。新官上任三把火，现在这起矿难虽然不大，但还是有必要请示一下。

潘县长在电话里很激动，指示李常胜立即成立救援小组，奔赴矿山，他一会儿也要亲临现场指挥救人。既然潘县长如此重视，李常胜可不敢怠慢。

天宝矿井的巷道口在半山腰，山下的桃冲铁矿原是国营企业。桃冲铁矿这些年经营不善，已处于停产状态，可天宝矿井却不一样，利润只进何天宝一个人的腰包，所以一直还在生产。

“太阳灯”将矿井的巷道口照得雪亮，许多矿工正围在巷道口前七嘴八舌，何天宝一脸怒容地在训斥着什么。李常胜一到，何天宝停止了训斥，挥手让众人让开，小心地将李常胜带到了巷道口。

巷道是下斜走向的，往里50米，都已被塌方的石块堵得严严实实，目前还无法判断巷道塌方面积。如果塌方面积过大，救援行动很难开展不说，还要随时防止二次塌方，非常危险。何天宝趁机说道：“李局，这救援工作实在没法开展，这井底的人，看样子是没什么希望了。”何天宝的意思很明白，人是救不上来了，不行就只有赔钱了。

李常胜何尝不懂，但还是狠狠地瞪了何天宝一眼：“没希望？这话是你说的吗？等会儿潘县长就要



到了，你准备吃不了兜着走吧！”

何天宝听说县长要来，也慌了神，县长如果怪罪下来，他的矿井开采资格肯定会被吊销，那他的矿井可就完蛋了。何天宝急得围着李常胜转，李常胜说，潘县长要亲临现场，决定权在他的手里。现在唯一能做的，只有配合潘县长的工作，矿山才有一线生机。

潘县长很快也到了山上，他只简单地了解了一下情况，就大手一挥说：“救，哪怕还有一丝希望，我们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先把人救上来。”

李常胜虽然知道希望渺茫，但还是积极配合着潘县长的工作，调动一切力量，开始救援。

2. 情况有变了

夜渐深，工人陆续散去，救援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一个中年妇女哭号着来到了巷道口，她的身后跟着一个男孩，也在不停地流泪。李常胜看到那个孩子感觉有些面熟，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矿井里被困的工人叫陈同富，来的是他的妻子和儿子。陈妻绝望地哭闹着，潘县长斩钉截铁地说，政府会不惜一切代价，救出矿井里的工人，让他们娘俩放心。陈妻这

才止住了悲声，流着泪对儿子说：“小峰，你爸爸会没事的，我在这儿等着，你先回去，准备明天参加考试。”陈小峰却倔强地说道：“不救出爸爸，我哪儿也不去。”

听到陈小峰的名字，李常胜这才突然想起，这孩子是儿子李运的同班同学，班上的尖子生，他的相片一直放在学校的公告栏里，难怪有些面熟。那一刹那，李常胜甚至觉得被困的陈同富是幸福的，因为他有一个这么懂事的儿子。

就这样，倔强的陈小峰和妈妈





眼巴巴地在山上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矿山上又来了一批人，是记者。

记者们扛着“长枪短炮”，到处摄像、采访。李常胜觉得记者们有些小题大作了，一起矿山小事故，值得这么大肆宣扬吗？但潘县长告诉大家，记者是他叫来的。潘县长对着镜头又一次沉痛地表示了救人的决心，并欢迎记者跟踪报道，因为矿难已经发生了，不应该有任何欺瞒，必须给人们以知情权。

潘县长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李常胜就不能再抵触，也只好对着镜头实话实说。

一天很快又过去了，救援工作的进展并不顺利。在清理中，救援队伍发现，这次巷道塌方面积不小，想要安全地疏通巷道，找到被困的工人，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照这样算下去，陈同富到底能不能救出来，还是个问号。

天又一次黑下去，陈同富被困在矿井里已经24小时了。如今的形势，对困在矿井里的陈同富越来越不利了。一个人被困在地下，没有水，没有食物，最多可以活三四天。时间拖得越长，希望就越渺茫。一直跟踪报道的记者也偃旗息鼓，

不再对着镜头煽情地报道了，而是瘫倒在办公室里休息。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所有的人都已疲惫不堪，除了救援队伍在轮班抢救，其他人都东倒西歪地在办公室里睡了过去。

第三天一早，李常胜从梦中惊醒，准备去探望一下陈同富的妻儿，顺便再安慰两句，却发现陈妻和陈小峰已经不在被安排的小休息室里了。李常胜苦笑了一声，或许他们也真的累了，回去休息了。李常胜转悠了一圈，发现何天宝也不见了，这个龟儿子，这样的紧急时刻，竟然敢偷偷逃离现场，李常胜不由得非常生气。

中午时分，李常胜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电话是何天宝从山下打来的，何天宝让李常胜一个人下山，说有非常重要的情况要向他当面汇报。

何天宝神秘兮兮的，是什么呢？救援工作仍然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有潘县长在亲自指挥，于是李常胜就一个人驱车来到了山下。

何天宝等在山下，愁眉苦脸。李常胜不耐烦地让何天宝说到底是什么事，难道比救人还重要？不料何天宝随后说出的话，把李常胜惊呆了：陈同富不在矿井里！



李常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他陈同富难道会法术，从矿井里爬出来了？

3. 真相明白了

何天宝皱着眉，说清了事情的原委：前天下午，陈同富因为外地来了一个朋友，就先行离开了矿山，去县里喝酒。因为走得匆忙，手机也没带，塌方的时候，陈同富根本就不知道。他和朋友喝着喝着，来了兴致，又去吃宵夜，边吃边聊到快天亮，才找了个浴室，一直昏睡到天黑。醒来后，在新闻中看到这档子事，知道闯祸了，于是偷偷回到家，打电话把老婆叫了回去。陈同富想着怎么和矿上交代，毕竟弄得大家都担心，非常过意不去。想来想去，还是想不出什么好办法，陈同富只好先和何天宝如实说了情况，何天宝这才把李常胜叫下山，商量一下这事到底该怎么收场。

李常胜恨得牙都痒了起来：“你看你们做的这是什么事？潘县长现在还在山上，记者们还在跟踪采访，这要让大伙儿知道了实情，所有人的脸面都给你们丢光了。”

何天宝无奈地说道：“李局，我知道我该死，所以我不是主动来找您商量吗？我怕就怕潘县长发

怒，您看这事到底该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李常胜恨不得朝何天宝狠狠地踹两脚，可是怒归怒，事归事。李常胜这下也犯难了，潘县长付出了这么多心血，却让群众看了一场大笑话，颜面何存？

李常胜的脑子飞快地旋转着，总感觉这事有点不对劲，至于哪里不对，他一时也说不清楚。何天宝看上去像是说得天衣无缝，却又不合常理，简直就像一个故事。现在他必须找出真相，才能想出对策。于是李常胜让何天宝先去救援现场，但什么都不要透露。他有点事，要先回去，等他想到了办法，再通知何天宝。

何天宝连连点头，走时还不忘说了一句：“李局，前天的饭局结束得太匆忙，等这事忙完了，一定由我来请。”

李常胜明白，这何天宝是在提醒他赞助的事。李常胜没表态，只在心里想着一件事，现在必须先过了潘县长这关再说，要不然潘县长出了洋相迁怒下来，他这个安监局局长也可以下课了。

时值中午，李常胜拨通了家里的电话，让儿子李运接电话。李常胜问了问儿子的考试情况，李运非



常不耐烦地应付着，李常胜知道和儿子说学习等于对牛弹琴，于是话题一转，问：“你有个同学叫陈小峰，是不是没有参加统考？”李运嘟囔着：“这事新闻里不都播了吗？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爸爸被压在矿山下面了，怎么还会来考试？”李常胜听着儿子吊儿郎当的语气，非常窝火，但还是压着性子问道：“那你知道他家的住址吗？”这住址李运还真有，毕业在即，同学们都提前留下了联系方式。

陈同富的家独门独院，李常胜敲响了门，开门的正是陈同富。陈同富不认识李常胜，但看到李常胜一身的制服，就小心地问他是干什么的。李常胜自报了家门，说是来调查矿难的，他让陈同富把矿难时的情形再说一遍。

陈同富支支吾吾地把何天宝说的那一套又说了一遍，什么来了外地朋友，一起去县里喝酒，原本就不在矿山上……李常胜不动声色地听着，猛地一拍桌子：“如果真是这样，动用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却白忙活一场，那是要追究你们法律责任的！”

陈同富吓傻了，呆呆地看着李常胜，李常胜接着问道：“说，当时你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谎报说有人在井底，是不是想讹诈赔偿费？现在看无法得逞了，才又这样圆谎的？”

陈同富毕竟只是个矿工，没经历过什么场面，被李常胜严词喝问，早已慌得乱了阵脚，他不得不说出了当时真正的情形：

矿井塌方的时候，陈同富确实在矿井里，出于本能，陈同富冷静下来之后，开始四处摸索。可是矿井里一片黑暗，怎么摸索也是徒劳。陈同富最后睡了过去，就这样不知





道过了多久，等到他睁开眼，却依稀看到了一丝光亮。那一丝光亮很微弱，却让陈同富看到了一线生的希望。他爬到了亮光边，看见这一点点的微光是从一丝石缝里透过来的。陈同富沿着石缝拼命地挖，最后终于挖出了一个容一个人穿过的洞口。陈同富钻出去之后，是一个更大更宽的巷道，沿着巷道，他找到了出口，出口就是国营的桃冲铁矿的巷道口。陈同富终于明白了，天宝矿井的巷道塌方，正是因为桃冲铁矿巷道挖的地基沉降而发生的，但这也恰恰救了陈同富一命。

陈同富死里逃生，慌忙跑回家中，不见妻子和儿子，就赶紧打了妻子的电话。陈妻接到电话后惊喜交加，来不及和众人招呼就赶回了家。一家团聚，抱头痛哭之后，才想起山上的救援行动还在进行中，陈同富就打电话给老板何天宝，说明了情况。

何天宝一听，刚开始也是惊喜，终于没什么大的损失了，可随后却感觉这事有点麻烦。为什么会麻烦呢？陈同富是从桃冲矿井里逃出来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天宝矿井和桃冲矿井已经快要相连了，这变相地说明了他何天宝故意将矿井的走向瞄准了国营桃冲矿的储备资

源，虽然桃冲矿井已停止了生产，但那些资源仍属于国家。陈同富能死里逃生，无形之中证明了他何天宝在盗采国家资源，这事要是传出去，麻烦就大啦！

何天宝想来想去，还是决定隐瞒这个事实，编了一套谎言，说陈同富不在矿上，并威胁陈同富，统一了口径，企图蒙混过关，没想到却引起了李常胜的怀疑，被他发现了真相。

李常胜听完这些，明白了一切，不由得骂了一句：“这个天杀的何天宝！”他随即交代陈同富：事情没结束之前，哪儿也不要再去，就待在家里，也不要让人知道这一切。

4. 事情办成了

李常胜再回到山上，天又要黑了。他刚到山上，潘县长就告诉了大家一个好消息，因为救援队伍日夜的努力，不出意外，到了明天，应该就可以打通巷道，救援成功了。

记者们激动地报道着救援的最新进展，把第一线的消息传给全县的民众。

潘县长很高兴，他用力地拍了拍李常胜的肩，说：“老李，今晚你辛苦一点，让我也休息一会儿。一定要盯紧，争取救援时间，时间



就是生命啊！”

李常胜连连点头，心里却在暗暗叫苦，他现在仍然没有想出办法，怎么样才能圆满地结束这场闹剧。如果现在这样的时刻告诉潘县长，矿井里面是空的，他会怎么想？没有调查清楚情况，就一味蛮干，就是最大的失职；再说何天宝盗采国家资源，也和他的监管不力有关，如果真相大白，他这个安监局长还能干得下去吗？何天宝还会帮他去县一中赞助吗？

权衡再三，李常胜黑着脸，叫来了何天宝。何天宝刚开始还想抵赖，李常胜怒骂：“你小子如果再说实话，大不了我这个局长不干了，你就等着坐牢吧！”

何天宝这才知道李常胜已经明

白了真相，但从他的口气中，仍然是向着自己的，于是苦着脸说：“李局，现在陈同富已经出来了，总不能让他再回到矿井里去吧？”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对啊，既然陈同富能从矿井里跑出来，那么他就能再进去，等救援人员挖通了巷道，救出了陈同富，所有的人都皆大欢喜。那样的话，许多事情处理起来就从容了许多，也赢得了时间。

李常胜点了点头，说：“你想的办法不错，但怎么让陈同富回到矿井里，就是你的事了。时间不多了，天亮之前一定要完成，这件事如果办好了，后面的事才好处理。”说罢，李常胜头也不回地去了救援现场，丢下了目瞪口呆的何天宝。

当天夜里，天空滚过阵阵闷雷，眼看一场大雨就要落下来，就在这时，何天宝来到了陈同富家，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陈同富一听，惊呆了，一个从鬼门关里好不容易逃出来的人，想让他再回去，谁肯呀！陈同富说：“何总，我真的不想





再回到矿井里了，你不知道被埋在里面有多吓人。我好不容易才捡回这条命，你就是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干了。对不起，你还是回去吧。”

何天宝哄吓诈骗的招数已经用尽了，但陈同富还是不肯松口，这时，何天宝看到墙角陈小峰的书包，脑筋一转，计上心来，他递了一支烟给陈同富，说：“老陈，你在矿井的这两天，小峰连考试都放弃了，小峰一直是你们家的骄傲，要是没这事，他考县一中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可惜了，可惜了……”

陈同富被说到了痛处，狠狠地吸了两口烟，不再吱声。何天宝见时机快要成熟，故作轻松地说道：“其实我倒有个办法，能让小峰去一中读书，那样也不至于耽误了孩子。”

陈同富眼中一亮，但他明白何天宝说这话的用意，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交换的代价就是要他重新回到矿井去，陈同富正沉吟着，何天宝装作起身要走，陈同富犹豫了片刻，突然叫道：“何总，你说的是不是真的？真的能让小峰去县一中读书吗？”

于是，何天宝就把那天饭局上和一中校长的谈话说了一遍，他信誓旦旦地保证，只要陈同富这次帮

了他，他就是花再多的钱，也要把小峰送进县一中。

钱，是好东西，但和命相比，不值一提，这道理陈同富懂，但能让儿子上一中，这可比钱更重要。陈同富斟酌再三，终于狠狠地点了点头：“何总，你给我立个字据，我听你的。”

何天宝写完了承诺书，长吁了一口气，事情终于办成了……

5. 苍天落泪了

凌晨，一道闪电划亮了夜空，在桃冲矿废弃的井口，两个黑影钻了进去，他们正是陈同富和何天宝。两人一直走进矿井的深处，果然，用手电照着，可以看见平行的矿井的一侧，有一个可容一人进出的小洞口。

陈同富看了看何天宝，有些犹豫，何天宝催促道：“天就快亮了，你再不进去，就来不及了。”陈同富这才咬了咬牙，钻进了那个小洞。

陈同富爬进去之后，何天宝又交代道：“你先用石头填住那个洞口，还有几个小时，救援队就能打通巷道，到时候，你一定要装作很虚弱的样子，明白吗？”陈同富答应了，随后，何天宝又找来一块丢弃的木板和一根木料，用木板挡住



那个洞口，再用木棍死死地撑住那块木板。这样一堵，陈同富的出路等于被封死了，就是再想反悔也来不及了。办好这一切，何天宝终于放了心。

天色开始放亮，但乌云却布满了天空。山上的救援工作依旧在紧张地进行着，何天宝来到了山上，冲李常胜点了点头，暗示事情已经办完了。

潘县长再一次站到了指挥第一线，救援队伍从对讲机里不时传来捷报，巷道清理工作进展顺利，离被困人员只有十米之遥了。透过石缝，他们已经和被困的陈同富通上话了，被困人员依然活着，而且没有受伤，再过几个小时，就可以成功将矿井里的人救出来了。

这真是个喜讯，所有在场的人都露出了微笑，李常胜和何天宝也相视一笑，随后，何天宝向李常胜低声汇报了情况，并得意地说，他已经堵上了出口，这件事已经毫无悬念了。

暴雨终于倾盆而下，雨水像疯了一样冲刷着大地，李常胜突然隐隐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就在这时，巷道救援队的对讲机里传来急促的汇报声：巷道顶部开始渗水，被雨水浸泡的救援通道随时有二次塌方

的危险，救援队伍请求暂缓救援，等待险情排除才能重新施工。

潘县长脸上的神情变得异常严峻起来，终于，他用低沉的声音命令救援人员先撤离到安全地带，再作打算。不一会儿，救援人员迅速撤离了巷道。

如果二次塌方，意味着什么？李常胜比谁都清楚，那就是意味着救援失败。现场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期待这场雨能早点停下来，好及时排除险情。

李常胜看了一眼何天宝，然后低声吼了一句：“随我来！”

李常胜要去干什么？他不敢再冒这样的风险了，他要去先救出陈同富，他不知道陈同富进出的洞口在哪儿，便要何天宝一起去。

两人冒雨将车开往山下，何天宝知道了李常胜的意图后，不以为然：“李局，现在要是放出了陈同富，我们不是前功尽弃了？”李常胜狠狠地骂了一句：“你是猪脑子呀？如果救援失败，陈同富困死在矿井里，那等于是谋杀，你可得吃不了兜着走！”

突然，他们感觉到了车下一阵轻微的晃动，矿山山腰间传来一阵沉闷的声响。李常胜暗叫一声“不好”，车像箭一样疾驰到了桃冲矿



的巷道口，可眼前的情形已经惊得他目瞪口呆：桃冲矿的巷道也塌方了！不言而喻，因为何天宝的过度偷采，连桃冲矿井的巷道也被雨水渗透，才导致了这场更大面积的二次塌方……

何天宝也被吓得面无人色：“这……这……陈同富还在里面没出来呢！”

李常胜再也无心搭理何天宝，猛地将车掉头，直接向矿山驶去……

暴雨依然瓢泼不止，救援现场



所有的人都在怒骂老天不开眼，如果不是这次暴雨，这场救援肯定会成功，那个可怜的陈同富也一定会获救，可是现在，已经毫无希望了。

记者又开始不停地忙碌起来，报道着这场二次塌方事件。李常胜冲到了潘县长的面前，正想说什么，潘县长却对着记者的镜头，异常悲痛地宣布救援失败了。因为有些自然规律是无法违背的，陈同富已经在矿井下被困了好几天，现在即使再花几天时间，还能打通救援通道，救上来的陈同富肯定也是没有希望了，因为人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根本熬不过六天。说罢，潘县长的眼圈也红了。

而正在这时，只见陈同富的妻子带着儿子陈小峰再次出现，双双跪倒在潘县长的面前，哭号着：“县长，求求你，救救陈同富吧。他是今天早上才被困在矿井里的，求求你，救救他，现在还有希望……”

潘县长根本没回过神来，他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情况。

跪倒在地的陈妻，含泪举起了何天宝写下的那份承诺书。潘县长伞尖滴落的雨水仿佛是苍天的泪，在那张薄薄的纸张上洇开……

（题图、插图：杨宏富）



· 中篇故事（精编版） ·

相传拒胡关外，有一座“义猴冢”，冢下长眠着四只善战的猴子，关于它们的故事里，有血、有泪、有情、有义……

边关义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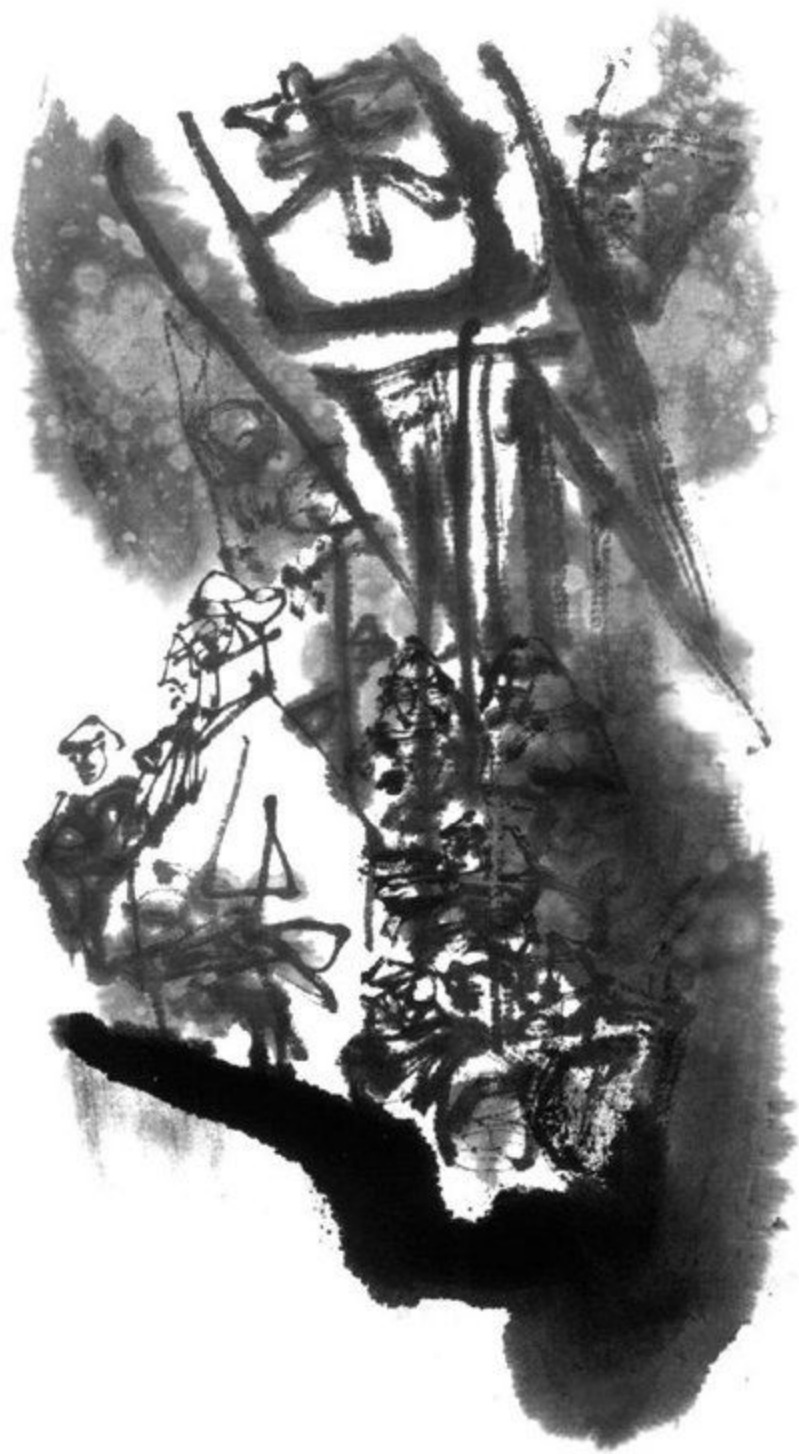
□ 王乃飞

1. 猴脑将军

大宋年间，金国突然进犯边境，把一个叫“拒胡关”的关口围了个水泄不通。镇守此关的主帅叫陆桥，他看着城下黑压压的敌兵，犯起了愁。

原来，每年入冬时节，金兵常来进犯，但都被陆桥挡在拒胡关外。可今年金兵来势凶猛，主帅完颜昌率领着几十万大军攻城掠地，已经拿下了好几个关口。拒胡关地势险要，城池的存亡关系着大宋百姓的安全。陆桥自知责任重大，下令将士们一定要死守拒胡关，绝不让敌军踏入一步。

陆桥手下虽没多少精锐力量，但在他的指挥下团结一致，金国几十万大军，竟然连攻不下。转眼间，



金兵在拒胡关打了近一个月，完颜昌很是着急，他来时跟大金国主夸下海口，三个月内攻下汴梁，现在这么一个小小关口都拿不下，还怎么南下？而此时，陆桥心中更是焦急：现在城内缺兵少粮，支撑不了多久，他半个月前就向朝廷发去了



八百里告急，却一点音信也没有。

又僵持了十几天，城内粮食更加紧缺，将士们吃不饱饭，大都面有菜色，四肢无力，陆桥只好杀了几匹老马，让大家暂时充饥。

这天，陆桥正在城头上巡视，突然眼前一黑，没了知觉。等他醒来，已经躺在床上，部将陈放对他说：“将军，好些了吗？您是因为没吃猴脑才昏倒的吧？”

陆桥抚着还有些眩晕的脑袋，心里明白，这几天来他每天只喝两碗粥，不饿昏才怪呢！可陈放这一提，他不由得就想起猴脑的事来。

陆桥这人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爱吃猴脑。每隔两个月，就得吃一次，如果吃不上就会如坐针毡。他对人说，自己从小有脑疾，几个月不吃猴脑，就会发病而死。这件事几乎全城上下都知道，有人还给他起了个绰号“猴脑将军”，陆桥听后只是淡淡地一笑，也不介意。

以前，陆桥或是到山里捉活猴，或是买猴，可现在拒胡关被困快两个月了，到哪里去找猴子？陈放在这个时候提起这件事来，陆桥沉吟了一下，说：“现在城池都难保，哪有工夫想吃猴脑的事？就把这事放一放吧。”

陈放说：“将军的安危，关系

着拒胡城的存亡，将军若有个三长两短，这座城也就不攻自破了。”

陆桥叹道：“可现在到哪里去弄猴脑呢？”陈放想了想说：“将军，我们城里其实是有猴子的。将军可记得，两个多月前，城里来了个耍猴的老者？”

陆桥这才想起，金兵没来之前，城里来了个耍猴人，是个七十多岁的老者，带着几只猴子，在城里玩猴戏，吸引了很多百姓和守城将士去看。那个耍猴人在城里待了几天，正赶上金兵围困拒胡关，就没走成，现在还住在破旧的山神庙里。陆桥眉头微微舒展了，说：“人家愿意给咱猴子吗？”

陈放说：“现在人都吃不饱了，何况猴子呢？我们可以花钱买下他的猴子，将军吃了猴脑，才能有精神抗敌啊！”

陆桥一想，现在他的确需要猴脑，于是就跟着陈放，来到山神庙里，找那个耍猴人。

2. 猴脑救命

山神庙破旧不堪，陆桥一进去就看到一个清瘦的老者，微闭着眼睛，正在吹笛子，那笛声很怪，他竟没听出是什么曲子。老者身边用



铁链子拴着四只猴子，猴子虽然很瘦，却都很精神。

陆桥向老者作揖道：“老人家，打扰了！”

老者睁眼一看，见是守城的将军，就要下跪。陆桥忙把他扶起来，说：“老伯，这些天城里被金贼围困，闹得大家不得安宁，让你受牵连了。”

老者说，他无儿无女，以耍猴为生。两个月前来到拒胡关，本想过几天就走的，没想到金兵来犯，想走也走不成了。好在他和这几只猴子吃得都很少，勉强没饿死。陆桥再看那几只猴子，都皮包骨了，不由得心生怜悯，要买猴子的事就没忍心说。

同来的陈放想的不一样，他对老者说：“老伯，实不相瞒，我家将军想要买你的猴子，有急用。你要多少钱，好商量。”

老者看了陆桥一眼，问：“不知将军要我的猴子有何用？”

陆桥难以启齿，陈放忍不住说：“不瞒老伯，是为了救人，想借猴脑一用，还望老伯成全！”

老者沉吟了一下，说：“这四只猴子虽是畜生，却与我朝夕相伴，我年老无子，一直把它们当自己的

孩子对待……”

陈放还想再说，陆桥却冲他摆了摆手，拉着他走出了山神庙。

回去的路上，陈放憋不住对陆桥说：“将军，如果您有个三长两短，全城的百姓都会跟着遭殃！不如让我领几个弟兄，到庙里把猴子抢过来。”

陆桥瞪了陈放一眼，说：“大胆，我们守城是为了保百姓平安，那样我们岂不成了强盗？生死有命，我不会有事的，你放心吧。”

陈放闻言，低头不语。

又过了几天，金兵连续几次攻城，陆桥虽然率领将士勉强支撑，但疲态已显，而且，御敌的檣石和箭弩也越来越少了。这时，完颜昌又放出话来，现在投降，还可免遭杀戮，不然城破之时，定将屠城十日，还把屠城的言论写成传单，用箭射到城内。

完颜昌没料到的是，城中百姓见了传单，不但没被吓倒，反倒被激起了士气。全城同仇敌忾，不少百姓拆了自家房子，把木料、石头送给将士做武器。还有的百姓拿来了家里仅有的一点干粮，甚至有人把自己年轻的儿子也送来了。这让陆桥大受鼓舞，军中士气大增，一连几天，完颜昌的进攻都失败了。



不料就在这时，陆桥家人来禀报说：“将军，小姐又犯病了。”

陆桥大叫一声：“唉，我的儿呀——”一屁股坐在地上。

众将士把陆桥扶起来，纷纷安慰他，陆桥这才开口道：“事到如今，不瞒各位说，其实吃猴脑的人并不是我，而是我的女儿呀！”

事情是这样的：陆桥的女儿陆灵小时候看耍猴，突然一只猴子跳出来，张牙舞爪，作势要抓她，一下子把她吓昏了，从此就落下这个病症，隔一段时间，就会昏倒一次，有时候还生命垂危。陆桥找过很多郎中，都不见效。后来，有个郎中说了个方子：在陆灵昏迷的时候，往她口中灌猴脑，她就会慢慢醒来。从此，为了女儿，陆桥经常到外面捉猴买猴，他怕一个女孩子家吃猴脑，传出去不好听，就谎称自己喜欢吃猴脑。就这样，陆桥吃猴脑的名声才传开了。

现在小姐生命垂危，陈放就对陆桥说：“将军，还是去问那耍猴的要一只猴子吧！”陆桥却摇了摇头，说：“不行，那老人孤苦伶仃，拿猴子当他的孩子。同样都是

孩子，我怎么能杀死别人的孩子，成全自己的孩子呢？”将士们听了，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这时，兵丁来报，有人求见。陆桥一看，来的正是那个耍猴老者。陆桥问老者有什么事，老者说：“我是来献猴的，我愿把四只猴子献给将军，听任将军安排。”

陆桥问老者怎么舍得他的猴子，老者说：“这几天，我看到将军与全城百姓对抗金贼，很是感动。只要将军能把金贼打退，牺牲几只猴子又算得了什么呢？”

陆桥感叹道：“老人家，我只要一只猴子就够了。你对我的恩德，我现在没法报答，等贼退之后，我一定加倍报答你。”

老者看着陆桥，只是笑了一下





就走了。陆桥立即派人把一只猴子送回家，救他女儿的命。

陆桥和将士们虽然一心抗敌，但毕竟实力悬殊，在完颜昌的几次猛攻下，拒胡关真的有些撑不住了。就在危急时刻，天助拒胡关，气温骤降，一连下了几天的鹅毛大雪，金兵没法攻城，这倒给了陆桥喘息之机。陆桥心里一直挂念着女儿，这天晚上便抽空回了趟家。

回家的路上，陆桥突然听到一阵笛声，那笛声有些怪，曲调中隐隐似有杀气，陆桥心里顿时升起一种不祥之感。就在这时，陆桥觉得背后有风声，知道有人偷袭，他猛地转身，只见有三个黑影风驰电掣般向他扑来。

陆桥看那三个黑影，个头矮小，身子轻巧，一时竟无法断定什么来路，就喊道：“你们是谁，为什么干这背地里偷袭的勾当？”

那三个黑影也不答话，扑上来就打。陆桥一接招，才知道对方的厉害，他们手里好像拿了利刃，招法奇快，陆桥一不留神，连续被击中数处，伤口鲜血直流。才战了十几个回合，陆桥就有些招架不住，他暗自吃惊，难道这三人是金国派来的高手？

3. 陈年旧事

陆桥与那几个黑影边打边退，突然云层散开，陆桥借着月色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那三个黑影竟然是三只猴子！此时，这三只猴子就如中了魔法一般，爪子坚利无比，连铠甲都能轻易抓破。它们配合密切，分成三路进攻，让人顾此失彼。陆桥在外征战多年，从没见过这种阵势，自己虽然武艺高强，竟也招架不住。

又战了几个回合，陆桥暗想，再这么下去，自己非死在这里不可了。他这一走神，只听得三只猴子“吱”的一声叫，一齐向他扑了过来，一只猴子直取他的双眼，一只猴子向他咽喉抓来，第三只猴子则直掏他的肚子。三只猴子同时进攻陆桥的致命处，他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脑子里一片空白，把眼睛一闭，心想：这下完了！

正在这时，陆桥觉得背后犹如一阵旋风刮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喊道：“孽畜住手！”然后只听“砰”的一声闷响，陆桥一睁眼，就见地上躺着一个人，那三只猴子此时已经跪在他身旁。那个人就是耍猴的老者，此时他的咽喉和腹部都鲜血淋漓，棉袄也被撕烂了。

陆桥一看这情景就明白了，是



老者替自己挡了那致命的一招，他顾不得多想了，爬到老者身边，说：“老伯，你这是怎么了？”

老者忍着疼痛对陆桥说：“陆将军，对不住，是我一时糊涂，要杀你，这是我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再看刚才那几只凶残无比的猴子，这会儿却像小孩似的，伏在老者身边痛哭。

陆桥问道：“老伯，我与你何冤何仇，你要置我于死地？”

老者喘息着说：“陆将军，你可认识一个叫郑满江的人？”

陆桥脑子里“嗡”的一声，“郑满江”这个名字对他来说太熟悉了，那是以前拒胡关的守将，与陆桥相处了十几年，可最后，郑满江却被陆桥以军法论处了……

老者气息微弱地说：“我就是郑满江的父亲郑重，今天是他的忌日，我想在今天为他报仇……”

当年，郑重的儿子郑满江不明不白地死去，他悲痛欲绝，发誓一定要为儿子报仇。他认定儿子是陆桥害死的，又听说陆桥有吃猴脑的嗜好，就想利用猴子来杀死陆桥。

郑重家有祖传的驯猴术，经他家驯出来的猴子不光能做猴戏、帮人干活，还能成为杀人的利器。郑重专门挑出几只精干灵巧的猴子，

教它们杀人的手法，并且针对陆桥的武功，研究了一套破解的招数，让猴子向陆桥三路进攻。几年的时间里，郑重跟那几只猴子相处得就如父子一般，那几只猴子也把郑重教的招数都学到了手，它们的爪子在杀人时比刀子还要锋利，快如闪电，让人措手不及。

陆桥听罢，感叹不已，忍不住问：“老人家，既然你决心要杀死我，为何又在关键时刻阻拦呢？”

其实，在杀陆桥这件事上，郑





重一直是矛盾的。这些天，他也看到只有陆桥能守住这座城，于是便给陆桥送去了一只猴子，想让陆桥用猴脑补了身体，带着百姓抗敌。可今天是郑重儿子的忌日，他上坟归来，刚巧遇到陆桥独自一人走来，这是千载难逢的报仇机会呀，一时间，仇恨占据了郑重的心理，他没多想，就吹响了复仇的笛子……眼看猴子要下最后的杀招了，郑重突然清醒了，如果陆桥死了，拒胡关必破，到时就不是一家失去儿子，若因私仇杀了陆桥，岂不是太自私了？想到这里，郑重挺身而出，为陆桥抵挡了猴子的凌厉进攻……

陆桥听着，泪如雨下，他扑倒在郑重身前，叙说了当年的事：

当年陆桥和郑满江共同守卫关口，两个人相处日久，如亲兄弟一般。那一年，金兵突然进犯，拒胡关告急。陆桥知道，唯一的希望就是突围出去，搬救兵来。可金兵把城池团团围住，连一只鸟都飞不出去。为此，陆桥两次命手下大将夜里突围，却无一例外中了敌人的埋伏，陆桥满腹狐疑：城内有敌军的奸细？这一天，他夜里巡逻，突然看见城墙上黑影闪过，再一看，竟是几只猴子。这立即引起了陆桥

的警惕，要知道这是非常时期，不能有半点疏忽。

陆桥赶到城墙上，猴子早就不见了，他看着城下的敌营，陷入了深思。第二天，陆桥突然下令全城搜查，看谁家私藏猴子。结果一查，郑满江家里竟养着好几只猴子，陆桥马上下令把郑满江抓起来。

陆桥问郑满江，养猴子干什么，郑满江不慌不忙，说营中闲来无事，养猴子玩。陆桥怒道：“一派胡言，你养这些猴子，就是为了方便与敌方通信，前几次就是你用猴子通风报信，才让突围的将士中了敌人的埋伏。”

郑满江还想辩白，陆桥却怒不可遏，下令将他拖出去斩了，转眼间郑满江便人头落地。

陆桥看着那几只猴子，想出一个妙招：他在猴子身上绑上密信，以郑满江的口吻说，不几日大宋的援军就会到达，援军会从压风口进入，到时候在那里埋伏一支劲旅，可以挫败援军。然后，陆桥把猴子放出去，等猴子出了城墙，他又在城下布下大网。结果到后半夜，那几只猴子还真来了，一进城就被设下的网子给逮住了。

陆桥很高兴，金兵终于上当了，他让手下看看有没有金营的密



4. 礼尚往来

信。可是手下一搜，却大喊：“将军，是粮食！”

陆桥吃了一惊，他上前一看，那几只猴子身上带着的都是白花花的大米，哪里有什么金营的密信呀？

大家都明白了，原来，郑满江用家传的驯猴法，驯导几只猴子去敌营里偷粮，郑满江不但不是奸细，反而救了大家一命。

陆桥眼泪汪汪，仰天大喊：“兄弟，是我错杀了你呀！”

陆桥错杀了部下，他多次向朝廷写奏折，请求降职处分，可朝廷一点反应也没有，他也不能擅自离开边关，就又当了这一年多的主将。

陆桥哭倒在郑重面前，说：“老人家，我当年刚愎自用，自作聪明，你儿子的是被我害死的，你应该为儿子报仇呀！”

郑重却用最后一点力气攥住陆桥的手，说：“你和满江拼上性命都是为了这座拒胡关，只要你守住它，就算是对得起你兄弟了！”

郑重还剩下一丝气息了，他伸手摸着几只猴子，说：“这几只猴子，是我这几年来精心驯养的，最通人性。我死后，请你善待它们……”那几只猴子好像也明白了什么，趴在郑重身上呜呜地哭……

郑重终因伤势过重，一命呜呼。陈放等人听到动静也赶了过来，大家安排了郑重的后事，来到陆桥家共商抗敌之计。这时，从内房走出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来，她正是陆桥的女儿陆灵，只见陆灵手里还牵着一只猴子，它正是郑重献给陆桥的那一只。

大家都很意外，陆桥问：“灵儿，你没有吃猴脑？”陆灵说：“我已经好了，不用吃猴脑了。”

陆灵说，每次她昏迷后，家人给她灌下猴脑，她根本就不知道。这次她昏迷不久后却突然醒来，一睁眼就看到一只猴子被牢牢地绑在一个架子上，准备破脑，那只猴子流着泪水，很可怜的样子。

陆灵忍不住伸手去摸它的头，猴子流的泪水更多了，就在陆灵和猴子面面相相对时，她对猴子突然有了好感，竟然病也好了。陆灵说：“大概我以前被猴子惊吓过，所以经常犯病，现在对猴子有了好感，病自然而然地就好了。”

以后，陆桥与将士们安葬了郑重，那四只猴子就待在陆灵身边，一直很听话。

几天后，敌营里突然派来特



使，使者只字不提两国战事，却带了几只猴子来，使者对陆桥说：“我家将军听说陆将军爱吃猴脑，就特地让我送几只猴子来，将军这段时间想必一定是缺猴脑了吧？”

陆桥看了看笼子，那几只猴子都蔫蔫的，他微笑着说：“还是完颜将军牵挂我呀，最近我正需要用猴脑补身子呢，礼物我就收下了。”然后他吩咐手下，好好款待使者。

使者退下，陈放和众将领们纷纷议论，完颜昌怎么会突然想起给陆桥送猴呢？这里面一定有诈。陆桥胸有成竹地说：“你们没见那些猴子都蔫蔫的吗？这一定是事先在猴脑子里注入了水银，等我吃进猴脑，便会慢性中毒而死。”

陈放说：“既然这样，还留着那个使者有什么用？”

陆桥却说：“不，那个使者还

有用，我有一条破敌的妙计。”

陆桥说出了破敌之计，大家都说不行，那样太危险了，尽管大家都反对，陆桥却斩钉截铁：“郑重为了这座城池，没有为子报仇，还牺牲自己救了我的性命；全城百姓为了这个城，把自家的房屋拆了，把自己的孩子送上前线，与他们相比，我还有什么不可舍弃的呢？”

几天后，陈放去见金国使者，对他说：“上次完颜将军送我家将军猴子，我家将军无以为报，特让我回赠几只会跳舞的猴子。”陈放说着一拍手，就见一个少女带着四只猴子出现了，那少女正是陆灵，陆灵身后还有一个驼背的老人，老人手里拿着鼓。陈放说：“我家将军不但爱吃猴脑，还爱看猴戏，这四只猴子，能跳出美妙的舞来。两军阵前，想必完颜将军也有烦闷之时，就把这会跳舞的猴子送给将军，

可以在军中解解闷。”

使者看到少女和四只猴子，很高兴，又问陈放：“陆将军现在可好？”

陈放回话：“我家将军身体有些不适，但无大碍，请放心吧。”





5. 义猴破敌

使者带着陆灵、驼背老人和四只猴子回去了，一回到金营，他便去见完颜昌。完颜昌忙问，此番进关怎样，使者说：“以我的推断，那个陆桥现已中毒，不几日必定毒发身亡，到时候城内大乱，将军便可趁机把拒胡关拿下了。”

完颜昌禁不住哈哈大笑，使者又说了陆桥回赠四只会跳舞的猴子的事，完颜昌马上来了兴趣，下令要看猴舞。

一声令下，那个少女和四只猴子便来到大帐。驼背老人敲起了鼓，少女便和那四只猴子按着鼓点跳起舞来。那四只猴子跳舞的姿态竟然比人还灵活，再加上与美女共舞，更是别具一番情趣。完颜昌不住地叫好，将士们也都看呆了。

正跳到精彩处，突然，驼背老头的鼓点急了起来，就像打仗时的擂鼓。完颜昌察觉出有些不对劲，那四只猴子却像接到命令似的，“噌”的一下就蹿了出去，几个纵身转眼就到了完颜昌面前。完颜昌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四只猴子就伸出利爪向完颜昌抓去，完颜昌慌忙之中用手去挡，立即落下几道血口子。由于他没带武器也没穿铠甲，顾得了这边却顾不了那边，只几招

就落下多处伤口。

金营将士们也都被吓呆了，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厉害的猴子，再一看那个驼背的老头，此时已经直起腰来，去了乔装的须发，竟是陆桥，大家这才知道上当，慌忙地喊着：“保护将军！”可惜晚了，完颜昌身上已经受了几十处伤。最后，一只猴子向完颜昌的咽喉掐去，完颜昌躲闪不及，正被利爪掐中，喉管立即被掐断，倒在地上死去了。

金营众将士向猴子们扑去，陆桥不慌不忙地敲着鼓，像指挥士兵一样。四只猴子在鼓声中进退有序，骁勇善战。那些将士拿着刀枪，竟打不过这几只猴子。有很多金国将领都被猴子或抓破了脖子，或掏破了肚子。但猴子毕竟是猴子，而且也只有四只，金兵人多势众，他们把猴子围起来，一会儿便有一只猴子被一枪刺穿，紧接着又有一只猴子被一刀拦腰斩断，剩下那两只猴子被陆桥用鼓点指挥着且战且退。

四只猴子死了两只，陆灵悲愤万分，她拔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剑，陆桥也拿出了武器。金国将士们见自己的将军死了，杀了猴子也没用，又都向陆桥和陆灵扑来。陆桥和陆灵两人边战边退，向营外杀去。

可金兵太多了，把陆桥父女俩



围了里三层外三层，根本杀不出去，陆桥心想：看来要丧生于此了。就在这时，金营外面突然响起了一片厮杀之声，有人来报：“不好了，宋军杀过来了，他们都像疯了一样，我们挡不住。”

其实，这都是陆桥安排好的，只要听到金营里大乱就是他们得手了，陈放再带兵杀出城去。将士和百姓们知道主帅冒死进了金营，都很着急，为了救出陆桥，竟比往常奋勇百倍，以一当十，一齐向金营杀来。以前有完颜昌的时候，金军

士气很强，可现在主帅已死，剩下的将领谁也指挥不了，于是就乱了阵脚，如潮水般地溃逃。这场战争，竟然是被猴子打败的。

陆桥父女安然无恙地回来了，那四只猴子却都死在乱战中。事后陆桥找到了猴子的尸体，把它们安葬在城外，立了一个坟头，墓碑上刻着几个大字：“义猴冢”。

金兵败走后不久，朝廷却突然来了道圣旨，免去了陆桥守将的职务，理由是陆桥爱吃猴脑，大宋一向以仁义治天下，怎么能用这样残忍的将军呢？接到圣旨后，陆桥没有为自己辩白，平静地带着女儿陆灵走了。

以后，江湖上多了一对耍猴的父女，他们领着四只猴子，不但会耍猴戏，还能人猴共舞，走到哪里都大受欢迎。

几年后，金国又一次向大宋大举进犯，这一次拒胡关再也挡不住金兵的铁马金戈，很快失守。金兵一路南下，直至打到宋朝的都城汴梁，北宋王朝便寿终正寝了。

北宋亡后，一对父女来到拒胡关外的义猴冢前，他们久久伫立，然后又带上四只猴子走了，从此，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题图、插图：黄全昌）





· 神探夏洛克 ·

落入冰窟窿的朋友

夏洛克来到湖边度假。这天，夏洛克和平时一样出去散步，当时的气温是零下5度。

这时，突然有个浑身湿漉漉的人，气喘吁吁地从树林中出现，他对夏洛克说：“我的朋友跳进湖里，凝结的冰突然破裂了，我吓了一跳，跟着跳了下去，可是已经见不到人影。请你快叫人来帮忙。”

夏洛克马上和旅馆联系，请驻守警员和村民来帮忙。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

他们走了一公里半路，看到了冰上的圆形冰窟窿。

夏洛克把视线转移到那人身上，说：“虽然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动机去杀人，但是，你就是那个杀害朋友的罪人。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破绽究竟在哪儿呢？

思维风暴 眼力大比拼

下面两个螺旋中，有一个是由一个绳子所卷成；另外一个是由两个独立的绳子所卷成。你能单用你的眼睛辨认出哪个是两根的吗？

A. 左边 B. 右边



(此题可加故事会微信参与有奖竞猜)

疯狂QA

亲爱的读者朋友，假设用一根铁丝，在不折断的情况下，你能做出最大的数是——？

超级视觉

这幅图最近很火，小猫究竟是上楼还是下楼？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同！



想知道答案吗？

1.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



2. 登录 <http://t.cn/RLhq8c8>。

3. 购买2015年9月下《故事会》。

动感地带，与您不见不散！上期答案见本期P74。



@ 山在山上 名牌大学毕业生小杨第一天上班，进门就开始犯浑，把好几个同事的名字记混了不说，该送去秘书部的文件他送到了人事部；门口有垃圾桶他偏要把垃圾带到马路旁；突袭检查的老总，他当成走错地儿的请了出去……主管大骂，小杨说等他妈妈来就好了。主管问：“工作还要你妈帮？”他脸红耳赤地说：“她来送眼镜。”

@ 刀光剑影风萧萧 “刘局长，在这个部门要坚持廉洁自律是很难的，您是怎么做到的？”记者问道。随着反腐深入，后勤部门出现了“官场塌方”。刘局长指着办公室那面大镜子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里吗？”记者恍然大悟，说：“一日三省！”刘局长摇头道：“我是用它告诉我自己，我并不孤单！”

@ 十耘 小鱼和水母从小一块儿玩。有一天，小鱼说：“你太美了，要是能当我媳妇就好了。”水母羞红了脸：“我有多美我看不见，你要能送我一面镜子我就当你媳妇！”从此小鱼吃得越来越多，不久就长成一条大鱼。大鱼把一面圆圆亮亮的镜子送给水母，水母高兴极了，却没注意，鱼始终捂着一块流血的皮肤。

@ 良风阁 一只刚蜕变成功的蝴蝶从树上掉下来，一只小狗见状猛扑过去直接撞上树干。蝴蝶因掉在小狗身上而获救，可小狗的左耳却撞出一道伤口。蝴蝶还没说声感谢，小狗便带着满脸痛苦的表情离开。当小狗走到一面镜子前，终于开心地笑了。原来镜子里小狗左耳的伤口上，蝴蝶正奋力张开自己五彩缤纷的翅膀。

@ 十三个过往 当救援人员把李伟拖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废墟下埋了八十个小时。李伟被抬上担架时，气息微弱地说下面还有一个活人。



（插图：佐夫）



9月征集主题 孕育

《故事会》杂志和新浪微博（weibo.com）联合主办的微故事大赛邀请您用最短的文字，写出最精彩的故事！

本次大赛所有作品通过新浪微博平台征集（@故事会微故事大赛），每月一个主题，当月设金奖1名，奖金1400元；银奖2名，奖金700元；优秀奖13名，奖金150元。优秀作品将在每月《故事会》上刊登，并结集出版。7月“镜子”主题结果已经揭晓，详情请登录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查看。

9月微故事征集主题：贝壳孕育着珍珠，它有坚韧的意志；雨滴孕育着彩虹，它怀抱着等待的心；人类孕育新的生命、孕育炽热的理想……本月请你说说关于“孕育”的故事。正文字数在130以下，力求情节出人意表，立意隽永深远，文字鲜明生动。本月的微故事达人或许就是你！截稿日期：9月21日。（本期刊物特别选登7月微故事大赛优秀作品）

几天后，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李伟被告知：救援人员搜寻了很久也没发现其他人。李伟纳闷：明明有人跟我一直挥手，让我坚持下去的……后来他看到了洗手间的镜子，眼泪流了下来。

@神探 UFO 她问魔镜，谁是最美的女人，然后便准备照着那人的样子整容，挽回变心的男友。可镜子里出现的却是自己的模样。“什么破镜子！”她扔掉魔镜，万念俱灰。这时母亲小心翼翼地端来一碗汤，“什么碎啦？你别捡，妈妈来，你快趁热喝。”她望着母亲的背影，恍然大悟：原来适才魔镜中是妈妈年轻时的模样。

@苍台露冷 2015 有辆车和我别上了，我抢先切入十字路口两边划有

实线的车道，他准备强行超车，我以最快的速度拿出手机对着后视镜拍下了他变道超车的录像。看到路边有交警的时候，我优雅地靠边停车，拿出手机调出刚才后车违章的视频递给他，交警说很好，然后朝我车里看了看接着说：“那么当时你正在开车咯？”

@笑里永远不藏刀 眼前这个魔鬼一样的男人令我怒不可遏！我想他如果不是跟我老婆有奸情，是不会出现在我老婆房间里的。后来我费了好大劲才把他弄到阳台上。我本想把他扔下楼，可他抱着我死活不撒手。无奈，我只好与他同归于尽！在快落地时，我听到有人喊：“天啊，那个从戒毒所出来的人抱着一面大镜子跳楼了！”



·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

根据英国作家罗伯特·杜威的作品改编。

嫉妒的丈夫

马洛博士今年已经五十五岁了，他是个医生，长期在实验室工作。他个子高大、英挺，要不是满头的白发，你根本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

马洛结婚很晚，妻子叫米娜，她比马洛整整小了二十五岁，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爱情。他们的婚礼在教堂里举行，受到了所有亲友的祝福。结婚后，马洛感到自己也许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只是在今天，这个幸福、美好的世界，却在一次意外中被砸得粉碎。

今天，马洛还是和以往一样散步回家，可是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先



到俱乐部去，他今天不想喝酒，只想早一点看到米娜。就在马洛走过通往大门的林荫小道时，他突然惊奇地看到大门是开着的，门里的灯光照射出来，把门前一块地方照得很亮。有一个年轻男子，正和门内的一个女人说着话，那女人，显然就是米娜了！米娜说：“好了，罗伯，真感谢！这段时间的确美好，无论如何请你明晚再来，他不到九点钟是不会回家的，那么我们可以有三个小时的相聚。”



米娜的这番话对马洛来说像是晴天霹雳，又像是千万把钢刀在刺着他的心，他站在路旁的灌木丛中，整个身体似乎都麻木了，半天动弹不得。他有一种冲动，想冲上去质问，但他立刻制止了自己，这只会闹笑话，他并未发现什么，也未抓住妻子的任何把柄。

因此，马洛静静地看着这个年轻的男人离开，消失在黑暗里，只是马洛的心却在流血。

从那时起，马洛再也没有下班以后到俱乐部喝杯酒的兴趣，也没有勇气提早一个小时回家，看看家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他只是在每天差不多的时间回家，躲在花园的灌木丛中，偷偷地看着米娜和那个年轻男人道别。马洛心里充满了愤怒、沮丧和自卑。

终于有一天，马洛突然觉得已经受够了，他得结束这件事。那天晚上，马洛坐在书房里想了半夜，米娜好几次下楼来催他去睡觉，他都没有理她，他在想：“你这个坏女人，你还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接着，马洛坐到书桌前，在台灯下面写了点什么。一个星期以后，马洛写的东西在当地的晨报登了出来。当时，他们夫妇俩正在吃早餐，米娜翻了翻晨报，看到“出生、死

亡和结婚”这一栏目，她把这一栏目反复看了三遍，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谁在恶作剧啊，这个玩笑真的开得太大了！报上登的是一份讣告，是这样写的：“米娜·马洛，三十岁，马洛博士之爱妻，突然在家中死亡，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在私人墓园举行葬礼……”

“亲爱的，”米娜皱着眉头小声地问，“你看到这讣告没有？”

“我当然看到了。”马洛不在意地回答说，“那是我登上去的。”

“你这是干什么？”米娜有点恼怒起来，“这种玩笑是开不得的。”

马洛喃喃地说：“哦，米娜，亲爱的，这不是玩笑。”

“那是为什么呢？你这是为什么……”底下的话米娜再也说不出来了，因为马洛的拳头已经扬起，瞬间打掉了她两颗牙，接着又往她后脑狠击一拳，一下把她打昏了。紧接着，马洛将米娜抱到书房里，轻轻地放在长沙发上，然后又考虑了很久，才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支皮下注射器。他看了看手表，将注射器吸满了药水，然后注入米娜伤口上的静脉。

马洛一边注射，一边喃喃地说：“好了，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



这样可以使你保持安静，一直到该醒来的时候。”

没过多久，殡仪馆的人就来了，他们安慰了马洛几句，然后就动手做起他们的事来。马洛表面上装得很悲伤，他自己是医生，对自己注射的药水非常有把握，什么内行人来验尸，也只会得出结论：心脏病突发。

接着，殡仪馆安排的化妆和其他工作也完成了，这些人走了后，只剩下马洛单独和米娜的“尸体”相对。马洛看到米娜整个人被裹在寿衣里，他不怀好意地笑了笑，接

着他把盖着的寿衣揭开，用一根外科手术用的针和粗线，把米娜的手脚和嘴巴都缝了起来。他的手法熟练，不愧是个外科圣手，他没花多少时间，就把这项“手术”完成了，最后剪断了线头，把寿衣再盖上去。然后他又回到书桌前的椅子上，倒了一杯酒慢慢喝着，心里充满了复仇的快意。

葬礼简单而肃穆，只来了少数的亲友。他们叹息摇头，为死去的米娜感到惋惜。简短的仪式完成以后，灵车将棺木送到两英里以外的火葬场去。

到了火葬场，米娜的棺木被放上了升降机，牧师又念了念“尘土归于尘土”一类的老话，执事人员随即按下了开关，棺木缓缓降到了地下室。在地下室里，有一个小伙子正在等着棺木落下来，他很快用力将棺木推进了火葬炉的门内，然后把炉门关上，回声震动了整个地下室。

这一刻，米娜也听到了这声关炉门的巨响，这是她在麻醉失效醒来后首先听到的声音，接着她就完全清醒了。

原来，马洛给米娜打的只是一种能让人呈现假死状态的药剂。此时，米娜不知身在何处，只觉得好





年轻人敲响了马洛的家门，他的腋下夹着一个用纸包着的相框。

马洛开门一看，来人正是和米娜相会的那个神秘的年轻人。“晚安，博士，”年轻人微笑着走入客厅，“我想你大概就是在等这样东西吧？”

“等这样东西？”马洛差点跳了起来，“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这是你妻子为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年轻人打开了包装纸，里面是米娜的画像，画得惟妙惟肖，生动极了。

年轻人解释说：“我是一个自由画家，你的妻子委托我帮她画了一张像，作为送你的生日礼物。为了瞒着你，给你一个惊喜，都是趁你在实验室工作的时间来画的，这花了我六个星期的时间。不过，假如你满意的话，这么多时间也算花得值了。”

马洛只觉得屋顶都在晃动，他想说点什么，就是说不出来，因为在他要说话之前，他已倒在那幅画像的旁边，他的视线正好落在画像所题的字上——“致马洛，我唯一的爱人。米娜”。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丽）



黑好闷，但过一会儿，她感觉全身都不对劲，她的手脚一点都动不了。这时候，她想起了昏倒前发生的事，她惊慌起来，想喊，可是嘴却已经被缝上了。她想到晨报上的讣告和丈夫打了她一拳，她渐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老天，她该怎么办？米娜拼命挣扎，外科线拉破了她的皮肤，血流了满身，一切都太迟了，火焰已点燃了那薄薄的棺木，逐渐烧到她的身上……

一个小时后，那个年轻人将瓦斯关上，打开炉门来收拾骨灰……

就在下午五点的时候，一个年



· 谈段子 ·

情感热线

- ◆ 谈一场错误的恋爱就像尿床，暖一时，凉一被子。
 - ◆ 备胎就像秋裤，藏着掖着给人送温暖，别人还嫌弃。
 - ◆ 一个美好而又充实的周末，应该就是一个说不起就不起的早晨、一个说不睡就不睡的深夜、一头说不洗就不洗的黑发和一个说不出门就不出门的白天……其实就是没人约！
 - ◆ 我的第一个女友和我分手后很快嫁了当地首富的儿子，第二个女友和我分手后迅速嫁了个官二代。现在谁都知道和我好过再分手就能嫁得好，于是，开始有人追我了！
 - ◆ 刚发了个微博：“让我们红尘做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结果女朋友打电话说分手，理由是她不会骑马。唉，感情到了尽头，放个屁都能成为分手的理由。
 - ◆ 以前男青年这样求婚：“嫁给我吧。”现在男青年这样求婚：“价给我吧。”
- (推荐者：太阳树)

想想总觉得哪里不对

- ◆ 我因多次在公交车上给老弱病残让座，荣获十大感动全国司机。
- ◆ 因患密集恐惧症，校领导拒绝开校庆大会。
- ◆ 体操冠军转体 1080 度，成功把自己拧出水。
- ◆ 在一口咬定凶手之后，警察自始至终未松开啃住嫌犯的嘴。
- ◆ 练成铁头功的大师兄刚下山，就被一个有电磁吸盘的大吊车吸走了。
- ◆ 十岁男童掉入下水井，热心路人及时将井盖盖上防止事故再发。
- ◆ 爱占便宜的小王为多骗奶油谎称自己是台湾人，要求用繁体字在蛋糕上写祝福语。

(推荐者：小 佳)





- ◆ 《如梦令·宵夜》：吃着干锅牛蛙，眼盯葱爆腰花。抽两口中
华，干掉啤酒两扎。老板，老板，再拍一盘黄瓜。
- ◆ 冬日饭，稀饭一碗肉一碗，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酷帅，二
愿妾身美丽，三愿卡里钱如同泉上涌，天天涨不断。
- ◆ 《天净沙·饿了》：剁椒鱼头烤鸭，糖醋排骨对虾，水煮肉片
凤爪，肉串鸡架，熘肥肠炒豆芽。
- ◆ 女：“竹外桃花三两枝，宵夜整点什么吃？”
男：“书到用时方恨少，不如咱去吃烧烤。”
女：“少年不知愁滋味，烧烤价位有点贵。”
男：“长江后浪推前浪，要不改成麻辣烫？”
女：“在天愿作比翼鸟，干脆在家吃水饺。”

(推荐者：潘光贤)

这样的我也是醉了

- ◆ 我最近总结了一下个人简
况——性格：懒；兴趣：玩；特长：
吃；专业技能：睡；参与团体：
外貌协会；常用交通工具：购
物车；对象：手机。
- ◆ 我不是不会搭配衣服，我只是
没钱买齐一套。
- ◆ 我觉得“是金子迟早会发光的”
这句话应该是在口口相传的过
程中传错了，原句应该是“是
金子迟早会花光的”。
- ◆ 去饭堂吃饭，看到满眼都是各
种绿色的蔬菜，恍惚之间很像
我的自选股。
- ◆ 爱吃是一种学问，是一种艺术，
是对美好事物的一种追求，所
以别说我是吃货，叫我馋师。
- ◆ 向暗恋的女生表白了，她竟然
说让我死了这条心！殊不知这
句话折磨了我很久，我无法理
解，为什么心的量词会是“条”？
- ◆ 人这一生，贵在追求和坚持。
我一路打拼下来，看着自己手
里的30万变成130万，130万
再变到500万，再从500万变
成1000多万——我想要告诉大
家的是：手机像素越高，拍出
来的照片越清晰。

(推荐者：小 娃)

(本栏插图：安玉民 梁 丽)



这下我就放心了

■ 马振龙

有个书迷，爱听街头说书，几乎每场必到。这天，说书人说到唐王李世民被敌军追到悬崖边，纵身跳进了淤泥河……他戛然而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书迷大呼扫兴，满脑子惦记着李世民后来



处境如何，何人救驾……

第二天，书迷一大早就等在书场，可说书人却一直未到。书迷闷闷不乐，走在大街上，发现路边的一座古塔大幅度倾斜，随时可能倒下。书迷急了，他想：我天天上街听书路过此地，万一古塔倒下砸死了我，不要说李世民无人救驾，就是我那年轻貌美的老婆，怎舍得让她再嫁给别人呢？

书迷唉声叹气地回到家，老婆问他怎么了，书迷说了缘故：“我现在担心的不光是李世民，还担心你呢，万一我被古塔砸死了，你可跟谁过呀？”老婆开玩笑地说：“那我就去东庄跟唐槌子过。”东庄的唐槌子，是个二流子，书迷听了又气又恼，竟一病不起了。

书迷的表弟知道了这事儿，哭笑不得。第二天，表弟卷着裤管，光着脚丫，浑身上下都是泥巴，来到书迷床前，大叫：“表哥，快起来，唐王有人救了！”书迷顿时来了精神，急切地问：“谁救的？”

表弟说：“是我跳到河里，将唐王连人带马拖上了岸。”书迷又问：“路边那座古塔倒了吗？”

表弟答道：“昨天倒的，还砸死人了呢！”书迷迫不及待地问：“砸死了谁呢？”

“东庄唐槌子。”

书迷顿时喜形于色：“这下我就放心了。”



姑娘给了一个吻

■ 徐嘉青



小丽是个打工妹，性格活泼，说话诙谐。这天下班，她走在路上，忽然遇上一个打劫的，那人戴着头套，只露着两只眼睛，手中还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

到了这时候，小丽反倒冷静了，只见她眼睛一红，抹起了眼泪，哭着说：“大哥，实不相瞒，我今天心情特不好，男朋友把我给甩了！我看你身材魁梧，就是个型男，要不你做我男朋友吧？也好抚慰我这颗受伤的心啊！”

小丽声情并茂的一番话，让男人不由得一愣，握在手中的尖刀，似乎也少了刚才的凶劲儿。小丽接着说：“行不行，大哥？我虽说不是闭花羞月，但也距离沉鱼落雁不远。你要是不愿意，让我吻一下也成。”说着，小丽朝男人走了过去，男人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大哥，你总不能让我吻个头套吧！”说完这句话，小丽伸出手去，把男人的头套给摘了下来，然后重重地在他脸上吻了一下。好半天，男人才算是反应过来，一下把小丽推到一边，迅速把头套戴好，再次逼小丽赶紧把钱掏出来。

小丽只得打开了包，把里面的钱全都交给了男人。男人一把抢了过来，匆匆忙忙地逃离了现场。

可没过两天，男人就被抓住了。原来，那天小丽遇上打劫的，起先也很害怕，但她发现不远处有个摄像头，就故意用送香吻的名义，扯去了男人的头套，摄像头把男人的面貌照了个清清楚楚，让警方得以很快抓到了案犯。

小丽的男友听完她的讲述，有些酸溜溜地说：“人家是一吻定情，你可是一吻抓劫匪呢！”



捞丈夫

■ 庞启帆 编译

一天，有个女裁缝在河边缝衣服，不小心把顶针掉进了河里，她急得哭了起来。这时，上帝出现了，问：“孩子，你为什么哭？”

女裁缝告诉上帝，她需要顶针来干活挣钱补贴家用。上帝听了，从河里捞起一枚镶着蓝宝石的金顶针，问：

“这是你的顶针吗？”女裁缝说不是。上帝又从河里捞起一枚镶着红宝石的银顶针，问：“这是你的顶针吗？”女裁缝又说不是。上帝第三次把手伸进河里，然后拿起一枚普通的顶针，问：“这是你的顶针吗？”女裁缝点头说是。上帝对女裁缝的诚实感到很满意，就把三枚顶针都送给了她。

几年后的一个黄昏，女裁缝和丈夫在河边散步，丈夫不小心掉进了河里，很快不见人影。女裁缝大声哭起来，上帝再次出现，问道：“我的孩子，你怎么啦？”

“我丈夫掉进河里了。”

上帝潜入水里，一会儿，便带着乔治·克鲁尼回到岸上，问女裁缝：“这是你丈夫吗？”女裁缝想了想，说：“是。”上帝勃然大怒：“你撒谎，这根本不是你丈夫！克鲁尼是好莱坞的大明星，你是不是见他长得帅，就想让他做你的丈夫？”

女裁缝答道：“哦，宽恕我吧，我的上帝，这是一个误会。如果我说‘不是’，你又会把好莱坞的另一个大帅哥布拉德·皮特带上来，然后如果我还是说‘不是’，你又会把我的丈夫带上来。到那个时候，如果我说‘是的’，你就会把他们三个都送给我。上帝啊，我的身体不是很好，不能同时照顾三个丈夫，这就是我对克鲁尼说‘是’的原因。”

（推荐者：野渡无人）





铁砂掌

■ 郭振宇



大雄是个武术爱好者，一天，他在街上看见两个流氓调戏一个少女，他冲过去见义勇为，却被两个流氓几拳打趴下了。这时，一位瘦瘦的中年男子走过来照着一个流氓就是一掌，那流氓一下子飞出去有两三米，痛得哇哇叫。另一个流氓冲着中年男子就是一拳，中年男子并不躲闪，挥掌迎了过去，拳掌相撞，流氓“噔噔”后退了好几步，攥着手腕子杀猪般叫了起来。两个流氓见势不妙，连滚带爬地跑了。

大雄看呆了，这就是传说中的铁砂掌啊！大雄朝中年男子深施一礼，要拜他为师。中年男子乐了：“我哪会什么功夫？”说完他就走了。大雄不死心，尾随着中年男子，一直跟到他家。

中年男子终于忍不住了，对大雄

说：“走，你跟我上楼。”中年男子住六楼，两人来到他家门口，中年男子照着铁门就是一掌，然后对大雄说：“你也来一掌。”大雄不明所以，也打了一掌，中年男子说：“再用些力。”大雄狠命打了一掌，打得手掌又麻又痛，中年男子说：“好了，下楼吧。”两人来到楼下，中年男子问大雄：“你手还痛不？”大雄说还有点痛，中年男子说：“这就对了，我天天这样打一掌。”大雄说：“您这样练武真是好办法，随时随地练习。”

中年男子摇摇头，说：“实话跟你说吧，我有严重的强迫症，总怀疑自己没锁门，有时走到楼下还要上楼看看门有没有锁。后来我想了个办法，锁上门后我狠命打一下大门，把手打得又麻又痛，一直能痛到楼下，就能记住锁过门了。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我打门的力道也越来越大，你所说的铁砂掌就是这样练成的。”



刷卡信息

■ 李 定

张大发开了家娱乐会所，开业后不久，他发现自己的生意和旁边一家比起来差了一大截。两家会所的位置和装潢都差不多，这是怎么回事？张大发百思不得其解。

为了找出生意差的原因，张大发决定亲自去对方会所看个究竟。于是他乔装打扮，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来

到隔壁会所。一套服务下来，也没看出对方有什么特别过人的地方。

到结账的时候，收银员打量了张大发一眼，热情地对他说：“老板，我们这儿可以刷卡消费，如果您需要的话，我们还可以把消费记录改成餐饮消费。”

张大发顿时就开窍了，来这种娱乐场所消费的，有许多是背着老婆来的男士，如果改成餐饮消费，老婆查账也不会起疑心，简直是最好的售后服务。

回来后，张大发如法炮制，这招果然奏效，来消费的顾客纷纷在刷卡的时候将消费信息改成了“餐饮消费”，一时间生意好了不少。

这天，张大发正在经理室坐着，突然一个中年男子气势汹汹地来到大厅，嚷嚷着要人把老板叫来。张大发连忙出来看个究竟，一看是老常客孙老板，正捂着红红的脸在一个劲地骂娘。张大发赶紧过去说：“孙老板，您消消气，会所哪里的服务让您不满意了，您提出来，我们立刻改进。”

孙老板没好气地说：“你们刷卡时把消费记录换成餐饮消费是好事，但能不能动动脑子？昨晚老婆一查我手机上的刷卡短信，就和我吵了一晚上的架。”

张大发连忙拿过孙老板手机一看，短信内容是：“沙县小吃，消费5000元。”





听口号

■ 马奕彦



小涵是一家美发店的领班，为了提升店里的人气，每天要组织员工在店门口列队拍手，喊一些讨好顾客的口号。由于员工都是清一色的女孩子，刚开始时，众目睽睽之下都羞于开口，可随着小涵的不断鼓励，口号是喊得越发响亮了。

这天，小涵看到有个围观的男人听得入迷，便特意让店员们多喊了一遍口号，可解散了队伍后，这个头发有点稀疏的男人仍在店门口徘徊。小涵上前招呼说：“先生，本店新引进了一种护发素，您要不要试试？”男人摸了摸脑门，摆摆手就急匆匆走了。

第二天，男人又来围观听口号，神情专注极了，小涵便又让女孩子们多喊了两遍，可男人听完还是意犹未尽，不肯马上离开。小涵便热情地说：“先生，本店新来了一个护发专

家……”男人忙打断说：“不要不要，我不需要啥专家！”说完，他又急匆匆走了。

第三天，男人又早早来了，小涵便特意让女孩子们提高嗓门多喊了三遍口号，小涵见那男人简直像是听傻了，久久站着不动，便笑容满面地对他说：“先生，本店新引进了一种美国植发技术……”

男人缓过神来，摇摇头拔腿就要跑，小涵急忙拉住他，说：“你天天来听口号，什么意思呀？”男人一怔，尴尬地说：“这个、这个真不好意思说出口啊！”

“有什么说不出口？”

男人吞吞吐吐地说：“你们这么多女孩子连珠炮似的喊口号——‘我喜欢你、我好喜欢你、我非常喜欢你……’呵呵，我听起来真舒坦啊！哦，我都结婚十年了，可老婆从没说过一句喜欢我……”

（本栏插图：包丰一 顾子易）

圆你故事梦 助你成功路

第18期故事创作研讨班开始招生

故事创作研讨班是《故事会》杂志社创办的培养作者的一种形式，从1996年起，共举办了17期，接受培训的作者达700余人，这为加强作者队伍的建设、繁荣故事创作提供了卓有成效的保障。

“跃马驰骋歌盛世，花团锦簇醉东风”，为了进一步推动故事创作的繁荣和发展，我们将举办第18期故事创作研讨班，为全国有志于故事创作的作者提供优越的培训条件，从而缩短作为一个故事作者的成熟周期，为作者们开启故事创作的成功之门。

具体事项如下

一、凡报名者，不论资历，公平竞争，以作品和创作潜力为衡量标准。须提供：1. 本人创作简历一份；2. 若干篇新创作的故事作品；3. 本人真实姓名及详细联系方式（包括电话）。

二、本刊将对应征者的相关材料进行审定，审议合格者，将在研讨班开班前通知本人。与会者的差旅食宿费用将由本刊承担。

三、报名方法：1. 从网上传递，可发至各责任编辑邮箱，请在邮件的主题上注明“研讨班报名”字样。2. 从邮局寄发，请在信封上注明“研讨班报名”字样，本刊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

四、研讨班举办时间为2015年11月，报名工作即日起开始，截止期为2015年10月31日。

带你了解传世美味背后的传奇故事

舌尖上的中国《美食故事》闪亮登场

购买方法：

1. 登录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网上书店购买；
2. 登录故事会淘宝官方店 <http://shop36332989.taobao.com> 或扫描右边二维码！

